山东

“复兴之省”



杨天民



山东省

人口:	89,971,789	（2000 年）
	95,792,719	（2010 年）
	101,613,649	（2020 年）
省会城市:	济南市	3,527,942
大城市（2010 年）:	青岛市	3,990,942
	淄博市	2,261,717
	烟台市	1,797,861
	临沂市	1,522,488

	潍坊市	1,261,582
	泰安市	1,123,541
地市级行政区:		17
	县:	140
	乡镇:	1,941

主要民族(2000 年）:

汉族	89,339,046（99.2%）
回族	497,597（0.5%）
满族	33,527（0.1%）
朝鲜族	27,795（0.1%）
蒙古族	23,743（0.1%）

“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地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约 21:25）

这本书是由基督的一名跟随者写的，他希望并祈祷许多人通过阅读神的国如何在中国建立和发展的故事，信心得到激励和坚固。因此，只要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作者允许你随意复制或印刷本书，广泛地在中国传播。

封面照片：山东台儿庄大运河

目录

序言 6
概述 7
前言 9
19 世纪 60 年代 13
19 世纪 70 年代 21
19 世纪 80-90 年代 25
拳乱 28
20 世纪初 33
慕拉第 42
20 世纪 10 年代 50
20 世纪 20 年代 56
孟玛丽 61
20 世纪 30 年代 65
游行福音团 74
20 世纪 40 年代 81
耶稣家庭 88
20 世纪 50 年代 97
20 世纪 60 年代 104
20 世纪 70 年代 109
20 世纪 80 年代 113
20 世纪 90 年代 119
2000 年代 128
21 世纪 10 年代 135
山东教会的未来 141
山东省的基督徒（1860-2020 年） 143
插页：山东省基督徒地图 144
封底 145

序言

多年来，中国的耶稣追随者一直立定心意做基督的见证人，向自己的同胞作见证。许多人为事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为信仰而忍受的残酷迫害常常是难以想象的。

圣经命令所有的信徒都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 16:15）。过去有许多外国宣教士响应这个诏命，来到中国宣讲神的道。他们用“在基督里得永生”的信息祝福这片土地，而当黑暗抵挡神的光时，他们也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尽管处境艰难，然而他们仍然保持忠心，为中国信徒树立了服事神的美好榜样。

今天的中国仍然迫切需要更多神的仆人和工人把福音传遍全国。神正在寻找愿意站出来，并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人。

我们主的日子近了。愿你们的心因主耶稣基督在中国所行的大事受到鼓励，赞美赞他荣耀的名！

愿主在我们这一代，下一代，直到永远，不断地兴起荣耀他名的更多见证！

主啊，你是得胜的君王。那些跟随你到底的人是有福的！

基督谦卑的仆人

谢摩西（1918-2011 年）*

*谢摩西于 2011 年回天家前，为本系列丛书写了这个序言。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国家庭教会领袖，曾为耶稣基督的名坐了 23 年的牢。

概述

很多人都知道最近几十年，基督教在中国获得了爆炸性的发展，目前中国的基督徒已经超过一亿。然而，鲜有人知道这个奇迹是如何发生的。这个系列丛书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要记录从福音最初传入中国到今天，基督教在中国各个省份的发展情况。

这个项目源于 2000 年的一次会议，当时，几名家庭教会领袖说他们的成员需要了解神是如何在整个中国建立他的国度的。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对他们的属灵遗产知之甚少，我的祈祷是，无数的人将会得到坚固、启迪和挑战，把圣灵的火炬承接到他们这一代。

编撰这些书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记录神在中国的大能作为。保存一份神在中国行大事的记录至关重要，这样，后世代的信徒就能了解那些改变了无数中国人生命的奇妙事件。圣经教导我们：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求告他的名，
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
要向他唱诗歌颂，
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
要以他的圣名夸耀，
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
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
时常寻求他的面。”
（诗 105:1-4）

在这项工作上，许多神的儿女都给予了充满爱心的协助。例如，我深情地想起了年迈的传道人傅长老，他是在两个年轻人的帮助下来到我办公室的，因为他非常渴望为这个系列丛书接受采访。虽然这位圣徒为福音的缘故坐了多年的牢，但他迫切想为神的伟大作为作见证，希望世界各地的信徒能受到鼓舞和激励，活出更神圣的生命。我遇见和采访过的无数信徒，也同样渴望分享神的作为，荣耀他的名。

最后，如果我们不感谢主耶稣基督，那是一种失职。我的祈祷是，当你读这些书的时候，他会从书中向你显现，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是作为一位永存者，渴望通过彰显他的权能和非凡恩典，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

今天，中国的教会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恩典上，都有了极大的增长。然而在一个世纪多一点之前，中国还被视为最难的宣教禾场之一。一名到中国宣教的著名英国宣教士曾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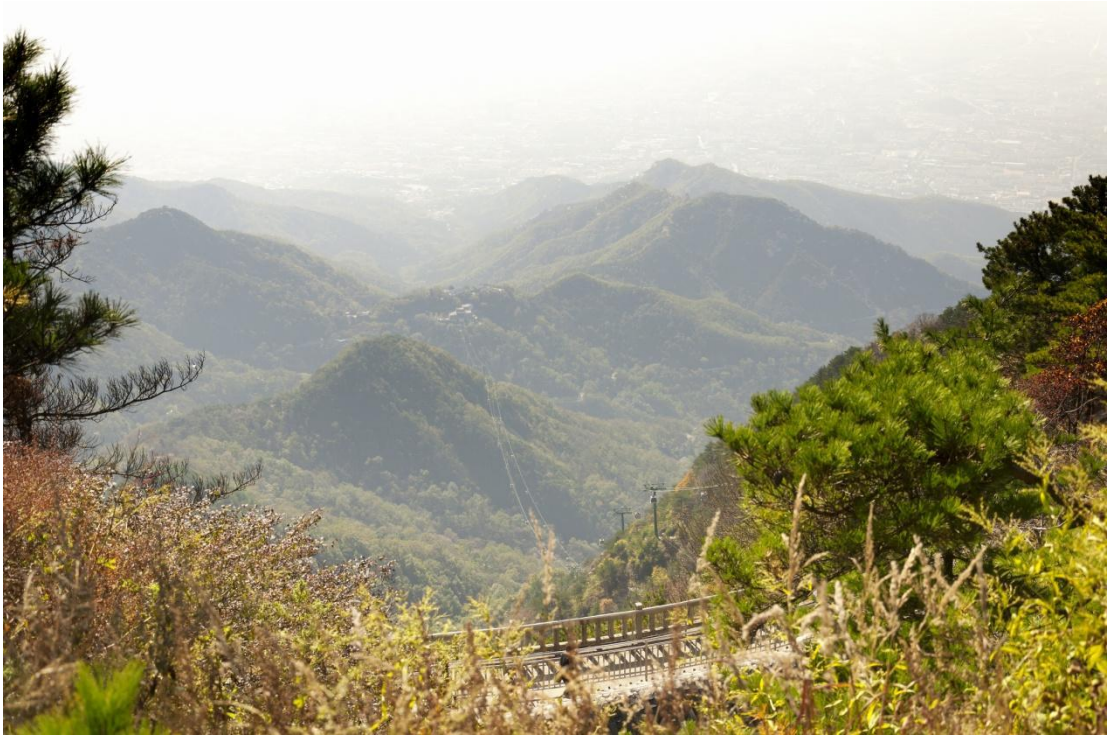
“福音有进展，但进展缓慢。人们铁石心肠，他们的灵魂和身体都被世界吞吃了，似乎感觉不到会有任何超感官的现实存在。对他们来说，我们的道理是愚蠢的，我们所说的是行话。我们与他们讨论，在辩论中驳倒他们。我们令他们沉默和羞愧，但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一切努力，就像阵雨下在沙漠中一样。”

状况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总而言之，在中国，没有人能为所发生的惊人复兴居功自傲。很明显，这伟大的成就不是别人，正是主耶稣基督的杰作。我们要怀着敬畏之心宣告：

“这是耶和华所作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希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诗 118:23-24）

杨天民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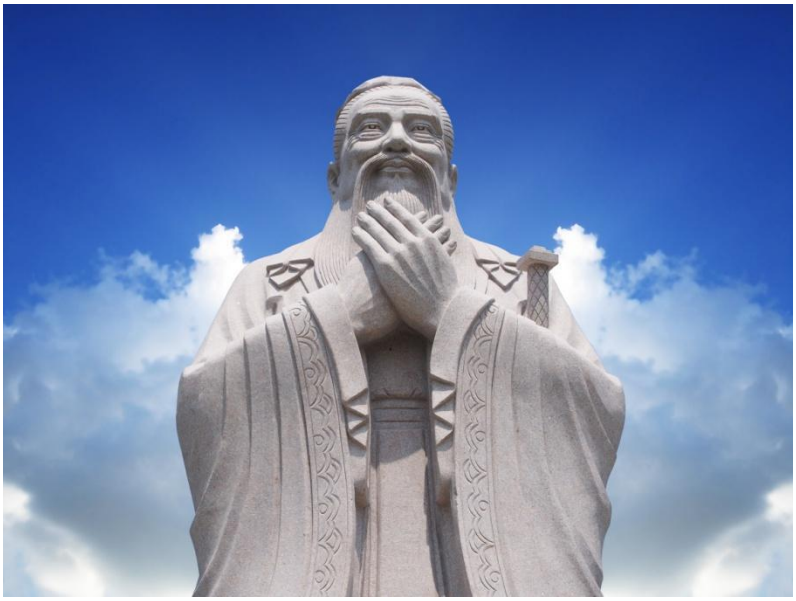


泰山之巅的风景

山东省的地理形状就像一个伸出脖子的乌龟，头朝着朝鲜半岛的方向伸入黄海。它人口众多，2010 年人口普查的时候是 9580 万，是中国第二人口大省，排在广东省（1.04 亿）之后，河南省（9400 万）之前。

考古证据显示，大约在 3500 年前山东就有人类居住，当时，商朝统治着黄河平原，它的统治时间从公元前 1554 至 1045 年。这 500 年，与圣经记载的摩西在埃及出生，到扫罗被膏作以色列第一个国王的时间跨度大致相同。有些学者认为当时居住在山东的是傣族人，后来他们被迫往南迁移到华南地区，有些甚至迁移到了东南亚，今天，在壮族、傣族和布依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中，居住有大量的傣族人。

孔子的家乡



孔子和孟子是全国公认的两位伟大哲学家，他们两人都出生于山东。孔子于公元前 551-479 年生活于山东南部的齐国和鲁国。

在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公元前六世纪是一个关键时期。当孔子为中国的未来世代建立范本时，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另一边，一个名叫释迦牟尼之俗性，后来被称为佛陀的人，正向一群饥渴的弟子教导他的新哲学。在中东，先知以西结和但以理正向以色列人宣告神的信息。在这位中国圣贤死后几年，王后以斯帖被神使用，拯救了犹太人。

孔子出生贫寒，青年时期十分艰难，50 岁的时候获得了一个小官职，但他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名卑微的老师。有 14 年的时间，孔子周游各地，最后在他 68 岁的时候回到了家乡曲阜。尽管他在有生之年几乎没有写下什么，但他的 3000 名忠实弟子记录了他的教导，并把它们编辑成书，也就是现今的《论语》。孔子卒于公元前 479 年，死后，他的弟子为他守丧三年。一个名叫子贡的弟子在他的墓旁建了一间小屋，和已故的老师住在一起。该地方成为了孔子的墓地，今天，那里有十万多座坟墓和两万多棵树。

孟子在孔子死后 107 年出生于山东。他被认为是“孔子之后的最著名孔子”。

孔子教导的全面影响直到后世才被人注意到，尽管后来的国家领导人不赞成这种影响，发起各种运动，试图从社会中根除他的很多教导。孔氏家族在山东的影响非常大，他们有权执行死刑和收税，这是新中国领导人难以忍受的两件事情。1948 年，孔子的直系继承人——孔子的第 77 代嫡孙——从大陆逃到台湾，在曲阜有 2500 年历史的孔氏家族王朝因此戛然而止。

今天的曲阜是雄伟壮丽的孔庙所在地，它吸引了大批的游客，特别是每年的春祭和秋祭期间及庆祝孔子诞辰的 9 月 28 日。在曲阜市，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自称是孔子的直系后裔，不过，许多人如此宣称，似乎只是想提高他们的获利能力，好可从蓬勃发展的旅游业中分得一杯羹。

山东总督马可波罗

虽然对大多数人熟悉马可波罗著名游记的人而言，得知他在漫长的旅行期间曾到过山东并不感到惊讶，但鲜有人知道他还曾在当今济宁市下属的兖州居住过三年，在 13 世纪 80 年代初，这个著名的威尼斯人被皇帝忽必烈任命为该地区的地方长官。

马可波罗从江苏省北上进入山东省境内后，他对兖州作了描述。他记载说：

“在旅途的终点，你到达了非常伟大的大都市兖州，在它所管理的行政区下面，还有 72 个富庶的城市，你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是忽必烈十二贵族之一居住的地方……

人们拜偶像，使用纸币，臣服于忽必烈的统治。本书中所讲述的马可波罗本人，得到大可汗的任命，统治了这座城市整整三年。人民靠贸易和制造业为生，当地为骑兵和步兵制造了大量的马具和甲胄。这座城市及周边地区驻有忽必烈的大量军队。”

声名狼藉的江青

在山东籍人士中，孔子无疑是最著名的人，而最受鄙视之人的头衔可能非江青莫属。江青来自山东中部的诸城。她是一名演员，后来成为了毛泽东的第四任妻子。文化大革命期间，她成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政治人物。

江青组织了激进的四人帮，但在毛泽东于 1976 年逝世后，她遭到全国人民的鄙视。在她于 1991 年自杀前，在监狱里呆了很多年。

海外基督教世界得知江青这个人，源于一个罕见的外国代表团在 1975 年访问北京。当时，代表团的一名成员询问中国教会的状况，毛泽东的妻子回答说：“在中国，基督教已经被关在了博物馆的历史展区。那是过去的事了。”

正如本书所证明的，江青大错特错了。

中国的痛

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山东都是一个贫困的农村省份，虽然它座落在肥沃的平原上，但山东的发展受到了黄河的严重阻碍，这被恰当地称为“中国的痛”。历史上，黄河至少 26 次改道，给该省带来了多个世纪的可怕洪水，导致无数的人死亡，数以百万计的人被迫迁移，尤其是迁往中国东北。有时候，整个山东省都会遭受洪灾，

充满活力的经济

俗语说：“谁掌控了山东，谁就扼住了中国的咽喉。”外国势力深受山东省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位置吸引，它有通往韩国、日本和华东沿海地区的海上通道。山东是中国海岸线最长的省份，数以百万计的居民靠捕鱼为生。

德国于 1898 年占领青岛，并在那里建厂，把这座城市变成了中国的啤酒之都，而英国则掌控了沿海城市威海。日本长达几十年间的不断侵略，导致该省满目苍痍，直到二战结束。今天，青岛市被视为该省的经济中心，而处于内陆的省会济南市，则被认为是它的穷亲戚。

因为山东大部分地区的土地都比较肥沃，所以它的棉花和小麦产量在中国排名第一，山东还盛产苹果、桃子和梨。金矿和钻石矿点缀着这片土地，它是全球最大的蓝宝石矿床之一。

山东省自然资源丰富，省内的各大城市都是各种工业中心，有很多化工、电子、纺织和机械工厂，位于黄河三角洲的胜利油田是中国最大的油田之一，全省的 GDP 在中国排名第三，仅次于广东省和江苏省。

今天的山东省

20 世纪上半叶，经历了数十年的洪水、饥荒和战乱之后，山东省有数百万人迁移到中国东北。今天，中国东北很多城市里的人都讲山东的官话。

尽管山东有将近一亿的庞大人口，但它是中国民族凝聚力最强的省份之一。引人注目的是，它 99.3%的人口是汉族。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只有回族（497000，占总人口的 0.6%），此外还有满族（33500）、朝鲜族（27800）和蒙古族（23700）等。

中国复兴之省

几千年来，天上全能的神一直垂看着山东的百姓，渴望他们成为他的儿女，慢慢地，耶稣基督的福音在全省范围内传开了，出现了一小群得救的信徒。

经过无数的艰难和逼迫，基督的身体浩劫余生，在 20 世纪获得了极大的增长，圣灵的定期浇灌推动了它的增长。虽然中国其他省份夸口称有更多的基督徒和更高比例的归信者，但在很多方面上，山东省都配得称为中国的复兴之省。

永生神在山东行了大事。今天，山东大约五百万人承认自己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这个数字是 1949 年的四十多倍。

当你了解圣灵几十年来在中国复兴之省改变整个社区的大能方式时，愿你受到激励、鼓舞和挑战，情不自禁地俯伏敬拜神，经历个人的属灵复兴。

19 世纪 60 年代



穿着水手服的郭士立

虽然最先进入山东的福音派宣教士是 1860 年到来的两名英国人，但德国人郭士立（Carl Gutzlaff）在 1832 至 1833 年间就访问过这个省的沿海地区。郭士立穿着中国人的衣服，在所到之处分发药品和福音单张。当他的船于 1832 年 7 月份在威海湾停靠时，他下了船，在附近山丘上的几个渔村间走动，但他发现当地人对福音不感兴趣。

两年后，即 1835 年的 8 月份，一名美国宣教士和一名英国宣教士跟随郭士立的路线，沿着山东省的海岸线航行。他们的船上装有两千多本中文圣经、书籍以及各种小册子，他们希望分发给沿途遇到的人。在威海，他们受到了充满敌意的对待，因为那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外国人通常都会遭到鄙视。然而在两天后，他们发现“一个村庄的人非常迫切地想得到书，甚至等不及正常分发，就自己动手去拿。两天内，他们大概分发了一千本书，那些书每本 100 页。”

花兰芷和他的妻子萨莉于 1860 年进入烟台市，但不幸的是，他的妻子到达山东刚一年就去世了。

杨格非（Griffith John）的出现促进了山东省的基督教事工，他是早期到中国的最伟大外国宣教士之一。他从位于湖北省的宣教基地向北进发，并在 1860 年的 12 月到达沿海城市烟台。他激动人心的话语在美国和英国的教会中被广为流传：

“广阔的禾场就这样突然而奇妙地打开了，我们的心中洋溢着喜乐，但同时，我们也为准备不足而感到沮丧。整个山东省有两千九百万个灵魂，然而只有一个宣教站，两名宣教士……这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难道教会作为世界的光和生命祝福的受托者，会对她的头不忠，对她自己不忠，漠不关心地看着吗？”

整个 19 世纪 60 年代，有少数几个福音派宣教士进入山东，他们发现，他们的天主教同行比他们早来了几百年。至1663年，天主教教会在山东省已经有3000名信徒，到1870年时，增长到了10750人。

花兰芷和亨利·帕克

1861 年 4 月，帕克（Henry Parker）和妻子在烟台市建立了一间教会。洪杨之乱仍然在中国大地肆虐，时局很不安全，匪徒四起，乘乱杀人抢劫。1861年10月，一群称为“捻匪”的劫掠者来到烟台。这群匪徒在全省有组织地摧毁了很多城镇和村庄，因此，花兰芷和帕克去到叛军的营地求情，希望匪徒放过他们所在的城镇。然而这两名宣教士再也没有回来，八天后，人们在距烟台市 24 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他们的尸体。花兰芷被杀的时候只有 25 岁。后来人们在他的坟墓那里立了纪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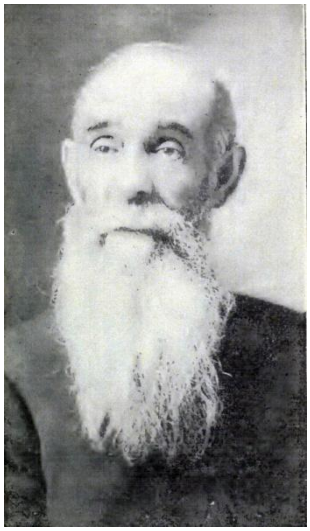
帕克死后，他悲痛的妻子带着儿子返回了美国，但萨莉（Sallie Holmes）决定继续做神呼召她去做的工作。她重新回到蓬莱市附近，继续在山东省服事了二十多年。

山东省第一间有组织的福音派教会建立于1862年11月。团契成立之初只有八人。最先受洗的男人中有一个是刘庆山（Liu Qingsan），在随后的 50 年里，他成为了山东省重要的福音派领袖。1880 年，他搬到省会济南，在那里建立了一间教会，活着看到自己的孩子、孙子和重孙子都跟随耶稣基督。



84 岁的刘庆山，四代基督徒同堂

郭显德



山东省“元老”郭显德

美国人郭显德（Hunter Corbett)和他的家人在烟台以惊人的低价租到了一所房子。但他们很快发现，那所房子素以闹鬼著称，当地人都远远地避开它。

郭显德在 1865 年的第一次传道旅程中遇到了一个名叫王泽（Wang Zei）的书生，王泽对真理非常渴慕，拜访过郭显德的家后，

“他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直到在耶稣里找到盼望。他整个夏天热切地都跟着郭显德学习，1865 年秋天，他和其他两个人一起受洗……王泽成了个雄辩的传道人，在拯救灵魂的工作上，神大大地祝福他……

王泽信主后第一次回到家时，他充满了温柔仁慈，这与他前些年的态度截然不同。以前他是个严厉专横的人，他的变化令他的妻儿充满了恐惧……几天后，王太太也归信了基督。她说，如果基督教能使她的丈夫变得温柔仁慈，那它一定是真实的。”

郭显德一家开展基督教事工时，他们的生活非常艰难。1873 年秋天，郭显德和三个孩子前往山东省东部的即墨市，他们希望把家搬到那里，在那里建立教会。

刚开始的几个月，当地人都比较友好，看起来还是挺喜欢有外国人住在他们中间的。然而，控告者开始了他的阴险工作，反对郭显德的谣言逐渐流传开，人们说他偷小孩，策划谋反，在房子的地板下面藏有武器，等等。

即墨市的人突然变得充满敌意，常常向外国人扔石头。两个星期后，当郭显德和两个中国传道人骑马进入华严镇（Hua Yen）时，

“他再次遭到袭击，人们用石头无情地砸他，他几乎是奇迹般地逃脱残酷的死亡，被一个完全陌生的当地人救了出来……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我不认识的人走过来对我说：你必须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我回答说：我没办法离开。他回答说：把你的马鞭给我，跟我走。’

他拿着鞭子开出一条路，我紧紧地跟在他后面。他一边开路，一边对人群说：‘我认识你们，你们要是伤害这个人，我会作证告你们的。’

后来我想找出这个人是谁，以便向他表示深深的感谢，但无法找到。”

死里逃生后，郭显德决定将家搬回烟台市，但他发现，他们不在期间，他们的住所已经被洗劫一空。郭显德总共在中国服事了 57 年，忍受了许多风暴。他的第一任妻子莉齐在他们来到中国十年后去世了，第二任妻子玛丽结婚 13 年后也去世了。

郭显德的服事特点是使用非传统的方法。例如，在烟台市，他发现很难吸引当地人到礼拜堂听福音，因此他租用了一个戏院，把后面的房间改成博物馆，里面摆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有趣物品。参观者进入展厅观看展览物前，都需要进入前面的房间听福音。等敬拜结束后，博物馆的门才会打开。仅仅在一年的时间里，就大概有七万两千人听他讲道和参观博物馆。

这些忠心的男男女女坚持不懈，他们成功地在山东省建立起了福音的滩头堡。到 1895 年，在山东省，仅仅一个宣教团队就有 63 名宣教士，36 间有组织的教会，300 个“布道点”和 3797 名受洗成员。郭显德长期在山东服事，后来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山东

省“元老”。他于 1920 年去世，享年 85 岁。在他的服事生涯中，曾亲自为三千多名中国信徒施洗。

狄考文



狄考文

狄考文（Calvin Mateer）和妻子朱莉亚来自美国，他们定居于海滨城市蓬莱。神大大地使用他们在整个中国促进基督教教育。然而，在这个异象结出果实之前，狄考文忍受了多年的挣扎和艰苦。有一次他报告说：

“每到一个村子，‘鬼佬！鬼佬’的喊声不绝于耳。他们不仅那样喊我，还叫其他人过来看我。不过，通常而言，这是我所听到的最充满恶意的喊声。我觉得在过去的两天中，我至少听到一万人这么喊。这个词语会如此普遍地被使用，真的很奇怪。它所表达的，更多是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仇恨，而不是对福音的敌对。”

有时候，这种强烈的仇恨不可避免地会演变成暴力。有一次在济南市的章丘区，一个当地术士煽动众人反对宣教士，给宣教士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当时，狄考文被一大群人围着，他正在卖书给他们。那个人冲进来，挥舞着一支很难看的矛，用中国话愤怒地说：“啊哈！我要杀了你！”他径直用矛刺向狄考文的胸部。

狄考文从这次及其他袭击中存活了下来，并在山东为神的国做了持久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在蓬莱市建立的第一所学校规模中等，这是在朱莉亚发现她和丈夫不能有自己的孩子后建立的。

1872 年，狄考文决定把基督教教育引进中国，以一种对中国教会的未来最有帮助的方式运作。他写道：

“只要中国所有的基督教文献还都是外国人的作品，中国教会就会软弱不独立。它需要尽快有一群训练有素、思想健全的牧者，他们要能够写书，能捍卫和加强基督教的教义，并把教义应用在中国的教会中……

未受过教育的基督教也许能抵挡未受过教育的异教，但无法抵挡受过教育的异教。简而言之，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不只是把一个无自我保护能力的基督教引入中国，而是把它的武器和支持一并引入，使得它能够独立行走，保持自身的纯正，抵御一切的敌人。”

1907 年，就是在狄考文去世的前一年，他兴奋地写信给美国的信徒，劝勉和挑战他们，即使对于今天的中国教会，他的信也是充满了劝勉和挑战：

“替我告诉美国的年轻人，中国现在向教会呈现了这个时代的最大机会。神已经打开了门——又宽又大的门。三亿五千万人随时准备好听福音信息。这个门并非没有经过巨大的斗争和努力就自动打开的。面对持续不断的反对，经过很多的苦难和流血，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已经形成。黑暗沮丧的日子已经过去，前途一片光明……

西方鲜有人了解中国的现状……多个世纪以来的古老信仰正在迅速消失，但新的信仰会是什么呢？对于当今的基督徒，这是极为重要的问题。中国的年轻人疯狂地学习英语，因为里面有黄金屋。随英语而来的是书籍和报纸，它们不断地散播不可知论、怀疑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种子。谁将捍卫真理？谁将带来解药？谁将高举十字架？谁将为基督作见证？”

狄考文在山东省服事了 45 年，当他于 1908 年去世时，从他所建立的大学毕业出去的学生分布到了中国 16 个不同省份，在一百多所学校中担任基督教老师。

王宝贵



王宝贵（穿白衣者）和他的圣经学生

虽然外国宣教士在早些年忍受了巨大的试炼，但圣灵一直在背后做工，光照那些寻求真理之人的心。慢慢地，一次一块砖，信徒的灵宫开始在整个山东省显现，成为随后几十年强健教会的基石。教会早期的中国支柱是一个叫王宝贵的人，他 1826 年生于烟台市。

王宝贵来自一个学术造诣很高的书香世家。学习了 12 年的孔子教导和中国古典著作之后，他积极倡导祖先崇拜。

一天，他遇见了一名也是姓王的传道人。他们两人相谈甚欢，并成为了亲密朋友。这个新朋友多次邀请他前去拜访教会，但他都拒绝了，几个月后，他终于决定去看一看。教会给了他一本新约圣经，一到家，他就认真地研读起来。

很多时候，每当想到如果自己接受基督，将会遭到家人和社区的完全拒绝，王宝贵的心里就充满了痛苦。但是，随着他继续学习神的话语和寻求真理，一个坚定的信念“紧紧抓住了他的心，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可怜的罪人，除了接受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白白救恩以外，别无盼望。一旦确信这一点，他就全心降服于耶稣面前，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并接受了洗礼。从那一天开始，他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忠心耿耿，努力追随救主的脚踪，为基督赢得他人。”

渐渐地，人们都称他为王长老，他对失丧的人有一颗火热的心。他去到山东省的偏远地区传福音，常常在租来的房子里一住就是一年半载，人们每天到他的居所请他祷告或和他谈论永生神的事。在每个地方，“神都祝福他手头所做的工，很多灵魂得救，并且在恩典上不断长进，更充分认识到神话语的真实。”

当王宝贵年事已高的时候，他无法再走路，但只要还能坐在躺椅上，他就让人把他抬到教会，他说和神的百姓一起敬拜对他大有益处。他的性格非常开朗。遭受逼迫和冤枉时，他会恒久忍耐，没有苦毒。王长老对孩子和青年人有一种特别的爱，看到他们没有机会更多地在基督的知识上成长，他感到非常难过。尽管他自己很穷，但还是资助了一所学校的建设。

当医生告知他得了不治之症并让他准备后事时，他请了一个木匠在他的家门口给他做棺材，使他能亲自指导这项工作。他请一个朋友用大字写上：“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显现的荣耀。”

一天下午，他让人把他带到外面，好让他再看一眼教堂和学校的校舍。他望着蓝天，心里充满了平安和喜乐，高声说道：“我要去了，赶快把我带进屋子，准备我的葬礼。”

这是他的临终之言，他的灵魂进入了他荣耀的产业当中。

令人鼓舞的突破

到 1866 年，山东的教会已经出现了温和增长，然后在山东西北的乐陵市出现了突破。当时，宣教基地在天津的宣教士冒险南下，越过边界传福音。宣教士

“为 45 个热切接受福音的人施洗。从这个良好的开端开始，基督教的影响力稳步增长和扩大，到 1877 年 12 月，单单那个地区就有 18 个宣教站，636 名教会成员，八所学校和 14 名当地传道人……众人真心爱主和敬畏主，常常充满喜乐地称赞主的同在。”

乐陵市的突破鼓舞了当时在山东的其他宣教士，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自己的事工上还没有看到多少进展。19 世纪 60 年代结束的时候，人们期盼圣灵会很快浇灌下来，滋润撒在全省的种子，带来强健和传福音的教会。

19 世纪 70 年代

山东的福音派教会在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时并不顺利。然而，他们的劳苦不是徒然的，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全省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增长。烟台的教会在 1866 年建立之初只有六名成员，但仅在 1873 年，他们就吸收了 66 名新成员。同年，即墨市的教会增加了 69 名新信徒。尽管出现了这些令人鼓舞的迹象，教会还是难以取得进展，很多新的信徒被逐出团契，主要是因为他们犯了性方面的罪和吸食鸦片。

李提摩太——被拒绝的宣教士



李提摩太和他妻子玛丽

英国浸信会差会是最早来到山东的福音派团体之一，但是他们早期建立宣教基地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成员之间在教义问题上争吵不休，两名宣教士来到山东后不久就去世了。当差会正处于这种功能失调和宣教失败的景况中时，一个人出现了，这个人后来不仅在山东省成为了传扬福音的关键人物，而且在整个中国，他也是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宣教士之一。

出生于威尔士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接受到去中国服事神的呼召。他申请与戴德生和中国内地会同工，但出人意料的是，他的申请遭到了拒绝。李提摩太没

有被挫折吓倒，他坚信神对他的呼召是真实的。从圣经学校毕业后，李提摩太和玛丽·理查德（Mary Richard）一起坐船前往中国，于 1870 年抵达山东。在烟台停留一段时间后，他们前往内地并在青州定居下来，在那里，他们通过讲道和医疗诊所很快就聚集了几个归信者。他们是英国浸信会差会的先锋，在中国事奉了几十年之后，李提摩太被认为不仅是他那个时代，而且是所有时代中最伟大的宣教士之一。

随着他的中国话越来越精通，李提摩太认识到中国是一个等级社会，他得出结论，向大众传福音的最好方法是影响当权者，让福音信息从上往下渗透。他花了很多时间和中国社会的权贵、僧侣以及儒生建立关系。

然而，他的很多宣教士同伴反对这种策略，预测这不会有什么切实的效果，并且指出，基督常常是从穷人和社会底层开始，再逐渐向上传福音的。

到 1872 年，李提摩太尝试过了各种策略向山东学者传福音，包括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广告，精心挑选论文比赛主题，并对最佳论文者提供奖励，等等。他常常拜访比赛获胜者，花大量的时间了解那些人，与他们分享耶稣基督。1873 年秋天，他去到济南市，在那里，经过几次谈话后，一名军官把他的生命交给了主。据知，这个人是山东省会中第一个归信基督并受洗的人。

在他的基地青州，李提摩太发现有成千上万的秘密社团成员是追求真理的。他们中的几百人进入了教会。他“私下里在有思想的人家里向他们传福音”的策略结出了丰硕果实，在 1876 年初，有 15 名新信徒准备好接受洗礼。李提摩太在自家后院修建了一个施洗池子，可以让众人公开看到这些新基督徒的信仰表白。

饥荒救济

1876-1879 年间发生了可怕的饥荒，李提摩太和其他宣教士不得不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救灾上。全中国大约有一千五百万人饿死，情况变得非常可怕，人们吃树皮和杂草充饥，最后，很多人转向吃人。绝望的人为了能够换几分钱买食物，不得不拆毁房屋，把木材拿到市场上卖掉。

饥荒救济工作大大地促进了山东教会的发展，因为成千上万的人得到了宣教士和他们中国同工的帮助，五年内，基督徒从 108 人迅速增长到了 1000 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山东的福音工作以指数的速度扩展。学校、孤儿院、医院和诊所建立了起来，目的是为了传福音和训练门徒，因为李提摩太和他的同工坚信，当地教会应该自己独立，尽量少依赖外国人的帮助。这种对自立的坚持，使得山东的教会在力量和委身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成长。从一开始，

“所采取的原则是，教会能够也应该自己做的事情，不要为教会做……对于牧师的工资，理想的情况是，不使他们成为富有的人，但要使他们成为受人尊敬的人，当地小学校长的工资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按照所制定的计划，牧师住在自己家中，农忙季节料理自己的田地，将九个月的时间完全用在教会上。”



晚年的李提摩太

在爱妻于 1903 年患癌症去世后，李提摩太继续在中国服事主很多年，直到在 1916 年，糟糕的身体状况迫使他不得不离开中国，那时，他已经在中国服事了 46 年。他在中国几十年的努力耗尽了他的精力，这个伟大的宣教士卒于 1919 年 4 月，他为神的国活出了充实和硕果累累的生命。

早在李提摩太去世前，中国就已经给予了他极大的荣誉，甚至授予了他官话的最高地位。一名现代宣教士写道：“如果他死在中国的话，他的葬礼将会是曾经住在那片土地上的外国人中最隆重的。”

山东省的惊人增长

到 1879 年，山东省的外国宣教士一共有 28 名，还有 25 名中国同工。他们建立了 14 间教会，一共有 734 名成员。

十年间，山东省的中国信徒人数稳步增长。1878 年 3 月，200 名新信徒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福音在那年的七月份进展得非常快，两名宣教士报道说：

“运动进展得非常快。有 1600 人参加学习，据报道，其中 420 名适合受洗。归信者分布于二三十个城镇和村庄中，来自社会各个阶层。运动已经扩展到四个邻近地区，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其进展会受到任何制约……

运动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定期的家庭敬拜和对主祷文的使用，即使在那些没有受洗的成员家里也是如此。人们显得非常愿意参加这个基督教外在的宣信行动。”

与此同时，在山东省东部的宣教士郭显德报道说：

“在一些地区，福音传遍了每一个城镇和村庄，同时书籍也分发到了每一个城镇和村庄。有几个地方，公开反对非常嚣张，最聪明的做法似乎是抓紧时间到下一个村庄去。有些地方，人们对真理极度冷漠，令劳苦者的心无法高兴起来。然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很多男男女女不仅愿意，而且非常渴望听到真理。

上半年收到福音书和基督教书籍的人中，很多人都学习了所获得的资料，所以现在他们能够清楚说出耶稣的生平和事工。有不少人想受洗。很多地方的小组定期在安息日聚会敬拜，学习神的话语……

1879 年，有 82 个人宣信并被接纳进入教会。现在，在我们的教会名册上，有 613 个领圣餐的人。14 年前刚开始事工时，还不到 20 人。”

19 世纪 80-90 年代

在山东省耕耘了 20 年了福音派的宣教士，进入 19 世纪 80 年代时，他们都已遍体鳞伤。一份关于他们工作的总结说：

“在 1880 年之前的 20 年期间，来到山东的宣教士一共有 98 人。其中 49 人是女性……有 15 人去世，有 43 人由于健康问题或其他原因离开禾场。有 25 人在到达一年之内去世或离开禾场，有 19 人停留的时间不到两年。”

在新的十年到来之际，整个山东省的福音派信徒有一千多一点，而天主教在全省有 471 间教会，72838 名信徒。然而，随着耶稣基督在那些渴望遵行他教导的人中建立起他的教会，信徒的比例将会接近很多。

1885 年，也就是在报道称山东省大约有一千名中国信徒的五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整个山东省大约有了五千名信徒。

神的宝石



蓬莱市的李姊妹。当有人问她是否以耶稣为耻时，她回答说：“以耶稣为耻？我想把基督教的标记戴在我的帽子上，那样，所有人都会知道我是基督徒了！”

1877 年的饥荒差不多饿死了一千五百万人，1889 年人口刚刚恢复过来，山东省再次发生严重饥荒。差会的日常宣教工作再次被搁置一边，因为所有的工作都聚焦于赈

灾。山东的教会再次得到快速增长，四年间，福音派基督徒的人数翻了一倍，从 1020 人增加到了 2315 人。

19 世纪 80 年代即将结束，山东的教会在过去的十年间得到了稳步增长。在 19 世纪 80 年代，山东基督徒的人数看起来已经增长了四倍。虽然与山东省的整体人口相比，基督的身体仍然微乎其微，但在山东省的很多地方都建立起了忠心的信徒小群体，事实证明这是后来大丰收的初熟果子。



1889 年济南基督教医院开张仪式，山东省省长和官员参加庆典。

大胆预测

虽然宣教士和中国同工在山东的很多地方继续遭到粗暴对待，但神的灵继续在很多人的心里做工。随着耶稣基督的福音继续在山东各个城镇和村庄传扬，越来越多的人抛弃他们的偶像，将生命献给永生神。宣教士小心翼翼地教导当地信徒，他们必须为自己的教堂、学校和工人提供资金，免得陷入依赖外来资金的陷阱。不知疲倦的郭显德详细报道了 1890 年间一些令人兴奋的增长：

“在这一年里，大概有五百个成人会员加入了山东教会。还有一千多人正在认真地学习真理，渴望受洗……

与 25 年前相比，情况真是令人大受鼓舞。当时，没有任何归信者，有的只是偏见和反对。在未来的 25 年，中国肯定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必定会有很多人认识和接受真理。”

19 世纪 90 年代的福音进展极大地鼓励了在山东的一些宣教士，甚至有人大胆预测：“如果按照目前的速度发展下去，50 年内，整个山东省的人都将会成为基督徒。”

新的危险出现

然而，靠着神的恩典，山东省的基督身体恒心忍耐，忠心地忍受了很多艰难。到19 世纪末——劳苦了 40 之后——全省的福音派教会已经增长到有 13500 名成员。在整个省的芸芸众生中，基督的身体就像一个小羊群，但他们还不知道，他们的信仰将会受到残酷迫害的考验。

在那个十年的后半期，山东的白莲教出现了一个分支，称为“义和团运动”。他们在 1900 年发起了臭名昭著的拳乱，导致中国各地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被杀害。

拳乱



山东省的一名拳匪

1889 年，黄河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洪水，淹没了整个山东平原，导致几百万人被淹死或流离失所。经历了多年的严重旱灾和外国军事势力的羞辱之后，洪灾是一个转折点。当时的宗教领袖宣称，山东人民遭受的灾难之所以越来越多，是因为属灵平衡被打破了，安抚神明的唯一方法是消除外国人的影响。

几十年来，称为白莲教的一个秘密团体一直活跃于整个山东省。它的一个分支称为义和团，西方世界称为“义和团运动”，因为他们使用拳击练习进行身体训练。

他们在 1900 年发生了拳乱，导致整个中国有成千上万名基督徒被杀。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白莲教才最终被镇压下去。

布鲁克斯



布鲁克斯

英国宣教士布鲁克斯（Sidney Brooks）被公认是第一个被义和团杀害的基督教殉道士。他在1899年的最后一个星期死于山东的泰安，虽然人们普遍认为拳乱是从1900年的夏天开始的。布鲁克斯1897年和他的姐姐一起来到中国。他在山东西北部的平原县定居，而他的姐姐则在泰安安家，两地大约相距240公里。

布鲁克斯一心扑在学习语言和讲道上，他很少见到姐姐。姐姐嫁给了一名宣教士，这对新婚夫妇刚刚从英国结婚回来，故此，布鲁克斯非常高兴地到泰安去，和家人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圣诞假期。

12月28日，和姐姐及姐夫亲切道别后，布鲁克斯骑上毛驴，踏上了返回平原县的艰辛旅程。第二天早上10点钟，当他骑着毛驴经过张家店村时，村里发生了可怕的骚乱，三十几个人挥舞着大刀，像恶魔一样，一边喊叫一边向他冲来。

布鲁克斯大吃一惊，他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竟受到如此敌意的对待。他发现自己在错误的时间里来到了错误的地方，当排外的拳匪看到一个白人平静地骑着驴子经过他们的村子时，他们决定让这个英国人成为他们滥杀无辜的第一个牺牲者。

布鲁克斯意识到他唯一的生存希望就是逃跑，所以他催逼驴子加快速度，但是拳匪很快就追上了他。布鲁克斯跳下毛驴，跑到一座寺庙里，希望在这所宗教房子里能够安全。但事实证明这个希望是徒然的，因为寺庙主持看到了追赶，他拒绝保护宣教士，反而抓住布鲁克斯，要把他推出寺庙。为了自卫，布鲁克斯把那个人打倒在地。这个举动就像用一根大棍子捅了马蜂窝一样，因为

“寺庙里的和尚立刻发疯似地嚎叫起来。他们从四面八方向他扑来，他背对着墙，用双手竭力保护自己。一个和尚扑向他，他用强壮的双臂抱起那和尚，扔到其他和尚当中，他把那些和尚打得东倒西歪。”

嗜杀的拳匪在寺庙外面不耐烦地等着，要求把这个死定了的人交出来。最终，由于寡不敌众，布鲁克斯被和尚们制伏了。他试着与那些人讲道理，愿意出钱让他们释放他。但他们嘲笑他，打他的脸。他们唯一想要的是他的血。宣教士被剥得只剩下沾满鲜血的内裤，在那里等着，虽然温度在零度以下。这个可怜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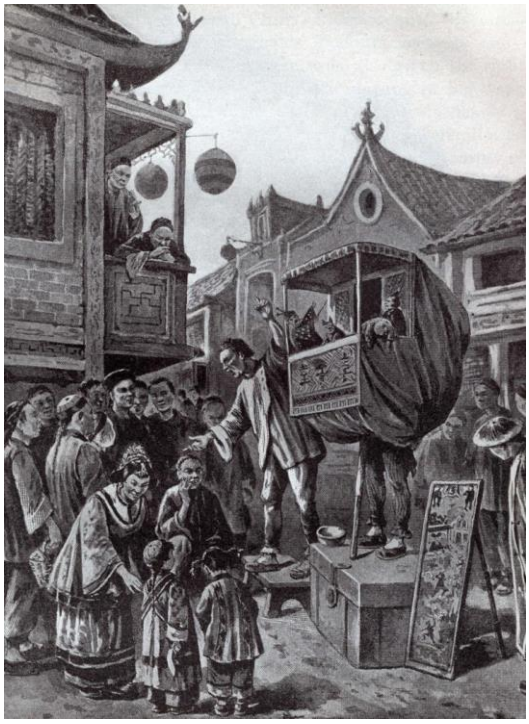
“痛苦地尖叫，但他的痛苦只会让那些黄皮肤恶魔感到高兴。不知怎的，布鲁克斯从绝望和恐惧中挣脱出来，跑走了。看到这一幕，冷酷无情的拳匪发出阵阵笑声，继续专心吃他们的饭。他们派出三个人骑马去追，并很快就追上了他。布鲁克斯跳进一条深沟里，要做最后的挣扎。当拳匪来到他那里时，他又一次提出给钱，可怜地求他们放过他一命。那些人手里拿着刀，站在沟上面奚落他。他们一边挥舞着武器，一边取笑他，像秃鹫一样把他团团围住，他们扑向他，直到他倒地而死。”

后来人们发现，布鲁克斯曾跟他姐姐和姐夫说过他预感自己会殉道。他们说，圣诞节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梦。梦中，他回到了英格兰，当他穿行于他所就读的大学时，他再次浏览了校园中的碑牌，碑牌上写着所有从那所学校毕业并蒙召做宣教士之人的名字，以及他们的禾场名称和出发日期；在那座楼里浏览的时候，他看到了另外一块碑牌，上面写着‘致为信仰殉道的人’，在那块碑牌上，他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布鲁克斯是山东省第一个被义和团杀害的基督徒，但奇怪的是，他是唯一在沿海省份被杀的福音派宣教士。山东省省长看到了义和团运动所构成的威胁，所以在那年的冬天和 1900 年的春天，派遣大批军队把叛乱分子赶出了山东省。大多数拳匪都被赶到了河北和陕西，后来那里成为了拳乱期间杀害基督徒最多的省份。

中国基督徒的困境



拳匪煽动群众攻击和杀害外国人的素描

虽然山东省内的其余外国宣教士都设法安全地离开了，但当地的中国信徒为基督付上了沉重的代价，一名英国宣教士报道，有个地方，

“信徒的房屋和聚会场所被焚烧掉。信徒受到伤害，他们四处分散，或是躲在山洞里，或是藏在高高的小米地里，不敢露面。有 120 人殉道，而有些人却没有那么坚定，有些牧师放弃了信仰。在一个村子里，至少有 37 个男人和女人用他们的鲜血作出了见证。毫无疑问，这次严酷的血洗最终洁净了教会，除去了那些不配的人和利己主义者，阻止了其他动机不纯的人加入教会。”

在邹平县，有 176 名信徒被杀害，还有几百名信徒在荒野里躲藏了几个星期。能够回到家的人发现他们的房子被烧毁掉，财产被偷走，庄稼也被收割了。

滨州有一名姓赵的女基督徒，拳匪快来的时候，她离开村子躲到亲戚家。有人告诉义和团，拳匪马上去抓她。当她意识到没有机会逃跑时，她勇敢地跟着义和团到了村外的一块地方，在那里，

“他们命令她朝着东南方向下跪，敬拜他们的神明。她拒绝脸朝那个方向跪下，说：‘我学习了基督教的道理，我不拜魔鬼，只敬拜真神。’因此，她朝着另一个方向跪下。”

赵姊妹的蔑视做法惹怒了拳匪，他们立刻用锋利的剑将她的身体切成碎块。他们发现这种可怕的行为不足以平息他们的愤怒，于是将她的尸体烧成灰。

当拳乱在 1990 年夏天爆发时，平度的教会已经得到稳固的建立。其中最有果效的一个传道人姓孙。他和两个儿子设法逃离义和团，在一个教会成员的旅馆里避难。但

拳匪很快就赶到，抓住了这名传道人和他的两个儿子。他们被五花大绑，粗暴地拖到地方官的堂前受审。当被问到是否是基督徒时，孙传道以自己的一个问题答复说："我学习道理，敬拜神，遵守皇帝的法律。为什么要杀我？"

地方官不想杀害这个勇敢的传道人，所以为了安抚嗜杀的拳匪，他下令打这个传道人和他儿子各 300 大板，并把他们关到地牢里。严厉的惩罚使这三名基督徒呼吸困难，身体严重损害，但拳匪还不满意。第二天，他们到地牢把三名忠心的基督徒拖到城外。当刀在孙传道的头上举起时，他跪下呼喊说："天父啊，请你接纳我的灵魂！"

平度还有其他 20 名基督徒被抓，拳匪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否认自己的神，敬拜偶像，就会放他们走，在他们拒绝后，拳匪把他们绑在马尾巴上，拖到莱州，在那里，他们大多数都被处死了。

拳匪命令一个姓余的年轻女基督徒离开家，要把她杀掉。她回答说："等我梳梳头发。"她平静地梳好头发，换好衣服，做好准备去见她的主。然后她问迫害她的人："你们想在哪里杀我呢？"拳匪把她拖到村外的十字路口，但当他们试图强迫她跪下时，她拒绝了，说："我不能敬拜你们所拜的假神。"她祷告并把自己的灵魂交给神，但拳匪等不及她祷告完就杀了她。

山东幸存下来的那些基督徒面临着极大的困境。数千基督徒的房子被夷为平地，一切财物都被劫掠一空。很多人沦落到乞丐的地步，四处乞讨多年。宣教士回来后，他们很大一部分时间都用于帮助贫穷信徒从可怕的苦难中恢复过来。郭显德从烟台报告说：

"我发现各地的人都在遭受苦难。许多人以玉米棒、干红薯藤、树皮、树叶和树根等充饥。基督徒充满盼望，他们觉得神没有离弃他们，而是垂听并回应了他们的祷告。认为他们被逼迫的人蒙了奇妙的恩典。他们立场坚定，并没有放弃基督徒生活。"

义和团运动造成的痛苦和破坏结束后，一份关于山东省的周全调查发现，有 245 名中国福音派信徒被杀害。几千名基督徒的房子被烧毁，很多教会建筑物都被破坏。

山东的教会遭受了严重挫折，但在几年时间之内，她又恢复了过来，并且增长比 1900 年之前还大。中国的宣教事业也扩展了，因为世界各地的很多基督徒自愿代替那些为福音被杀害的人。

20 世纪初

路易莎·沃恩

1903 年，一个鲜为人知的单身美国宣教士路易莎·沃恩（Louisa Vaughan）在山东山区一个叫作董家安的村子里为妇女慕道友上了第一节圣经课。她很快发现这个任务难以完成，因为大多数妇女完全是文盲，“一个字也不识。”一个老年妇女告诉宣教士说：“你什么也教不了我，因为我的心就像桃花心木那样，又硬又黑。”

一些妇女视力很差，还有一些妇女根本不相信自己能学到什么，因为她们被告知她们一辈子都将是愚昧无知的。沃恩非常失望，她向神祷告，圣灵挑战她要相信会有奇迹发生，并且要她把信心放在神那里，而不是看她所面对的绝望处境。她请求天父拯救妇女，把圣灵浇灌在她们身上，好让她们回到家里能对家人作出美好的见证。

沃恩记载到，第一天的聚会结束后，没有迹象表明神垂听了她的祷告。然而，在第二天的下午，

“一个妇女开始放声痛哭，承认自己的罪。她请求耶稣饶恕她，用他的宝血洗净她的罪，并请求圣灵住在她心里。过了一会，我们从跪着的姿势中站起来，欢迎这个在耶稣基督里的新人。在随后的几天里，妇女们一个接一个都经历了同样的事情，直到所有的人都为她们的救恩欢欣喜乐。圣灵的大能奇妙地改变了她们，她们现在如饥似渴地想了解更多关于基督的事情，我几乎没有时间满足她们。”

下雨的故事

1908 年，山东的天空再次闭塞，有几个月都不下雨。庄稼几乎全被毁坏，人们熟悉的干旱、饥荒和死亡循环又要开始了，这时，一群基督教大学的学生找到沃恩，向她寻求建议。

山东人民都失去了希望，每个乡镇都举行求雨仪式，祈求雨神打开天窗降下雨来，但天气变得越来越炎热干燥。人们把雨神的像扔到青岛郊外的田野里，希望它能在高温下起水泡，直到神灵降下雨来，使它自己能得到缓解。

基督徒学生的信心虽然非常坚定，绝不参与拜偶像求雨，但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开始动摇。他们已经热切地向神祷告，但仍然没有下雨。他们问宣教士，为什么他们的祷告没有被垂听，他们该怎么办？沃恩回答说：“有三件事情会阻拦神垂听我们的祷告：违背神律法的罪，不遵行神旨意的罪，以及不信的罪。”她问他们是否愿意在神面前谦卑自己，请求圣灵显明一切阻拦他们求雨的罪。他们回答说：“我们愿意！”

他们的膝盖刚刚着地，这些年轻人就开始“哭着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不饶恕，不信靠神，仇恨同学，不在自己家里为耶稣作见证……撒谎、欺骗和破坏规则。”

弃绝了他们的罪以后，他们又开始一起祷告，请求神降雨。这些学生将所发生的事告诉他们的同学，第二天，有 30 个人来参加祷告会。又有许多人承认自己的罪，并有圣灵的浇灌。第三天，75 个人挤进了房间，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星期天的早上，160 个学生全来聚集祷告。

整整一个星期，学生们去到城郊和农村，向人们讲述他们的祷告，说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很快就会降下雨来。他们传扬福音，许多铁石心肠的人在真理面前软化了下来。

又过了一两个星期，还是没有下一滴雨。最后，一天早上，信徒醒来后发现头上乌云密布。天上降下倾盆大雨，完全浇透了山东省的干旱土地。大雨几乎不停地下了一个星期。基督徒很快发出了感恩礼拜的广告，邀请所有邻舍都来感谢造物主回应他儿女的祷告。

学生们在严峻考验中目睹了神的大能，他们深受鼓舞，自发组成 26 个福音小组，走遍各个乡村，传扬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人们反应热烈，有报道说：

“来自各行各业的人纷纷涌入教堂。裹着小脚的妇女们一瘸一拐地从乡下来参加聚会。未归信的人挤满了教堂，几乎没有给学生和基督徒留下任何地方。学生们纷纷打开教室和宿舍举行聚会。

第十天，地方长官和他的下属也来感谢神的拯救，他说：‘我相信你们的神是真神，也相信你们所传的是真正的福音。’”



上世纪初期，潍城区的一名基督徒教师和她的学生。

耶稣和酒鬼

一次偶然的机会，沃恩遇见了一个基督徒妇女，该妇女对她酗酒丈夫的得救感到绝望。沃恩问她是否相信神能救他，那妇女回答说，自从他们结婚至今，已经整整 31 年，他一直酗酒，没有什么希望了。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祷告小组里的所有妇女每天都把这个需求呈在神的施恩宝座前，求他施行神迹，在旷野中开江河。一天祷告结束后，那个妇女回到家，被醉酒的丈夫狠狠地打了一顿，一个月都无法下床。

然而有一天，那个男人困惑地回到家里，因为那天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他问妻子，她是否觉得他疯了，他解释说，在镇上办完事情后，他决定去酒馆。那男人说，当他抬脚跨过酒馆门槛的那一刻，

“我里面有个声音大声说：‘不要进去！不要进去！回家去！’我吓了一跳，钱袋掉了下来，所有的硬币都散落到了地上……

我穿过街道，进入一个人的院子，仔细寻找各个角落，想要找出叫我的男孩，但一个人影也没有……我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感到自己就是个傻瓜。但是，当我返回，再次要抬脚跨过酒馆的门槛时，那个声音又出现了，而且比上次更大、更坚定：‘不要进去！回家去！’我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家，我很害怕。你是不是觉得我快疯了，或者已经疯了？”

这个长期被丈夫虐待的妻子解释说他听到了耶稣的声音，并且告诉他，为他能够把生命交托给神，查经班已经为他祷告了两个星期。这个男人大为震惊，他认识到，永生的神已经介入他的生活。他为自己的罪忏悔，并把生命交托给了耶稣基督，发誓以后再也不喝酒。这个人完全被改变了，以后再也没有喝醉过。他成为了一名坚定的教会成员，带领全家的人信了基督，并把孩子送进基督教学校。

见过天堂的妇女

在上世纪的头十年中，永生的神在山东行了一些非凡的神迹，祝福和坚固他的儿女。沃恩分享了 1904 年发生在王家关的一件非同寻常之事。经过几天的聚会，一个姓张的妇女把她的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成为了神的孩子。然而，六个月后，她得了肺结核，忍受了一年的剧烈疼痛。家人看着她受痛苦，但当她试图向他们分享福音时，他们都不愿意听。虽然遭到家人的反对，她还是清晰地作见证，不断地请求神拯救家人。

一天，看起来她已经病入膏肓，快要死了。沃恩最后一次拜访她，紧紧地拥抱她，向她保证她们会在天堂再次见面。第二天一大早，那个妇女的父亲来到宣教士家里。沃恩想他肯定是来告诉她过世的坏消息的，所以就试图安慰他的悲伤。然而他打断说：“不、不、不，神行了一个大神迹，她活过来了！”

那人解释说，他女儿本来在前一天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已经死了，家人马上整理她的尸体，准备要安葬。日落的时候，他们听到放死人的房间里传出响声来，他们以为是孩子或鸡进了屋子里。当他们打开门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已经脱掉寿衣，穿回生前的衣服，笔直地坐着！

这个姊妹从来没有听过启示录的教导，自己也不会读圣经，当叙述所发生的事情时，她说：

“我记得看到所有的家人都围着我哭。然后主耶稣基督进到我的房间，他拉着我的手说：‘跟我来。’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一扇珍珠门前。那是天堂之门。天使打开门，我们进到里面。我看到很多美丽的房子，五彩缤纷……

接着我又看到成千上万的天使围成圆圈，唱歌和演奏愉悦的音乐。中央是荣耀的宝座。天父坐在上面，看到他的时候我很害怕，几乎不敢抬头看……

他说：‘你要回去一阵子，但必须在下个月的 12 号回到我这里来。’”

消息传开后，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听她的见证。她讲述见证的时候，充满了属灵的力量，无人能够拒绝。有几百人归信了基督。很多年之后，山东那个地方的人仍然因为她而热切地接受福音，他们说：“她去过天堂，并回来将她所看见的告诉我们。”

日子一天天过去，到了下个月的 12 号。她穿上寿衣，躺下等待离开，没有一丝的恐惧或担忧。她的亲属试图安慰她，说她必不会死，但她一点也不听他们的，日落时分，在家人吃晚饭的时候，她闭上了眼睛，她的灵魂永远回到了神那里。

复兴之火蔓延

1906 年，潍城区经历了神的同在和大能。即将来临的祝福的最初迹象见于 350 个妇女参加的大型聚会。在四天的聚会中，当来自纽约的长老会牧师霍华德·约翰斯顿（Howard Johnston）拜访聚会点的时候，聚会达到了高潮，英国浸信会差会的伯特（E. W. Burt）报道说：

“他发现我们许多人都很冷漠，灰心丧气；但当他离开时，我们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对日常工作有全新的热情，有彼此相爱、彼此宽容的新心灵，祷告中满溢着喜乐和自由，这喜乐和自由是很多人从来都不知道的……

星期一的时候，大学男生从上午 8 到 12 点，下午 2 点到 6 点，以及整个晚上都祷告。我大多数时候都在场，直到临死的那一天我都不会忘记这一幕……我记得在下午的某个特别时段，大概有五十个简短而热切的祷告，一个接着一个，连续不断，持续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有的男学生站起来，说他们来这里的本意是为了学洋学，好能够赚大钱。现在，他们想为传扬基督而活。”

复兴之火蔓延到了山东的其他地方。青岛的祷告会吸引了 600 名火热信徒，他们常常早上六点半聚集，在神的宝座前不断地祈求，一直到下午。代求的灵紧紧抓住了

神儿女的心，充满力量的觉醒很快爆发，那些聚会的“特征是认罪、道歉与和好，”祷告会常常持续到午夜。

圣灵开始在山东省的基督徒中间大力地运行，首先是洁净他们，使他们能在非信徒中间更有力地作见证。宣教士汤普森（N. Thompson）回忆了他在青岛附近参加一系列聚会时的经历：

“我发现我所置身于其中的那些人，他们的属灵热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第一个停留的地方是一个 26 个村庄群的中心，那些村庄里都有基督徒。那个地方已经建立起一间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有 200 个成员。在最近的三个月，那个地区增添了三间新教会，有 54 个新成员被接纳进教会……在所有七间聚会中，圣灵的同在非常明显。

大新潭的基督徒严重缺乏和睦，他们甚至公开争吵，在那里，众人被神的灵大大地感动，倒在地上向神呼求，为他们的罪求神怜悯……

在下一个叫做刘家桥的村子里，我们也举行了为期四天的特会，聚会场地是一个大约能容纳 600 人的大帐篷。差不多每场聚会都坐满了人。我们的‘日出祷告聚会’是特会的特点。很多时候，祷告会会持续三个小时甚至更长。其中有一场聚会从早上六点半一直持续到下午一点，中间没有间断；没有人想结束聚会，圣灵亲自带领着聚会。基督徒倾心认罪，请求赦罪，为朋友代求，这表明他们意识到自己以前的基督徒生活是多么的肤浅，他们无法抗拒圣灵的带领，彼此请求饶恕。”

神的同在是如此之强烈，人们常常想大声呼求怜悯，好减轻内心的痛苦。有时候，传道人甚至无法传讲神的话。在 1906 年的一次聚会上，

“当牧师要开始就某个主题讲道时，一个老年妇女站起来请他坐下；她现在必须说出来，承认自己的罪，诸如此类。无法阻止他们，一个牧师准备讲四个主题，可他只有讲一个主题的机会。其他牧师更是这样……

这主要是恩典在教会成员中间做工。他们当中有很多假冒为善和冷漠的人，还有人生活在公开或秘密的罪中。这些聚会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信心。

这个工作在农村继续发展。妇女们捐赠了数百件戒指、手镯、大发夹、耳环和其他银首饰，她们把这些东西拿到当地牧师那里，请求他们在乡间开办学校，好使她们能学习这关心妇女和教她们阅读的信仰。”

山东的古约翰



古约翰和古罗瑟琳

加拿大长老会宣教士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和妻子古罗瑟琳于 1888 年第一次来到中国，他们将山东港口城市烟台作为他们的基地。读了发生于 20 世纪早期的威尔斯大复兴（Welsh Revival）和加利福尼亚复兴的有关报道后，他们的事奉彻底改变了。这些觉醒的消息促使他更加热切地寻求神，因为他感到他的事工缺乏神所希望的那种能力和果效。参加了席卷朝鲜半岛的大复兴之后，这对夫妇于 1908 年返回到山东，古约翰从山东报道说：

“一场运动开始了，强度稳步增大，最终在第六天的时候达到了高潮。我参加过一些影响力更大、更深远的运动，但没有哪个运动能像这个运动那样，令我如此深刻地感受到圣灵掌控一大批人的大能。那天，似乎每一丝反对都被清除了，唯有耶稣被高举……

最后一个晚上举行了一场奇妙的见证聚会。很多人都自发地下定决心要重新顺服。这些见证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很多人这样声称……当圣灵之火不可抗拒地横扫听众时，他们身体的疾病都得到了医治。我在讲道中并没有专门提到神的医治，但这些人见证说，在某个关键时刻，折磨他们的疾病都消失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古约翰夫妇在中国各地旅行，他们看到，圣灵之火在很多地方降临，扩大和坚固他们所拜访的基督身体。1914 年 2 月，复兴家重返山东省，他在青州举行了一系列的聚会。

古约翰是个神人的名声四处远扬，一千多个充满期待的信徒涌进教堂，盼望神行大事。一个关于聚会的报道说：

“在九天的聚会快结束时，古约翰很难就他所准备的题目讲道。我们一开始唱诗和朗读经文，人们就会一个接一个地——或在他们的座位上或来到讲台前——认罪，并请求为他们祷告，好使他们能过更好地活出基督徒的生活。认罪的人不分阶层、性

别或民族——所有人都公开认罪——牧师、传道人、宣教士、教授、男人、女人、男生、女生、七十多岁的老执事、十几岁的小女孩……

运动是神的，不是人的，从这个事实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当这些伟大的现象出现时，古约翰几乎都在幕后——事实上他不得不保持沉默。”

潍坊大学的复兴

1909 年，在潍坊联合大学的 200 名学生中，有 196 人公开承认相信耶稣基督，彼此之间有冲突的信徒都俯伏在地，哀求神的怜悯。在一个地方，祷告会持续了六个小时，结果是基督徒撤销了对彼此的控诉。

点燃潍坊复兴的是山东传道人丁立美，他在 1909 年的 3 月底悄悄进入城里。第二天早上，他在礼拜堂讲道，圣灵在学生当中大能地运行，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和将来的审判。丁立美低调谦卑，神借着他的事工而带来的复兴常常有同样的特征。有个报道说：

“最明显的特征是安静，这是复兴从头到尾的特点。最近，发生在中国的很多复兴，其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强烈的情感表现和不寻常的公开认罪。不论这些事情在其他地方是多么必要，但在其他场合，尤其是在这里，神是通过安静微小的声音说话，在人们安静的心里说话，产生非常深刻但控制良好的认罪。”

悖逆的学生

在诸城，宣教士们一直努力对付基督教高中里那些不守规矩的男生。他们砸毁学校的各样家具，甚至焚烧了校长的雕像。古约翰讲道时，一群男生坐在他身后唱诗台上。他讲话的时候，他注意到一些听众脸上有好笑的表情。他问一个宣教士，当他在传讲神的话语时，是不是有男生在他后面调皮捣蛋分散听众的注意力，古约翰的怀疑得到了证实。

第三天上午，古约翰让所有的男生都离开唱诗台，坐在他面前的第一排。叛逆的青少年认为这是极大的侮辱，所以拒绝唱诗。校长问宣教士是否可以命令孩子们唱歌，古约翰回答说：“我不用管，圣灵将会让这些男生降服并尊荣他们的主，圣灵会这样做的，我们都不需要插手。”

在第四天，男生们继续以沉默抗议，似乎要等很久之后他们才会把心交给耶稣。然而在第五天，当神的灵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时，很多男生泪流满面。一开始进行聚会前的祷告，他们就发自内心地唱起诗来。

“那些男生一个接一个地跑到前面认罪。他们为喝酒、赌博、与名声不好的人交往等行为认罪。有些孩子甚至还没开始祷告，就痛苦地倒在地上。聚会结束后，男生们在星期天加入了游行福音团，到邻近的村庄传福音。”

在山东中部的青州，当地的差会学校也强烈地反对信息，试图阻碍圣灵的运行。有五六百名学生被要求参加了复兴大会，当很多成年人和大多数女生因被圣灵触摸而为自己的罪心碎时，男生们却完全无动于衷。

古约翰讲道的时候，他注意到很多男生低着头看他们腿上的书。他请他们把书先放一边，专心听讲道，但他们不听劝。

第六个晚上，一个宣教士来到台前，公开承认他抽烟的罪。他懊悔和眼泪汪汪的认罪，触动了所有在场之人的心。第二天上午，一个男生把一堆书本抱到讲台前，他厌恶地把那些书扔到地上，将脸转向会众，说：

“‘这些都是邪恶的书籍，是我们当中一些男生从城里拿来的。写作这些书之人的目的，是要用邪恶的思想污秽我们的心。由于读这些书，我们被诱导犯了奸淫。聚会的时候，魔鬼促使我们男生看这些书，使我们听不到神的真理，认识不到自己的罪……

男生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台前，痛心地告诉大家他们如何被邪恶书籍引入歧途。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人们不断地走向前台认罪。最后，聚会持续了五个半小时，但还是有很多人等着认罪，看到这个情况，宣教士不得不强迫古约翰休息一下。”

在山东的其他很多地方，主耶稣带着洁净的大能造访了他的教会。宣教士和中国教会领袖都承认自己所犯下的严重罪恶，很多关系得到恢复，错误得到纠正，多年的冒犯得到消除，一切都放在了基督的十字架下面。有一个人推着满满一车的东西来到聚会的地方，那些东西都是他在镇上偷的。请求饶恕之后，他把东西都归还了主人。

平度市

1906 年初，神也在平度市大能地做工，就在六年前，这个地方曾有二十多名基督徒在拳乱中被杀害。基督教学校的校长也站起来公开承认自己的罪，但是当古约翰邀请他来到讲台上时，他却发表了攻击他人的言论，丝毫没有触及他自己的任何罪过。

古约翰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说：“弟兄，你完全知道自己所说的话一点真理都没有，而且，你不是在认罪。你并没有被圣灵驱使，而只是利用这个机会向别人发泄怒气。”

学校里的男生听了古约翰的话后，愤怒地站起来说，他们校长的正直受到质疑，他们感到非常气愤。古约翰注意到他们怒气冲冲地冲出了教会，“他们离开的时候大喊大叫……我想他们出去的时候会把门踢下来。然而奇妙的是，似乎所有留下来的人，都强烈地认识到了自己的罪。”

其他一些在场的宣教士表达了他们的担忧，说古约翰公开在学生面前指责校长，是不是做得过分了。古约翰不担心，他相信他是在圣灵的带领下那样说的，神会把真相显明出来。

那些男生走出会场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可怕定罪，很多人无法入睡，因为神鉴察他们的心。在第八天的上午，“他们站在教会前面承认自己的错误。魔鬼被打败的另一个证明是，校长自己来到台前，哭着承认自己的罪……这些聚会三年以后，据报道，那个地区大概有三千人加入了教会。”

慕拉第



1873 的慕拉第，时年 33 岁。

19 世纪 70 年代初，南浸首先进入到山东省的平度市和蓬莱市传福音。当中最著名的宣教士是身材矮小的美国人慕拉第（Lottie Moon），她从 1873 年就开始在山东省服事，一直到 1912 年死于饥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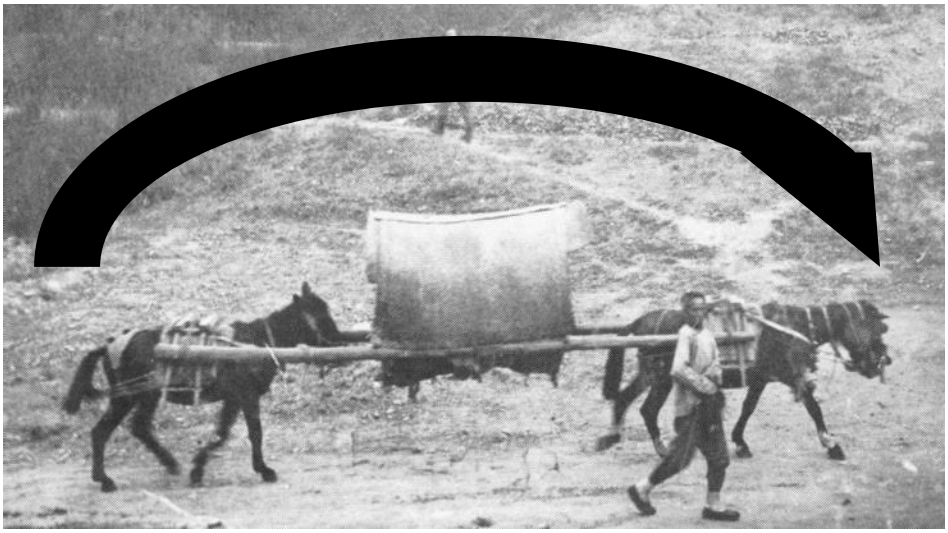
慕拉第于 1840 年出生在弗吉尼亚州一个的富裕家庭，她在 18 岁的时候遇见了耶稣。一天晚上，狗叫声把她吵得无法入睡。她毫无睡意，无事可做，于是决定诚实地审视基督的宣称。过了一会之后，她跪下祷告，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永生神。

慕拉第要到中国服事神的渴望因为美国内战而被耽搁，但她的异象最终得以实现，成为南浸派往宣教工场的首批单身女性中的一员。到达烟台后，她从陆路前往蓬莱，这需要两天的路程。

慕拉第 40 年的宣教生涯都是在山东度过的，先是在蓬莱，后来在平度。她花了数不清的时间坐骡轿子在全省各地巡行——骡轿子是一种交通工具，

“它像一种安置在木杠子上而不是轮子上的篷车。就像一个翻转过来的篮筐，口朝前。外面覆盖有一层厚布，在里面或多或少能避风雨。骡轿子的木杆子的前后端都

绑在骡子身上。有一个或多个骡夫走在骡子旁边，牵着骡子沿着狭窄、坑洼不平的小道行走。轿子里面，乘客要躺在成堆的被褥上缓冲颠簸。这种旅程非常不舒服，常常颠簸得令人呕吐。”



慕拉第经常坐这种骡轿子在山东的乡村间巡游

到中国服事后不久，慕拉第对中国福音事业的贡献开始通过她的写作和她对家乡教会成员充满激情的挑战而显现出来。尽管慕拉第只有 1.3 米高，但她的话语却力量十足。她不满足于仅仅写私人信件，还直接给报刊杂志投稿，而报刊杂志也乐于发表她独特和政治上不正确的观点。从她的笔下流淌出了无数令人难忘的名言。

慕拉第第一次直率批评南浸的教会是在她到中国仅仅几个月之后，她写道：

“奇怪的是，南浸有一百万信徒，然而却只能为整个中国供应三个人。奇怪的是，弗吉尼亚州有 500 名牧师，我们却必须依靠长老会的传道人来填补这里的浸信会讲坛。我想知道这些事情在天上是什么样子的。但在中国，它们看起来确实很奇怪。”

随着慕拉第的灵命不断成熟，她的挑战也变得越加尖锐。她甚至指责自己的宣教部，说他们向非洲差派宣教士，而同时，南方各州的许多浸信会成员却继续压迫黑人。

她的挑战强硬有力，直言不讳，震惊了许多美国教徒，在当时引起了恐慌。她被指控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有人对她施加微妙的压力，想把她赶出宣教工场。

在山东省，慕拉第因她敏锐的幽默感和传扬主名的能力而深受众人钦佩。刚开始，无论她走到哪里，总会不停地有人叫她“洋鬼子”，这种恶意称呼令她非常烦恼，为此，她对这些嘲弄采取了不同寻常的回应。每当有小孩子叫她洋鬼子，

“她就把那小孩带到他或她的母亲那里，要求孩子的母亲教孩子懂礼貌。如果有女人刺激她，她会转过身来反驳说：‘不要叫我鬼子。我们都是女人，都来自同一个祖先。如果我是鬼子，那你是什么？’这样一来，嘲弄者的态度慢慢发生了变化。”

孤独

有个阶段，慕拉第曾与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克劳福德·托伊（Crawford Toy）订了婚，他声称自己有宣教的呼召。然而，当慕拉第得知他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时，就与他解除了婚约。托伊后来成为了哈佛大学的一名教授，而慕拉第则留在了中国，用她的话说，就是“继续沉重缓慢地行走”。

多年后，当被问及是否曾恋爱过时，慕拉第回答说：“恋爱过，但我的生命首先属于主，因为两者之间存在冲突，所以结果就毫无疑问了。”

慕拉第常常发现宣教生活极其孤独，抑郁困扰着她。来到中国四年后，她写信给她的宣教部说：“我一个人生活无聊死了。我觉得我自己的团体既不令人愉快，也不令人振奋……我真的认为，再过几个像刚刚过去的那种冬天，我的生命就会结束。这不是开玩笑，而是非常认真的。”

工场上的冲突



高第丕夫妇

从她到中国的那一天起，慕拉第就为与其他宣教士相处而挣扎，她经常与她的主管高第丕发生冲突。高第丕把自己的商业利益和宣教工作混合在一起，他建造了一座塔楼，计划让慕拉第和比她提前几年到山东宣教的妹妹埃德蒙尼亚（Edmonia）一起住。但住在有围墙院落里的当地中国人闹事，抗议宣教士建筑塔楼。对于有人建筑塔楼，他们能想象到的唯一原因，就是要俯视他们，暗中监视他们的妻女。

为了平息手里拿着棍子和石头的暴徒，高第丕拿出一把枪对着人群，导致人们四散逃命。一个耶稣基督的仆人居然威胁要使用武器来对付那些他本应该服事的人，这让慕拉第感到震惊和困惑。

更糟糕的是，有一天，她的妹妹埃德蒙尼亚压低音量，小声地对她说：“美国人可能认为像你我这样的单身女性和已婚夫妇生活在一起是合适的，但你知道中国人是怎么看的吗？他们认为我是高第丕的二太太，我肯定他们会认为你是他的三太太。”

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下，埃德蒙尼亚在中国服事几年后，她的身心健康都濒临崩溃，因此，她被送回到弗吉尼亚的老家休养。此后，她再也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妹妹的离开令慕拉第深感悲痛。

到 1885 年，在中国生活了 12 年之后，慕拉第发现自己已经是束手无策。她已经厌倦了高第丕“反反复复的烦人要求和不断的羞辱，因为他试图让身边之人盲目愚笨地绝对顺服他。”高第丕来自肯塔基州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难相处是出了名的。一名历史学家写道：

“在他 50 年的传道生涯中，有 40 年是在山东省度过的，主要是在蓬莱……他一直都不太喜欢中国人，有时人们觉得他喜欢的人并不多。也许，值得庆幸的是，由于高第丕太过火地向其他南浸成员强调他的个人热心，以至于他最终‘威胁到大会的存在’，更不用说南浸在中国的宣教了，因此，他的教会不得不——用他的话说——‘冷冻’他。”

一股新鲜的空气

为了逃离蓬莱的有毒空气，慕拉第决定迁往内陆的平度市，在那里，她打算向任何愿意听福音的人——无论男女——宣讲福音。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女性直接对男性说话是不合适的。慕拉第直接向女人传讲信息，但她们的丈夫也总是能找到方法听福音，虽然看不见，但能听到。

1887 年的时候，慕拉第非常沮丧，似乎到了要辞职回家的边缘。就在这个时候，有三个中国男人上门拜访她，他们来自一个叫做沙岭的小村庄，请求她到他们村里去教导“新道理”。

虽然慕拉第长期抵触高第丕的领导，但她和他长期忍耐的妻子玛莎（Martha）是好朋友。玛莎来自阿拉巴马州，是个热心的传道人，曾在一年之内就把福音传给 315 个村庄的妇女和儿童。

慕拉第给玛莎捎了个信，让她到沙岭村跟她会面。在旅途中，她热切地祷告，希望这次旅行不至于徒然劳力，希望她们能遇见一些对所宣讲的福音敞开心的人。慕拉第很快被欢迎她的接待震惊了。

当慕拉第走进这个约有 50 户人家的村庄时，“很多人都冲出来迎接她。‘这就是那有天书的女士’！一个男人大声喊着说，‘她会告诉我们如何能除去我们的罪恶！’另一个男人大声呼叫，疯狂地向慕拉第挥手。”

一连几天，属灵饥渴的沙岭村人问了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问题，这两名女宣教士一一做出回答。第一个晚上转眼就过去了，“但是没有人想回家。男男女女大声地问

各种各样的问题，慕拉第尽力地回答他们，这样的问和答一直持续到深夜。直至慕拉第嘶哑得说不出话来，人们才离开聚会的房子。第二天晚上聚集的人更多，而那天晚上之后，又引来了更多的人聚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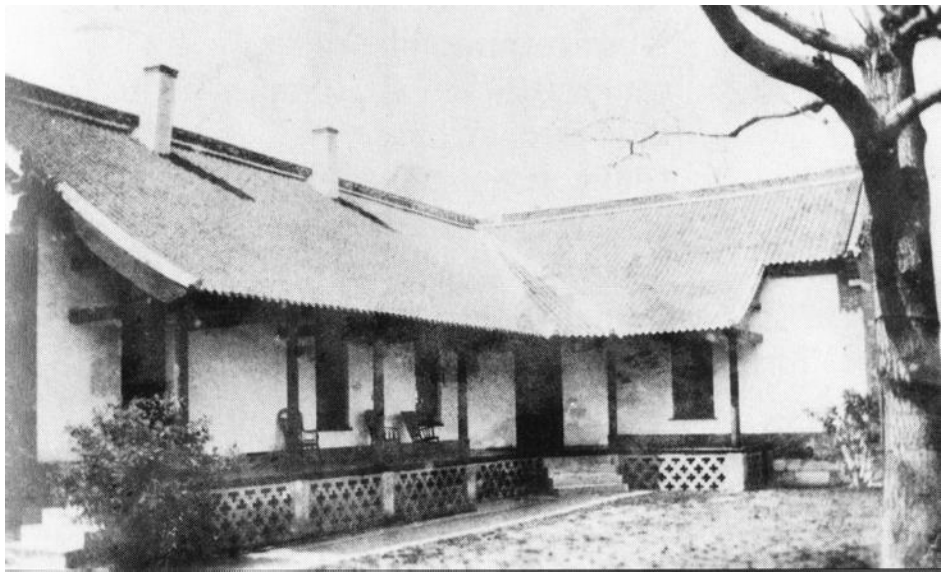
体验到一股新鲜的空气后，两人带着极大的鼓舞离开了沙岭村。慕拉第写到她发现了“以前在中国从未见过的东西。人们如此热衷于学习！属灵上充满了渴望！”

受这次成功的鼓舞，她兴奋地给家里写信说：“在我的人生中，从来没有像这次访问那样如此接近这些人。我从来没有如此多的机会向他们的良心传递他们对神的责任，以及宣讲救主对他们的爱和为他们舍命。我越来越感到这是神的工作。”

一个兴旺的教会逐渐在沙岭村形成。然而，当新信徒们发现慕拉第要放暑假，而她的宣教部却没有任命任何人来代替她时，他们都心急如焚。弗吉尼亚州的南浸总部收到了几封来自中国的信件。其中一封说：

“这道理我已经知道了十多年，却没有探究。一有机会探究，我立刻就真正相信了。我深切渴望学习，但这里没有牧师来教导。我真诚期望贵宣教部能差派更多的教师……仁慈之光将照亮四方，感恩之心将无远弗届。我渴望神的话语，犹如干旱中的人渴望下雨一样。”

有一个老人到沙岭村听讲道，慕拉第送了他一本新约圣经。但他读不了，于是他请他的堂弟，一个名叫李守定（Li Shouding）的儒生读给他听。刚开始的时候，李守定嘲笑耶稣的教导，但慢慢地，他被生命的话语打动了。1890 年，他相信耶稣并受了洗，后来成为了华北地区最杰出的传道人。他大大地被神使用，经他手施洗的归信者有一万多人，其中仅平度市就有一千多人。



慕拉第在蓬莱市的住宅

沙岭村的经历是慕拉第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在接下来的 20 年里，她每年都花一部分时间在山东省的乡村间巡行传道，又花一部分时间在蓬莱市的家里培训新宣教士，并继续给美国的宣教杂志社写激励性的信件。许多人响应她的呼吁加入了宣教服事，她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南浸专门设立了一个年度圣诞奉献，使他们能够招募更多的工人。后来，为了纪念慕拉第，这个年度奉献被重新命名为“慕拉第圣诞奉献”。

“你们得先杀了我”

福音在山东各地迅速传开，但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迫害。基督徒拒绝参加祖先崇拜仪式，这激怒了他们的家族和社区。1890 年，在迫害最激烈的时候，一群残忍的暴徒围住一个名叫谭和邦（Tan Huopang）的老年中国基督徒殴打，差点将他打死。这个身材矮小的宣教士赶到现场，拒绝屈服于暴徒的恐吓。相反，

“慕拉第奋力挤进人群中心。当她看到谭和邦双手抱头跪在地上时，不禁倒吸了一口气。他的脸上流满了血，人们在踢他，向他吐唾沫。慕拉第推开几个拿着棍子的人后，跑到了谭和邦身边。

暴徒看到这一幕吃了一惊，众人都安静了下来。慕拉第不知道这样的沉默会持续多久，于是她大喊说……‘如果你们想毁掉这里的教堂，消灭在里面做礼拜的基督徒，你们得先杀了我。我们的主人耶稣为我们基督徒献出了他的生命，现在我准备为他而死’……

谭和邦的一个侄子高声回应说：‘那你就死定了，洋鬼子！’他将一把大刀高举过头，对准了慕拉第。然后，莫名其妙地，他的手垂了下来，刀掉在了鹅卵石路上。紧接着，暴徒们一个个似乎都有气无力了，慢慢地，大家都散开了。”



1901 年的慕拉第，时年 61 岁。

“噢，她是多么的爱我们啊！”

随着时间的推移，频繁发生的霍乱和天花瘟疫令山东省的人口遭受重创，不断循环的洪水和饥荒消耗了宣教士的精力和资源。1911 年，清朝的覆灭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混乱，导致大规模的饥荒和苦难。

慕拉第和其他基督徒很快发起了赈灾服务，尽可能地帮助更多的人。看到周围之人的苦难，尤其是那些通过她的服事而信主的基督徒的苦难，她敏感的心都碎了。她向家乡请求资金援助，但当时美国的经济正经历疲软，南浸宣教部负债累累。

由于缺乏援助，慕拉第感到非常难过，她决定树立个人牺牲的榜样。如果家乡的人都忙于自己的问题而无暇顾及，她就要竭尽全力来帮助山东省的受灾人群。她把自己银行账户里的钱全取了出来，尽可能多地捐出自己的食物，送给数百名饥饿的人吃。她在自己的存折上写道：“我祈祷没有一个宣教士会像我这样孤独。”

由于没有获得来自家乡的帮助，慕拉第陷入了忧郁。她不再有规律地吃饭，导致她的身心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其他宣教士越来越关心此事，并请来了一名医生。虽然她现在的体重只有 23 公斤，但当医生宣布她快要饿死并无法控制她的病情时，宣教士们都十分震惊。

同仁立即为这位患病的宣教士买了回家的船票，让护士辛西娅·米勒（Cynthia Miller）陪同她踏上漫漫归家之旅。在海上航行几天之后，慕拉第的头脑似乎清醒了

过来。她笑着对助手说：“他来了。耶稣现在就在这里。你可以祈求他充满我的心和与我同在。因为耶稣进来的时候，他会把一切的恶魔都赶出去，这是你知道的。”

可惜为时已晚，1912 年的平安夜，当船停靠在日本神户港时，守候在她床边的护士说：

“那天早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她一直静静地躺着，不省人事。然后她动了一下，好像在寻找什么人……纤细瘦弱的双手紧握在一起，像中国人彼此问候时所做的那样，然后轻轻地松开。那个表情和问候一遍又一遍地出现，那是问候那些在她之前去世的朋友们——她在蓬莱和平度及周围乡村的中国妇女，她曾给她们讲过天上的家……

就这样，在中国式的握手中，在微笑着问候并轻声呼唤着朋友的名字中，慕拉第回天家了。”

慕拉第在上个星期已满 72 岁，她已经完成了对神的服事。她再也不会孤独了。

山东省的基督徒和非信徒听说他们的特别朋友去世了，都深感悲痛。平度市的教会领袖们真心地写道：“噢，她是多么的爱我们啊！”受慕拉第的榜样激励，山东信徒对福音的宣讲更加坚定。在她去世之后的一年里，仅浸信会就有 2358 名新归信者受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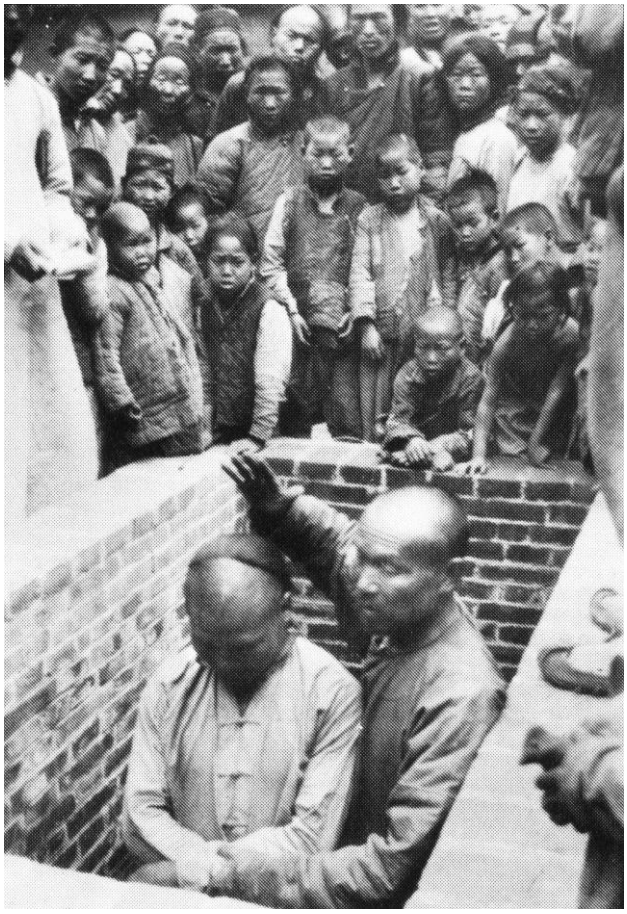
当这位经验丰富的宣教士饿死的消息传到美国时，人们普遍感到震惊和沮丧。许多基督徒因为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响应慕拉第的赈灾呼吁而感到羞愧，从那以后，以她的名义所进行的年度宣教捐献明显地增加了。

慕拉第为神献上自己的生命，帮助整个平度市和山东省的其他地方播下了复兴的种子。虽然她于 1912 年去世前并没有活着看到自己的全部劳作成果，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一场巨大的复兴席卷了该省的很多地区，其中南浸的事工处于圣灵浇灌的最前线。20 世纪 30 年代初，南浸的一份年度报告说：“如今在人口稠密的平度市，有一些村庄，每个家庭中都有一个或多个得救的人，有一些村庄几乎所有人都接受了主。”

今天，平度市仍然有强大而虔诚的基督教存在，大约有七万中国信徒。

在慕拉第去世一个多世纪后，她仍然被高度评价为“南浸宣教的最高典范”。一代又一代的教会成员从小就知道她的见证，以她名义进行的年度捐献总共筹集了 15 亿美元，那些年度捐献的资金通常占了整个南浸宣教预算的一半。

20 世纪 10 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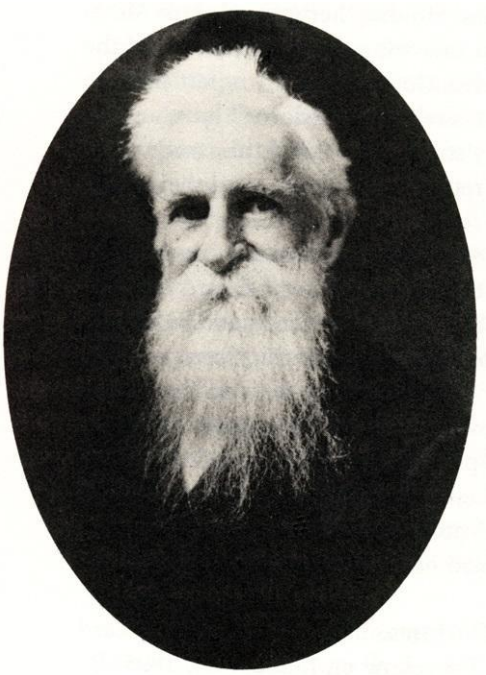


李守定 1910 年在平度市给新信徒施洗

1910-1919 年间，山东的教会经历了强劲的增长，圣灵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他们纷纷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神。但这个时期也给山东的百姓带来了可怕的困境，主要是由于日军的入侵，对于这个自然资源丰富、港口众多的省份，日本人一直垂涎三尺。入侵者不守纪律，且非常残忍。他们洗劫所经过的一切城镇和乡村，无数的妇女和女孩遭到邪恶士兵的强奸。日本人给山东省及中国其他地区的人民所造成的深重灾难，激起了中国人强烈的反日情绪，并一直延续至今日。

青岛从 1897 年起就是德国的殖民地（亚洲唯一的德国殖民地），1914 年 8 月，日本人命令这座城市无条件投降，但遭到了德国人的拒绝，故此，日本派遣几万人的军队及重型火炮进入这个地区，把城市包围起来。一些报道称，日本人对德国人的比例是 15:1（六万日本军人对四千德国人）。

一个伟大的宣教士回家



在山东服事了五十多年的海雅西

1861 年，海雅西（Jesse Hartwell）是首批进入山东的南浸会宣教士之一。那时候，他的大部分同事在第一年里不是去世就是离开了禾场，海雅西忠心地坚持下来，忍受了无数的艰难和心痛。

海雅西生于 1835 年，在他出生之前，他父亲就热切祈求主赐给他一个儿子，好能够献给主做宣教士。海雅西来到山东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当他在蓬莱的街上讲完道后，“圣灵把认罪的箭射进了一个男人的心中。后来，那人把自己的心交给了主。”

由于家人生病，海雅西于 1875 年返回美国，在接下来的 14 年里，他在旧金山的华人当中服事，带领了很多人归信基督，建立了美国第一间华人浸信会教会。

重回中国后，海雅西带领蓬莱的差会和教会，很多年他都是慕拉第的亲密伙伴。他后来成为了受人爱戴的神学院老师，回天家之前一直都忙于教学。

1897 年，海雅西得了重病，连续好几个月，他的生命都处于垂危之中。医生说他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不太可能康复。但海雅西觉得他离世的日子还没有到，所以他热切地祷告。一天下午，他从床上坐起来，告诉家人和宣教士同事，神启示他，他还会再活 15 年。

他后来又病了，但自从神对他说话以后，他从来都没有动摇过，坚信自己会在 1912 年去世，他毫不犹疑地将神向他显明的事情告诉医生和其他感兴趣的人。

1911 年年底，海雅西看起来快要不行了，但主介入其中，使他的生命得以延续。当海雅西最终于 1912 年 1 月 3 日在烟台去世时，他已经在中国人中间服事了 53 年。一块纪念碑记录了神使用这个谦卑仆人的方式：

“是他给山东第一个归信的男人施洗，现在山东本地的基督徒已经有几千人。

是他给山东第一个归信的妇女施洗。
是他在上海北边建立了第一间福音派教会。
是他在美国建立了第一间华人浸信会教会。”

神医治了老刘

1915 年春天，一名 80 岁的刘姓基督徒领受到了神的意外祝福。老刘来自山东省东部的高密市，70 岁的时候，由于妻子和独生子突然死亡，他悲痛万分，哀伤过度，导致眼睛里的血管爆裂，双目失明。

虽然双目失明，但老刘还是没有失去信心，他不顾自己的身体残疾，定期参加教会的聚会。一个星期天，当他沿路摸索去教堂时，一个不信的邻居看到这个老人绊倒在路旁墓地的土堆上，就嘲笑他说：“你的神怎么不让一个瞎子能看见？他看不到你吗？他不是大有能力的吗？你为什么不向你的外国耶稣呼求？去死吧，老家伙！像狗一样去死吧！”

冷言恶语的嘲笑没有动摇老刘的信心，他大胆地对那嘲笑他的人说：“真实和永生的神会帮助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倚靠他，凭着信心请求他医治我的眼睛！”

那天，老刘完全降服在神的恩典和大能之下。他思想圣经上的应许，凭着信心宣告那些应许。几天后，他的眼睛就超自然地得医治了！他甚至都不用戴眼镜，他邪恶邻居的嘲笑受到了谴责。

一个盲人传道人听说老刘得医治的事情后，他大受震动，深信他不应该接受自己的情况是变老的自然结果。这个传道人召集了一小群代祷者，他们定期一起为他的视力恢复祷告。一年以后，传道人的视力恢复了，而且也不用戴眼镜。

被鬼附的老奶奶

当福音刚刚传到山东省东部的村民当中时，一个十几岁的李姓男孩归信了基督，并且很快就进入青岛的教会学校就读。小李为主做出了有力的见证，赢得很多朋友和家人信主。总共有 12 个人因这个年青人的事奉把生命交给了耶稣。

然而小李年迈的奶奶顽梗地拒绝相信。她是一家之长，看到这么多的家人信主，觉得祖先的灵受到了干扰，她感到非常不安。

一天，学校放假，小李回到村子里。当他带领家庭敬拜时，奶奶突然病得非常厉害。老人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她对着空气乱抓，向看不见的东西猛扑过去，咬牙切齿……手指紧紧地攥在一起，她的一个孙子想把她的手指掰开，但根本不可能……她说了一会儿话，虽然听不懂，但最后还是清楚地说出了这句话：“我是一群猪魔。”

当时有个姓万的同学陪着小李回家，那同学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这两个人看见奶奶的身体变得像木板一样僵硬，听到她嘴里发生可怕的声音，好像地狱已经得着了她的身体。

万同学带着其他受惊的基督徒为奶奶祷告，他大声朗读福音书中关于耶稣赶鬼的故事。信徒一起跪下来祷告了半个小时，然后奉耶稣的名，命令污鬼离开奶奶的身体。

祷告结束后，奶奶被重重地摔在床上，她的生命似乎已经耗尽。过了好大一会，她最终宣告说：

“我觉得好轻松啊！那群肮脏的东西已经离开我了。真神已经把污鬼赶出去了，现在我心中有了平安！”她轻易就松开了手。而在那之前，她的一个孙子试图把她的手指掰开，他使了很大的劲，以至把她指头上的皮都蹭掉了，但也没有成功。老妇人微笑着环视屋子里泪流满面的基督徒，说：“哦，我看到他了。”

他们问：“看到谁了？”

“救主耶稣！”她回答说，“当他们撕扯我的时候，他来到我跟前，解救了我。”那个经历如此引人注目，因此小李全家的人都相信了耶稣。几周以后，一家三代一起受洗，包括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释放和改变的奶奶。

小玲子

随着耶稣的名继续在山东各地被传扬，来自社会各阶层的饥渴之人都找到了进入神国的道路。1914 年，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濮司满夫人（Mrs. Botham）讲述了一个叫小玲子的女孩如何打动了她的心。濮夫人写道：

“20 公里以外住着一个小女孩，她长着一张圆圆的笑脸，一双明亮的大眼睛，记忆快速。贫穷的玲子没有基督徒父母带领她认识耶稣和教她如何祷告，也没法参加主日学学习赞美诗和圣经。她直到 11 岁才听到福音，但一旦听到，她就非常热切地学习！无论是哪一个圣经故事，只要听过一次，她就能够用生动的语言讲给其他人听。去年冬天，我在玲子所居住的村子里呆了十天，那段时间，包括玲子在内的几个小女孩，学到了很多圣经真理。

我们离开后，没有人能够带领妇女聚会，小玲子和一两个其她女孩就站在窗户外面听弟兄们的聚会，当弟兄聚会因为传道人要到其他地方而不得不停止时，她就自己读书，并把她所知道的教给其她女孩。

我最近得到坏消息，亲爱的小玲子走了！她被一只疯狗咬伤后，很快就去世了。真是非常令人悲伤。我期盼她能成为对主有用的工人。但主有他的计划。我们现在也不能为她在做什么了，噢，但是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在黑暗中徘徊！”



1908 年从潍坊教会学校毕业的女生

丁立美—复兴的晨星



丁立美

上世纪前 50 年，在山东的所有基督徒领袖中，很少有人像丁立美（1871-1936 年）那样有影响力。

丁立美在青岛郊区的大新潭村长大，青少年期间，他就读于蓬莱的长老会学校。拳乱爆发时他 29 岁，已经是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虽然他在拳乱中免于一死，但被逮捕并投入监狱关了 40 天，期间他遭到毒打，分别在五个不同的场合被鞭打 40 下。

丁立美出狱后，他得到了要把福音传遍中国的新异象，他相信，确保他的国家有基督教未来的关键是为基督向学生传福音。从 1908 到 1923 年，他巡回传福音。他游历了中国的 18 个省份，有几千人因他的聚会得救。1919 年，他带领一个团队去到遥远的云南省，服事当地的苗族人，实现了把福音传遍每一个省的异象。

上世纪 20 年代早期，丁立美相信神让他把事奉重点从传福音转向神学教育。他认识到，虽然他带领了很多人信主，但因为缺乏关于圣经的基本知识，所以很多人都灭亡了，他对这种情形非常有负担。

丁立美在圣经学校教了八年书，1932 年他成为了天津新成立的神学院的教授。外国宣教士团体对丁立美非常敬重，给他起了一个“中国慕迪”的昵称，慕迪是伟大的美国复兴家。

蒙福的村庄

虽然丁立美长时间远离家乡，但关于神如何保护这个小村庄免遭天灾人祸，出现了许多见证。很多人相信，神之所以保护那个村庄，是因为他看顾丁家。

有一年洪水特别严重，流经大新潭村附近的河流在距离村子十公里之内的地方决堤了 18 处。几十个村子和几千栋房子被洪水完全毁坏，大新潭村对岸有一个更大的村子，虽然地势要比大新潭村高得多，但它还是被洪水冲毁了。大新潭村的地势虽然低于肆虐的河流，却没有遭害。那时，那个村子是四代基督徒的家乡，有个报道说：

“丁立美是那片土地上最有能力和最奉献的传道人之一，在带领中国学生奉献服事神上，神对他的使用比其他任何人都大。他的村子在长达 50 年的洪水肆虐中一直安好无恙，简直就是个奇迹。

在极大的反对面前，丁家一直都非常坚定地信靠主，即使遭受损失或面对逼迫也是如此。他们认识到，他们的一切盼望都在于他们委身于服事的那位又真又活之神。他们以前曾多次显著地经历过神的拯救，那些拯救坚固了他们的信心，是他们如今在洪水、饥荒、瘟疫和内战的日子里盼望神恩典的依据。”

在丁立美人生的最后几年，他一直与重病争战。他和妻子及三个孩子呆着家里，专心于祷告和写作。他有三个笔记本，上面写满了人的姓名，他常常为那些人祷告，有一段时间，他的本子上记着五千多个名字。

20 世纪 20 年代



上世纪 20 年代的泰安，佛教香客被福音迷住了。

在上世纪 2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对于山东的教会来说是一段艰难的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内战肆虐，暴力军阀统治着大片地区，饥荒和洪水这两大灾难一直折磨着千百万人。

在这个十年的早期阶段，尽管有这些严峻考验，但山东的基督徒无论在恩典上还是在人数上，都仍然继续增长。1904 年的一份调查表明，整个山东省只有 14226 名基督徒，但到 1922 年，人数已经达到了 53480 名，差不多是原来的四倍。

那个时候，中国只有福建（86094）、广东（78519）和江苏（70084）三省的福音派基督徒比山东的多。

但相比较而言，天主教在山东的增长更为迅速，据报道，在同一年，天主教有 807 间教会，149730 名成员。

然而在上世纪 20 年代后期，山东的教会数量令人担忧地减少了，迫切需要注入属灵生命。1929 年的《中国基督教年鉴》（*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以下面的评估总结了山东教会的状况：

“我们基督徒中有不少人感到极度沮丧和疲惫，许多人的心中似乎笼罩着一种沉闷——缺乏前进的精神和力量。过去的痛苦经历和未来的不确定性，令很多人不敢为神做大事，也不敢期待神做大事。”

50 岁的老婴孩

整个山东教会的属灵衰退影响了很多教会。在一个县里，过去几十年间建立了 18 间教会，但它们必须依赖外国资金才能运作，这侵蚀了当地信徒的活力，也阻碍了他们的灵命成长，甚至有人称母教会为“50 岁的老婴孩”。

年底的时候，18 间教会的财务委员会访问主要集会的村子，他们指责信徒不积极为神的工作奉献。当地基督徒前一年的奉献承诺只兑现了一小部分，导致基督教学校在新的一年里由于缺钱，无法继续开课。父母们享受着把孩子送到学校的好处，却不奉献金钱支付老师的工资和保证学校的正常运作。

虽然那个村子里很多教会成员是相对富有的地主，但教堂却年久失修。和先知何西阿的时代一样，大家都只顾自己的家，没有人顾念与神相交的房子。

教会安排了一个紧急会议，召集所有的信徒都来听听这糟糕的情况。牧师提到有必要在教堂无法使用之前把它维修好，他话音未落，“一根支撑部分屋顶的大梁下面的一大块墙倒在了听众身上。这非常强烈地暗示，整个教会的基督徒需要聚集在一起，在整边墙体倒坍之前采取一些有效的行动。”

教会为那个片区的基督徒安排了一场复兴会议，信徒切切地祷告，呼求神打破退后教会那顽固的自私。在第一天晚上的聚会上，牧师根据玛拉基书第 3 章的内容作了讲道：

“在圣灵的带领下，他们的心开始看到自己的罪恶在神眼里是多么的丑陋——对基督不冷不热、漠不关心，也不热心传福音。那些罪恶在他们面前变得非常真实，以至于他们开始恨恶那些罪……随着聚会的进行，他们开始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一切麻烦的源头就是‘悖逆’……

最后一个上午，圣灵以特别的能力显现……人们立刻开始感到轻松了，定意凭着信心面对教会的问题……他们不再羞耻和疑惑地看这些事，因为虽然他们的钱还不够把教堂维修好，但他们现在决心要解决问题。他们在邻村开办了两所新学校……

聚会结束时，基督徒们惊奇地面面相觑。互相不说话的家庭彼此邀请参加节日筵席。很多人志愿到临近村庄去传道。希望的灵和彼此相爱的温暖弥漫开来，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刮起了清新之风

虽然上世纪 20 年代期间，山东很多地方的福音派教会都处于属灵低潮期，但仍然有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神将做特别的事情。由诸如孟玛丽这样一些复兴家所举行的聚会，为即将到来的复兴预备了土壤。宣教士赖恩融在 1927 年说：

“挪威的孟玛丽是属灵‘新生命运动’的先驱，神的灵首先浇灌在这个使女身上。她善于揭露隐藏在教会中及潜伏在很多受人信任的基督徒笑容可掬外表下的罪——甚至包括很多受人信任的基督徒领袖——她默默地坚持明确的重生经验，为他人树立了美好的榜样。”

神将他的灵浇灌中国教会之前，他先在宣教士团体的生命中做了深耕的工作，使得很多人跪下悔改。1927 年，当一群南浸会的宣教士在烟台聚集时，他们发现其中一个名叫奥拉·卡尔佩珀（Ola Culpepper）的姊妹正因退行性眼疾而遭受剧烈的疼痛。她看过了很多医生，但他们除了让她戴更深度的眼镜之外，也毫无办法。

宣教士们讨论了雅各书第 5 章中的应许，这章经文劝告信徒要彼此认罪和用油膏抹病人。在当时的南浸圈子中，这种做法是前所未闻的，但这群宣教士决定遵从圣经的教导而行。当明俊德（Bertha Smith）把手放在奥拉头上祷告的时候，她认识到了自己的罪，因为她消极地对待另一个宣教士哈特韦尔（Hartwell）女士。在她认罪祷告的时候，隔壁房间里两个互相憎恨的中国厨师失声痛哭，言归于好。祷告中间，奥拉摘下眼镜放在了一边。主耶稣医治了她，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受到眼病的困扰。

山东教会觉醒的特点是圣灵感动人深刻认罪，显露他们生活中不讨主耶稣喜悦的事情。这种公开认罪与中国人的传统内向是完全相反的，但神用这些公开认罪使人破碎，并在他们的生命中做深刻的工作。

在这个十年的最后几年里，新的本土运动源自山东的教会。灵恩运动于 1928 年从费县开始，然后向北扩展。这群人受到了一些更保守的教会领袖的强烈批评，然而一名长老会的牧师承认，“虽然有一些过度表现，但整体而言，运动显示了圣灵的奇妙证据。”

即使是在今天，对灵恩派教会的问题仍然存在分歧。70 后，也就是上世纪末，历史学家柯喜乐（Norman Cliff）注意到：

“这些聚会所产生的复兴促进了教会的更新，但同时也因为过度的情感主义和行为引起了严重的分歧。宣教士的回应是要系统地教导圣灵的工作，纠正这种复兴所产生的分支，并且要邀请一些中国最优秀的圣经老师在主要复兴中心召开会议。宋尚节、倪柝声和王明道等都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讲，尽力巩固复兴的成果，并警告情绪化的崇拜形式。尽管有这些人的讲话，但在差会教会之外，还是发展出了一种无组织的灵恩运动，即使是在共产党统治了 50 年后的今天，仍然能在山东感受得到它的影响。”

死而复生

虽然上世纪 20 年代的山东教会只是 30 年代要出现的教会之预兆，但不时也会出现关于神之大能的特别报道。在泰安，一个名叫戴保罗（Paul Dykstra）的美国灵恩派宣教士仅仅在该城服事了七个月后，就患上了伤寒和双肺炎。他非常痛苦，内脏七次出血。从医学上讲，他已经没有康复的希望。这个宣教士自己也觉得他的日子即将来临，他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与主同在了。

晚上 6 点半，戴保罗过世了，两名医生宣布了他的死亡。宣教士后来自己告诉众人，他死后 15 分钟，一个名叫劳勒夫人（Mrs. Lawler）的基督徒医生

“心里强烈感到要斥责死亡的灵，所以她就奉耶稣的名斥责死亡。很快，我的眼睛张开了，他们听到我说：‘哦，音乐。哦，荣耀。’我向四周看了看，看到所返回的这个旧世界，我感到非常失望，说：‘你们为什么把我叫回来？我不想活在这个罪恶的旧世界里。’

我已经离开这个黑暗的世界，进入了一个神圣荣美和光辉的荣耀地方。我听到了天堂的音乐和诗歌，我在神的荣耀中，准备好了进入我永久的居所。哦，荣耀和音乐是如此之美妙、神圣和圣洁，用语言无法描述……

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我在生和死之间徘徊，不想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但我的工作还没有完成，神叫我活过来，好完成我未完成的工作……对于他要我在山东所做的工作，他赐给了我新的异象。我把生命重新交托给他。”

戴保罗全身心投入到福音事工中。人们听说永生神如何叫这名宣教士从死里复生的故事后，都蜂拥而至，要听他讲道。他后来写到：

“看到神在我生命中所行的奇迹，人们的心被触动了。他们看见了神的大能，也认识到主就是复活和生命，是他让我从死里复活的……当时，泰安的教会只有 40-50 名成员，但在一年之内，成员就增加到了 275 人左右。神的灵奇妙地浇灌在我们中间……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与我们的基督！”

戴保罗总结了他从死复活后的一些事工果效：

“在罗铁村和公力村，主行了一件奇妙的事。在三到四个月的时间里，300 个偶像崇拜者归信了主。这是非常奇妙的归信。天庭也为之喜乐。瘾君子被神的大能释放，病人得医治。周围村庄里的人听说真神在我们中间，他们走很远的路来到宣教站听福音信息。”

一对老年佛教徒夫妇

随着神的灵继续在山东各地的人心中做工，出现了很多他如何大能地把人从罪恶和捆绑中拯救出来的见证。

一个星期天，一名宣教士正在一间农村教会中讲道，牧师告诉他有一个 65 岁的老妇人病了，需要去医院。那个妇人和她丈夫都是佛教徒。几个宣教士把她送到了基督教医院，在那里，医生和护士带领她归信了耶稣基督。

老妇人的生命被改变了，虽然她不认得字，但她能记住很多经文，她把书签放在圣经里，好方便找到经文与其他人分享。她康复后，宣教士开车把她送回家。从车里出来时，她对着家人鞠了一个躬，宣告说：“看看我，我是一个新的人了！医生治好了我的身体，但耶稣治好了我的灵魂。现在，我是个得救的人！”

她丈夫得知妻子的新信仰后，心里很不高兴。她晚上跪下来祷告时，他会推倒她，朝她扔鞋子。有一次，当她正在和神交流的时候，她丈夫踢她，一脚把她踢下床，摔在地上。从那以后，她决定在房子外面祷告。一天晚上，她丈夫从沉睡中醒来，听到妻子正在祷告，呼求神拯救他，恳求神怜悯他的灵魂。这个佛教徒男人对发生在妻子身上的事情感到很困惑。第二天，他拜访了教会的牧师，问道：

“你们基督徒对我的妻子做了什么？她从你们的医院回来后，就完全改变了。我和她生活了 35 年，两人常常吵架。以前我咒骂她，她也咒骂我，我打她，她也回击。现在呢，我咒骂她，她只是微笑。我打她时，她只是走开。她干活比以前干得更好。昨天晚上，我醒来听到她在哭着为我祷告。你们基督徒对她做了什么？”

不仅这个被罪刚硬了心的男人悔罪和相信了耶稣，而且他们整个家庭都降服在主耶稣的面前，接受了他的救恩。

说书人西门

没有电视和其他电子媒体之前，在很长的时间里，说书人在中国社会中是很有影响，他们通过演奏乐器和讲故事，给群众带来乐趣而谋生。这些人往往都非常聪明，能够凭借他们的演讲技能，接连几个小时吸引住听众的注意力。

一个名叫西门的说书人将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后，他殷切地学习神的话语，为福音做出了强有力的见证。据说西门这个人

“把他的中国乐器演奏得出神入化，犹如能说话一般，讲述神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当他引用经文时，靠着圣灵的大能和恩膏，每句话都是活的道，因为对他而言，那些话就是活的道。他在这个事工上蒙神大大地使用，他以唱歌的方式诠释基督如何为了他们的罪而被钉十字架及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人们常常感动得泪流满面。这真是让人难忘的场景：人们听他讲话，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

孟玛丽



孟玛丽

那些曾在中国服事过的外国宣教士中，孟玛丽（Marie Monsen）是最受人爱戴的宣教士之一，她是一名来自挪威的单身女性，她谦卑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一个属灵巨人。虽然孟玛丽的大部分事工都是在河南南部——当地很多基督徒仍然亲切地称她为‘家庭教会之母’——但她也花了不少时间在山东省，促进了山东教会的复兴。

孟玛丽于 1901 年抵达中国，时年 23 岁，作为一名路得会的宣教士，她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到了上世纪 20 年代，她大胆而毫不妥协的信息开始搅动和洁净基督的身体，为神的大能浇灌做好准备。人们通常认为，30 年代期间，促使很多人进入神国的山东教会大复兴，是源于孟玛丽 1927 年在全省举行的一系列预备聚会。一名历史学家讲述了那些聚会对山东教会的影响：

“她拜访各个宣教站和教会，讲述她的见证。每一场聚会结束后，她都会问中国人和宣教士同样的问题：‘你重生了吗？’这个问题冒犯了一些人，也激怒了很多人。但她哪个人都不放过，她问牧师、执事、宣教士和其他人同样的问题。当他们的怒气平息下来时，圣灵开始鉴察人心。很多人发现并承认他们还没有重生。”

有一名宣教士对常常伴随着复兴聚会出现的“轰动效应”持谨慎态度，他认真研究了孟玛丽和她的聚会的效果后，写道：“孟玛丽是我所见过的最安静讲员之一。在

她的聚会上，诗歌唱得不怎么样，也不邀请人公开决志，只有轻轻的提问：‘你重生了吗？’如果不是奇妙的祷告之灵和特殊场合的见证，没有哪个访客会相信我们正处在复兴之中。”

孟玛丽来自保守的教会背景，反对聚会上出现今天所说的“炒作”现象。她非常谨慎，不用自己的话向人施压或操控人，

“她不断地警告其他人不要‘摘取尚未成熟的果子’。那只能产生虚假果子，而不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当人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时，他们的回应必然会伴随着情感，而且有时会为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悔恨流泪。然后，随着他们领会神的慈爱、怜悯和饶恕，以及神对那些信靠耶稣所成就大工之人的欢迎，很多人也会经历到莫大的宽慰和喜乐。在古老的中国宗教中，很多人常年禁食，长途跋涉去朝圣和忏悔。他们生活在捆绑当中，试图赢得饶恕，而现在耶稣的好消息释放了他们。他们有值得高兴的事情。”

孟玛丽不断地在山东各地举行聚会，当圣灵在这些聚会上运行时，他无可比拟的大能得到了彰显。在一次聚会上，一个中国基督徒工人

“试图欺骗自己和他人，坚持说自己已经得救了。但是他无法欺哄圣灵。一天晚上，这个健康的年轻人突然在院子里被击倒，不得不被人抬进房间里。他的身体变得僵硬、发紫和冰冷。关心他的朋友跪在旁边为他祷告。宣教士劝他赶快认罪。他一能开口就认罪，结果能重新站起来，得到了饶恕。”

在海上被劫

关于孟玛丽的最有名故事之一发生在 1929 年 7 月，当时她坐船去山东开会，途中遭到海盗劫持。在一本名为《我们逃脱了》（*We are Escaped*）的书中，孟玛丽讲述了她被劫 23 天的事件，这本书是在事发后两年出版的。

孟玛丽的最大特点是依靠圣灵和坚决地顺从圣灵的带领。在神的护理下，她决定比计划提前一天乘船。出发之前，她还被带领毫无理由地买了几箱苹果。另外，在事情发生的前几个月，她意外地收到家乡支持者邮寄来的几盒巧克力。每当她想把巧克力送人时，都会听到圣灵轻微的声音告诉她说：“留着以备不时之需。”

船是在早上离开天津的，接近山东省海岸时，一伙约有二十人的武装劫匪登上船并控制了局面。孟玛丽听到枪声响彻全船，她留在自己的船舱里没有出去。她后来写道：“我立即想起了多年以来我常常使用的神的话语，它基于以赛亚书 41:10：‘不要害怕，玛丽，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玛丽，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玛丽，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劫匪命令所有的乘客离开船舱到甲板上去，受圣灵的提示，孟玛丽拒绝那样做。她继续留在床铺上，唱赞美诗，大声引用经文。

一个年轻海盗进入她的船舱，命令她交出手表，大胆的宣教士拒绝服从。那个海盗拿枪指着她，威胁要开枪，玛丽对他说：“哦，你不可对我开枪。你不能想开枪就开枪。我的神说，凡为攻击我造成的器械必不被利用。你不可想开枪就对我开枪。你必须有永生神的特别允许才可以。”

有好几次，那个激动的海盗都威胁要对她开枪，每一次，孟玛丽都会平静地对他引用圣经。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她常常听到那个人自言自语地重复那些话。

还有一次，另一个劫匪闯进了她的船舱。孟玛丽说，感觉到就像

“撒但自己在那里。那个人的脸上、脖子上和手上，到处都是可怕的开放性溃疡。他坐在我的行李箱上，几乎是对着我的脸呼吸……我宣告神的应许，即神会像火墙一样四面围绕着我，坐在我面前的那个邪恶男人在动我之前会碰到墙。”

宣教士和那个人谈了一个小时的话，和他分享福音。他说他认识家乡一些真正的基督徒，离开船舱的时候，他的眼里噙满了眼泪。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这伙海盗抢劫了他们在海上所遇到的每一艘船只，直到他们有十几艘船可支配。另一艘载有五六十名劫匪的船加入了他们，一道进行残酷的抢劫。

孟玛丽自始至终都拒绝到餐厅吃海盗给她提供的任何食物，那些都是他们抢来的。他们以为她是绝食抗议，因而担心她的身体状况，却不知道她正在享受神出乎意料地为他的仆人所预备的苹果和巧克力。

每天，当海盗们吃饭时，孟玛丽都给他们发福音传单。有一个海盗会大声念出来，而其他海盗则认真地聆听。她常常看到那些人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在海上航行了三个多星期以后，海盗们得知中国海军正赶来抓捕他们，最终，他们决定第二天早上就抛弃掠物逃跑。孟玛丽无意中听到海盗们讨论要如何把她从船上带走，因为他们想把她扣为人质，好可帮助他们逃跑。其中一个头目说：“带上这个外国人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她 23 天都没有吃饭，既跑不动，也走不了。看看我们的处境，把她留下算了！”

海盗离开船以后，其他乘客都挤到玛丽身边，向她索要福音传单。他们说：“我们看到了，你的神是真神，我们也想相信他。”

发生海上被劫的事件几年后，孟玛丽返回山东举行复兴聚会。她在济南的服事结束时，一名当地宣教士说：“人们为自己的罪悲伤痛哭。圣灵的大能特别地彰显，众人充满了喜乐……以前只愿意做基本基督教工作的宣教士、牧师和其他信徒，现在不一样了，他们不再满足于现状，而是重新把自己摆在祭坛上，被圣灵充满，以全新的方式认识主。”

直到今天，济南在山东省仍然是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地方，这部分归功于孟玛丽和其他福音仆人的敬虔影响。

1932 年，孟玛丽决定离开中国，回挪威照料年迈的母亲，这令很多人感到意外。当时她 54 岁，已经在中国生活了 31 年。她在自己的事工正结出丰硕果实的时候突然中断宣教生涯，虽然让很多人感到震惊，但认识她的人没有谁怀疑这名主的使女已经寻求了神的旨意，并顺从圣灵的声音。

孟玛丽在中国长期而卓有功效的事工，后来被总结成下列热情洋溢的赞美：

“祝福临到了许多基督徒领袖，有中国人也有宣教士。那些看见众人对基督教信息几乎没有什么反应的人，因别人的冷漠而大受打击，觉得神已经抛弃了他们。有些人陷入怀疑，而有些人在他们的态度和关系上容忍罪。现在，他们对神的大能有了新的经历。信息和新约一样古老，但当玛丽和人们交谈时，她发现很多‘基督徒’没有并未真正理解耶稣的工作。

二十多年来，有大量的人进入教会，但讲道往往含糊不清，呼吁人“相信”，却不解释何谓‘相信’和为何要‘相信’。一名宣教士说，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一次聚会上，她举了手，虽然不明白那代表什么，但就成为了一个基督徒。很多人内心还不明白神为他们做了什么就成为了基督徒。

当人心里明白了他们大脑理论上所相信的东西时，他们对神的爱将会加深，并会带来极大的喜乐。”

让很多人惊喜的是，神兴起了另一名北欧女性代替她，就是来自丹麦的年轻人安娜·克里斯坦森（Anna Christensen），她接管了很多孟玛丽留下来的事工。克里斯坦森在中国的所有省份都开展了卓越的福音事工，直到她由于共产党执政而被迫离开中国。

孟玛丽于 1962 年去世，享年 84 岁，被埋葬于挪威卑尔根市的一个公墓里。



1999 年，立于挪威的孟玛丽纪念碑。

20 世纪 30 年代

上世纪 20 年代期间，山东的很多教会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属灵生命迹象，后来发现这些是圣灵的充足燃料，圣灵吹在余烬上，使余烬重新燃烧，在上世纪 3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山东的教会爆发了一场强大的复兴运动。

复兴的爆发似乎令许多基督教领袖感到意外。当时的情况糟透了。30 年代初，大萧条肆虐世界经济，很多宣教士都不知道是否会有足够的经济资助使他们能够继续留在禾场。然而，主耶稣基督已经预备好彰显他的荣耀，结果激动人心和意义深远。一个目睹山东教会复兴的见证人写道：

“复兴最令人惊叹的结果之一，就是它实现了‘复兴’这个词的含义，使灵里死亡的教会活了过来。很多教会已经停止了敬拜，另有一些教会只是在宣教士拜访的时候才聚会。随着复兴的兴起，他们开始定期聚会，没有传道人的时候，平信徒就自己带领聚会……

几个月之内，到教会参加聚会的人数增长了很多倍。参加聚会的人都认真地为基督做工。很多教会开始管教成员。对于那些不参加教会的人，若邀请后还是不来的，教会就取消他们的成员资格。”

山东省的南浸会 1932 年报道：

“去年春天，黄县这里所出现的复兴，使圣经学校大蒙祝福。每个教员都得到了独特的祝福，几乎每个人都被圣灵充满。学校变成了一所新学校……

在济宁，我们的人前所未有地在主耶稣里同心同意——我们觉得，这一年我们被带上了一个新的属灵高度……在莱州和莱阳，我们被带入到与荣耀救主的全新、奇妙和亲密团契中，这种完全喜乐和狂喜，是人的语言无法表达的。

在平度，神每天都把得救的人添加给他的教会。大概估计，这一年有 3000 人得救。大约有 900 人受洗，还有很多人等着受洗……

生命被改变的证据包括：戒掉鸦片，拆毁偶像，消除多年的积怨，村里的无赖变成了谦卑祷告和赢得灵魂的人。很多人舍弃房屋土地，四处向失丧的人传福音。”

圣灵大能地降临在南浸会宣教士和中国信徒身上，他们大声祷告四天四夜。所有在场的人都认识并承认自己的罪。聚会结束时，中国基督徒对宣教士说：“我们原以为你们自认为高人一等，现在我们都是一体的了。”

单单在 1932 年，济南教会信主的人数就比过去 60 年加起来的还多。据报道，教会“达到了一个新的属灵高度。几乎每一个牧师、教师、宣道妇女和宣教士都经历了更深的生命，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开始有了真正的得胜和大能。”

神迹奇事

就像在使徒行传中一样，山东各地都有神迹发生，神用神迹奇事确认他的话语。一名宣教士报道说：“我看见一个男人像虫子一样爬行，因为他的双腿长在了一起。神立即应允了信心的祷告。当这些单纯的信徒仰望等候他时，那人的肉被分开了，能够站起来行走，现在，他四处向人传扬福音。”

在另一个镇上，一个患肺结核的老人濒临死亡。他的棺材和寿衣都已经准备好，家人和邻居等着他死亡。一个传道人拜访他并为他祷告，他突然跳起来喊道：“我好了！”之后他将棺材卖掉，把钱捐出来用于修建新的聚会所。

在一个小村子里，有一个妇女已经穿上寿衣躺着，她的家人围着她哀哭。就当这个妇女快要闭眼时，一个刚得救几天的女士进入房间，劝告说：“你们应该向永生神祷告。他垂听人的祷告！”

她走到床边为得病的妇女祷告。祷告的时候，“那个快要死去的妇女睁开眼睛，立刻就好了。那个相信的女士见证了福音的大能……患病妇女的全家和其他很多人都得救了。村里大约有二十个人也被圣灵充满。”

异象带来悔改

当神的灵在山东各地浇灌在饥渴慕义的人身上时，人们对超自然的领域有很多的看见，促使很多人悔改自己的罪，与耶稣基督和好。有人看到天堂的异象，有人看到地狱的异象。在一个镇举行的一次聚会上，有一个基督徒祷告时清楚看到了干草叉的异象。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在教会聚会上他站出来，分享了他所看到的。

在第二天的日出祷告会上，另一个基督徒站起来承认说：“弟兄们，我是有罪的，20 年前我偷了一把干草叉。在那个弟兄昨晚看到异象之前，我已经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了”……早饭后，他拿钱给邻居，赔偿所偷的工具，请求邻居饶恕他，并把邻居带到教会听能改变人心的耶稣之故事。”

一群男学生祷告的时候，永生的神也给了他们一个异象。那个异象使他们深感不安。在异象中，他们看到羔羊的生命册在天上被打开。他们很高兴看到那么多同学和亲戚的名字，那些人的生命都被复兴改变了，但他们的基督教老师候先生却被列在了另一个称为“罪册”的册子上，上面记着他从所工作的基督教学校里偷了 400 元钱。

男生们不敢拿异象的细节与老师对质，但他们非常惧怕他的灵魂失丧，于是他们去到老师家里，含着眼泪跪在老师面前，说神向他们显明了某些事情，他们想和他分享。候老师鼓励他们说出所看到的，当他们说出来的时候，老师出了一身冷汗，说：“我有罪了，我以为没有人会知道。”他归还了所偷的钱，成为了耶稣基督的美好见证人。

强风吹向南浸会

在山东省东部，教会成员在整个 20 年代期间退后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到 1930 年，很多团契被描述为“死了”。教会于 1930 年的 12 月举行了一场复兴大会，从一开始，圣灵就充满能力地在聚会中显明他的同在。12 月 3 日有一场祷告聚会。聚会像往常一样，以唱歌和祷告开始，一名南浸会的宣教士报道说：

“房子里一片静默。我们有几个人跪在会众前面。我们的传道人李先生一直声音嘶哑，几乎说不出话来。沉寂了一段时间后，他开始唱歌。他的声音一点也不沙哑。我意识到，这是不同寻常的事情，我突然大喊道：‘圣灵来了！’

过了一会，我和他均被击倒在地上，两个小时都站不起来！那种喜乐无以言表！我被充满得快要爆炸了，圣灵的火好像要把一切都烧灭……

20 个人真正归信重生。有时我甚至都没有机会讲道，因为我们把整个讲道的时间都花在了那些向神呼求怜悯的人身上……人的微弱努力被搁置一旁，我们有恩典站在一边看着圣灵在工作。赞美他的圣名。”

当山东教会复兴的报告开始传回美国各地的南浸教会时，很多人担心运动一种炒作和人的兴奋。弗吉尼亚的董事会担心宣教士“过度沉溺于灵恩”。南浸会主席多德（M. E.Dodd）决定去中国亲自对运动作出评估。多德这样总结他的发现：

“大家所说的山东教会复兴，是一场力量巨大的属灵运动，这场运动在中国的东北已经持续了三年多。它与发生于几十年前的威尔斯大复兴和历史上的其他复兴（包括圣经时代和后圣经时代）相似。

离开美国之前，我就听说了山东教会复兴的一些事情。我开玩笑地对我的教会（他们非常慷慨地同意我离开六个月）说，如果我发现山东教会的复兴和所报道的一样，我可能再也不回来了。当我身处其中，看见和经历到一些复兴的力量时，我觉得自己就像在变形山上的彼得……我还觉得，更实际、更有用的事情是，尽可能多地把复兴的精神带回美国去。”

发生在平度市的神迹



瘫痪 18 年后得医治的罗姓妇女

虽然在山东服事的宣教士更注重悔改和得救的见证，但大量超自然的医治和赶鬼也在全省各地发生。

一名在平度基督教医院工作的中国医生还不是基督徒。他贬低关于复兴的报道，说要是他的两个瘫痪病人痊愈了，他就会相信福音。那两个妇女都被描述为“毫无希望的病例”。

他的第一个病人是一个已经瘫痪了 28 年的焦姓妇女，她被圣灵的大能完全医治了，很多人因此信主得救。

第二个是已经 18 年无法走路的罗姓妇女。她的“下肢被拉直了，但关节很大，小腿像小棍子一样细小，根本没有肌肉。”

当两个病人都被神超自然的大能医治后，那个医生“因恐惧和知罪而战兢，悔改和接受了基督。”

当一名宣教士到平度调查焦姓妇女得医治的事情时，当地牧师告诉他：

“她是一个忠心的基督徒和教会成员，周围的人都认识她……这个 72 岁的老妇人走进教会，对我鞠躬，说：‘牧师，你看我。我从头到脚都是一个新的人了。你看见这双鞋子了吗？这是我 28 年以来所穿的第一双鞋子’……

会众中没有人有信心，但焦女士很确信，我们就开始相信她，把她放在一张大扶手椅上，带她去教堂，并把她放在圣餐台前面。然后我请所有成员跪下祷告，我跪在讲台旁边。几分钟后，我听到有响声，就抬头看，看到焦女士穿过教堂前面，在过道

上走……对于全体会众来说，那就像电击一样。我们都知道她的情况，但她正在我们中间行走！我们开始赞美主，向众人讲述神所成就的大事。”

牧师洋溢着兴奋见证他的生命在目睹这个伟大医治及随后的复兴后所发生的改变，他说：

“我传了 30 年的道，但并不称职。我很懒惰，不愿意走上三公里的路去跟别人传讲耶稣。自从复兴以来，我参加早上五点钟的祷告会，回家吃过早饭后，就带上一些干粮做午饭，走 40 公里的路，在各个村子里作见证，然后回家，参加晚上的祷告会。第二天，我继续这样做。

这场复兴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小教会大约有 50 个成员。现在，在这个镇的一千户人家中，每家至少有一个基督徒。周围几十个村子我们都去传过福音。当中已经有几百个基督徒。”

宣教士和中国传道人在平度搭起一个大帐篷传福音，几千人第一次听到永生的信息。一伙强盗决定偷走帐篷，但当局知道了他们的密谋，就建议基督徒停止聚会，把帐篷放到安全的地方。然而，信徒决定继续聚会，并开始热切地为小偷的救恩祷告。很快，

“那个年轻的强盗首领双目失明，脸上长了一个红肿块。这把他吓坏了。他意识到这是来自神的，他来到帐篷承认自己的罪，请求众人为他祷告。归信基督后，他的视力得到了恢复，红肿也消失了。后来，他参加了查经班学习。他的生命发生了奇妙的改变，认识他的人相信，现在他必会将自己的余生奉献传道。

这一年（1932 年）在平度市有两千到三千人归信。一千多人受洗！”

八十多年以后，平度发生的复兴仍然产生影响。今天，这个城市各个宗派的基督徒大约有八万人，其中，一半以上的信徒参加福音派的家庭教会聚会。在山东所有城市中，平度的信徒比例是最高的。

学校里的复兴

复兴之前，宣教士已经在山东各地建立了几十间学校、孤儿院、医院和其他基督教机构。当神的火席卷山东省的时候，那些机构变成了祝福的中心。

在一个镇里，当两个基督徒学生被圣灵充满时，复兴开始了。第二天是新学年的开始，学生都已经返校。在一个有 600 学生的女子学校，一个老师报道说：

“我们到达学校时，发现女生们在房间里或两或三一组，都在深刻地认罪，如考试作弊，从学校的果园里偷桃子，对父母和他人说谎，偷铅笔、钢笔和钱……第二天，认罪的人甚至更多。”

男校也经历了类似的空前认罪。镇里的教会领袖明智地退到后面，让神的灵来做深层的洁净工作。他们敞开教堂的门，让男女学生每天使用两次。教堂可以容纳 1500 人，但每场礼拜，两个学校的人都把教堂挤得满满的。

聚会开始的时候，传道人先颂读一段经文，然后讲了一个有关救恩的简单信息。几十个人冲到前面，急切地把他们的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经历了他的救恩。绝望的学生“挤满了台前和过道，跪着祷告认罪。认罪是如此的深刻，他们一边祷告一边流泪。你可以从木地板上的泪痕数出有多少人来到前面。

一系列聚会持续了十天。结束的时候，“600 个女生全部认信。1000 个男生中也有 900 人认信。没有归信的男孩，大多数都离开了学校，因为不接受基督，他们再也受不了那温暖的属灵气氛。”

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被摧毁

在 1932 年举行的一个聚会上，一个男生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罪，他的身体变得僵硬，倒在了一名老师身上。在场的人让他向神祷告，但男孩确信自己快要死了，因为他的罪恶极大，犯了可怕的罪。经过半小时的极度痛苦，他的身体仍然像木板一样僵硬，

“他大声地呼喊说：‘神啊，如果你不杀死我，我就认罪！’接着，他在神面前倾诉了一个小时，承认了学校闻所未闻、最深重、最黑暗的罪恶……

班上有个同学好心借钱给他，他却恨那个同学，并且想把那个同学杀掉，仅仅是因为那个同学比他有钱。他对富人的仇恨如此之大，以至于他想消灭他们，夺取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因为他心里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在另一场聚会上，一个中国男孩躺在教堂后面的长凳下痛苦地呻吟。一名宣教士过去查看，发现男孩情绪激动。他告诉宣教士：

“你们不了解我。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们在学校里有一个秘密的共产主义小组。我扬言要杀死你和所有宣教士，发誓要铲除基督教，烧毁你们的教堂。当我听说这个复兴时，我想宣教士只是对学生施行催眠术，觉得你们关于神的概念是愚昧的……我要站起来挑战你们，但有东西击打我，把我击倒在这个凳子下面。我知道那是神。我知道你们基督徒是对的，但我无法相信。我已经走得太远了。我无法相信！”

聚会结束后，几个老师留下来，恳求那个男孩把心交给神。他坚持说自己已经走得太远了。第二天上午，他离开了学校，一个星期后，学校老师听说他死了。

另一个男学生对神的百姓充满了邪恶的仇恨，他尖叫道：“神啊！你知道，我曾经说过，等我把所有的基督徒都消灭之后，就爬到天上去杀死你！”

这个男孩大骂完之后，他的身体变得完全僵硬。信徒扶着他的胳膊，使他能够站着。过了一会，他能够回到自己的房间。几天来，他都处于一种茫然的状态中，但“他最后接受了基督和得救了。我们发现，包括这两个男孩在内，学校里的共产主义小组有八到十人。一半左右的人在聚会上得救，而其他人则离开了学校。小组被摧毁掉。”

击中要害

山东教会的复兴触摸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圣灵在众人的心中运行，不论他们的声望或地位如何。无数的教会领袖和宣教士被击中要害，促使他们为自己的罪悔改。很多自认为已经经历神拯救恩典的人，深深地认识到自己的罪，并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他们的生命特征与圣经所说的不一致。费县的一个牧师见证说：

“我已经做了 22 年的传道人，但在过去的 17 年间，我的服事好像是在干旱无水之地，没有结果，没有滋味，我的工作是例行公事，是外在的，而不是发自内心的。

1930 年夏天，主让我特别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罪，他的审判重重地加在我身上。我承认自己的罪，耶稣两次亲自向我显现。最难以承受的是看到他带有钉痕的双手。从那以后，我的属灵状况发生了改变……

过去四年间，我带领了很多复兴聚会。很多教会成员都苏醒过来了。很多人从冷漠变得热心，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医病和赶鬼的神迹伴随着我的事工。”

圣灵让一名在整个教会中声誉卓着的宣教士认识到自己的罪和骄傲。在神搜索的手指下，这名宣教士的良心被刺穿了，意识到自己是个伪君子。他去到教会，要求发表声明。信徒都习惯了他讲道，没有人想到会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宣教士承认，他骄傲，喜爱人的称赞，因认识到自己的罪，他的心背上了极大的负担，他觉得自己无法再活下去了。他后来写道：

“当我讲话的时候，圣灵深深地让在场的人认识到自己的罪，他们似乎都无法承受了。我看到他们的脸变得苍白。接着他们开始大哭，跪在或趴在地上。一名坐在前排的宣教士跪下并哭泣起来。站起来后，他穿过礼拜堂，走到一名中国传道人那里，对他说：‘蒋先生，我恨你。’那个中国先生回答：‘是的，我也恨你。’

宣教士到宣教士那里，彼此承认对对方的讨厌。而认识到自己的嫉妒、猜忌和怀恨等罪恶的中国传道人，也彼此认罪。

没有人讲过公开认罪的事情，但圣灵在人群中带来如此的认罪，没有人能够阻止。事情发生得出乎意料，没有人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预定结束聚会的时间已经过了，但所有人都希望继续聚会下去。当我们试着结束的时候，就会有人说：‘不要走！请为我祷告！我急需祷告！’当我们为这个人祷告的时候，另一个人就会承认他内心的苦毒。

人们能感觉到是圣灵控制着众人的认罪，因为没有人指控或暗指其他人。没有不自然的认罪，只有破碎和懊悔的心，使得信徒与神和好，也彼此和好。”

为埋葬膏抹

发生于上世纪 30 年代的山东教会复兴，其效果深入而持久。在神浇灌下他的恩典之前，教会普遍已经支离破碎，正艰难地挣扎。虽然福音事工也有进展，但缓慢且不连贯。耶稣对他百姓的造访完全改变了基督的身体。有人写道：

“我看到，当神除去我们所有人的骄傲、猜忌，嫉妒和批评，并用基督的爱把我们凝聚在一起时，宣教士和中国基督徒彼此拥抱。我看到中国传道人用双臂搂在一起，在基督的爱里获得新的喜乐，一起哭泣、一起欢笑……我们一首接一首地唱歌，一直持续了两三个小时。没有人想回家，因为似乎天堂已经降下来了，我们想赞美神，心里充满了喜乐。”

虽然大多数来自山东的报告都集中于超乎寻常的救恩和发生的奇迹，但撒但被复兴激怒了，所以迫害是司空见惯的事。很多最激烈的反对都来自当地社区，那些未重生的人看见顺服主的人所经历的喜乐和平安，就怒气发作。

一名姓李的中国传道人在街上向一群人传讲福音，一个士兵走过来问：“如果我成为基督徒，是否就可以有两个老婆了？”李传道人告诉他圣经禁止这样做。那个士兵被激怒了，“把李传道人狠狠地打了一顿，并把他吊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一些外国宣教士过来才把他救下来。”

在上世纪 30 年代的复兴开始之前，山东的教会已经变得不冷不热，很多教会正离弃信仰。但圣灵改变他们后，他们都成了祷告的教会，有报告说：

“复兴所带来的一个显著效果是祷告的灵。人们喜爱祷告。很多时候，祷告会会持续两三个小时。祷告不是冗长单调，而是非常热烈，有时会流泪，那些祷告的人似乎总是信心十足地和天父说话，确信天父在垂听他们的祷告。听他们彼此代祷是一件美好的事。很多父母因为孩子的祷告而认识主。”

情况看起来与历史上的很多复兴一样，上世纪 30 年代圣灵在山东省的大能浇灌，似乎是神的计划之一部分，目的是为了在逼迫来临之前坚固他的孩子。因为在随后的 20 年间，山东和中国的其他地方经历了狂暴的战争和政治动荡，接着，共产党政府从上世纪 50 年代初开始了一场长期和残酷的迫害。

1937 年，日本对中国发动了一场全面战争。山东省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目标。一大批日本牧师与侵略军一同来到中国。这些人大多数是政府的傀儡，对圣经知之甚少。他们在山东的教会中造成了严重破坏，损毁了大能复兴的一些成果。据说，日本“牧师”

“主要是作为他们国家的代理人，向教会施加压力，好与他们组成联盟，影响教会支持他们的‘东亚新秩序’（New Order in East Asia’）计划……这些牧师混入当地教会和教会学校中，传播他们的政治理念。有个学生抱怨说，在他的班上，一个日本牧师说神有四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和日本天皇。”

日本的占领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告终，随后发生了内战和大范围的灾难，接着又是对教会长达几十年的残酷镇压。然而，在撒但做出最坏事情之前，神已经为了他的荣耀在山东保留了余民，神坚固他们，使他们可以抵挡即将临到的风暴。



1934 年参加烟台会议的山东教会领袖

游行福音团



上世纪 30 年代由退休的山东商人组成的游行福音团

随着福音之火烧遍山东各地的城乡，成千上万得救赎的信徒自然而然地渴望与尚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分享他们的信仰。基督徒不仅向自己的亲戚朋友分享他们的见证，他们还效仿新约的榜样，一组一组地出去，四处传扬福音。在圣经时代，耶稣的门徒是以小组的形式被差遣出去的。

小组的规模从两三个人到几十个人不等，基督徒形成了大家所熟知的游行福音团。有些小组花几周时间深入到该省的农村地区传福音，他们出去的时候，完全是依靠神的供应，而有些小组是在周日聚会结束后，到附近的村庄传讲永生的信息。圣灵所激发的这种主动性给福音传扬带来了额外推动力。失丧的人在家里或在田间工作的时候就能听到福音，而不需要到城里大型聚会上听传道人讲道。

游行福音团常常会带上几包福音文献，帮助他们分享福音信息。当时形成了一个习惯，游行福音团无论去到哪里，都会拿着三角形的小旗子。旗子上通常会注明教会所在位置或写有关键经文。

神大能地使用山东省的游行福音团，成千上万的人借此听到福音并相信了耶稣基督。游行福音团的出现使得基督的身体内部发生了变化，普通的男人、女人、男孩和

女孩成为了福音传道人，教会不再严重依赖被按立的传道人去做福音工作。这种变化使得福音更快地传给没有听过福音的大众。



女生游行福音团

只要基督徒愿意，都会被允许参加福音团。1932 年，济南基督教学校的女生自己组织了一个福音布道小组，在周日的下午到周围村庄里分享福音。有一天，女生们在酷暑中走了八公里，那天晚上的晚些时候，

“她们回到家时非常开心，因为她们经历了为救主作见证的喜乐。路上尘土飞扬，天气热得难受，但这一小组女生无论是走路或在路旁歇息时，都唱歌赞美她们的神，为她们已经传了福音的灵魂祷告。

黄昏的时候，她们回来了，眼睛闪烁着光芒，声音里仍然洋溢着赞美的喜乐。我们发现，在整个漫长而炎热的下午，这些女生连一杯水也顾不上喝，却大声说：‘这是我们所经历过的最好一次旅行！’”

三位著名的中国传道人

虽然复兴期间，福音在整个山东省的传播主要是靠无数普通中国信徒实现的，但中国教会历史上的一些著名人士也参与其中。在山东服事的有恩膏传道人包括陈崇桂、前海军军官王资，以及李约翰、李查理和王明道等，即使在今天，很多中国基督徒仍然亲切地称王明道为“中国家庭教会之父”。

另外三位中国复兴家在山东省花了不少的时间。要把福音传遍中国的相同异象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在他们的共同鼓励下，形成了几百个游行福音团，那些游行福音

团或骑自行车，或步行，或采用其他方法，设法把福音传给失丧的人。这三位著名的中国传道人是许志文、倪柝声和宋尚节。

计志文



计志文

计志文原来供职于上海邮政局，1931 年，神带领他建立了中国最大也是最有效的福音团，称为伯特利教会。他们带领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及东南亚华侨归信耶稣基督。

伯特利教会并没有专门在山东省花很多的时间，但当他们因从河南去内蒙古时，途经山东，顺道在山东开展了一些聚会，他们在省会济南的聚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志文报道说：“圣灵做了伟大的工作。三天中，有二百多个士兵被带到基督的面前。一天有 44 个人寻求个人祷告支持和帮助。在主面前，非常难的事情解决了。”

下面的信件是伯特利教会在山东另一个地方聚会结束后，当地的一名教会领袖发的：

“我们八天都坐在那里，聆听我所听过的最有能力的讲道。这些年轻的中国传道人用他们的歌唱和讲道触到我们的灵魂深处……

他们讲什么？一点儿也不新鲜。只是同样的古老福音，没有哭哭啼啼，也有没有在情感上做文章。只讲简单的事实，即耶稣基督洁净了我们，把我们从罪中救赎出来，他把新歌放在我们口中，把新的人生目的放在我们心中。这些传道人的内在生命闪耀在脸上，他们为失丧之人的祷告震动房梁。有八百多人听了所有的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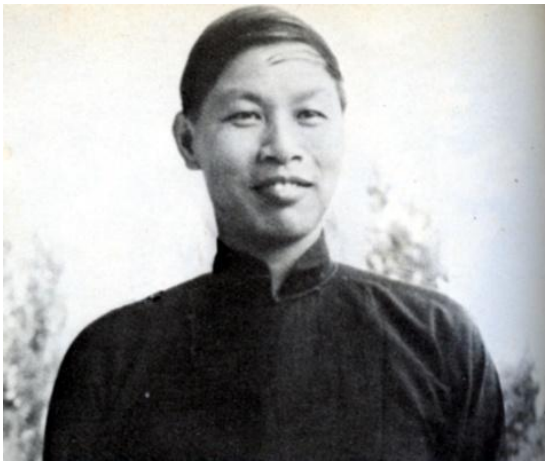
美国长老会主席保罗（Paul Abbott）仔细观察了伯特利教会在山东省的工作，并将它与其他一些同时发生在中国的运动做了有趣的比较：

“他们的工作给人的印象是理智和建设性的，情感在笑声和歌唱中得到释放，但情感在可控制的范围内，没有过度，也没有什么需要消除或纠正的。他们熟练的跟进工作有书信、祷告清单和印刷材料，这些都是他们对教会服事的一部分。”

当伯特利教会访问社区时，他们会做得面面俱到。虽然很多中国人憎恨基督徒，也有很多的逼迫，但大多数时间里，当伯特利教会传播神的话语时，他们都会受到热情的接待，而且他们在成千上万的人心中发现了肥沃的土壤。结果，

“嗜血的强盗、贪婪的官员、专横的士兵、无政府主义的学生、不诚实的仆人、一夫多妻者、稳重的学者、商人、人力车夫、乞丐、男女老少、城乡居民，等等，都被感动，承认和抛弃自己的罪恶，做出补偿或把财物归还原主。”

倪柝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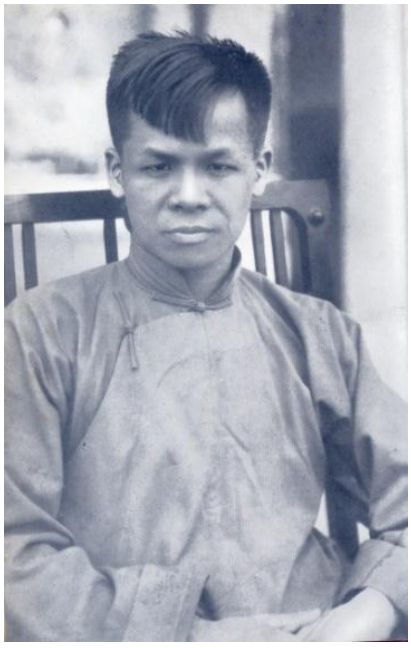


倪柝声

倪柝声是另一个在山东教会留下印记的人。当时，他因所著的书已闻名中外，1932 年，他在济南的医学院举行了一个短系列的聚会，有许多人参加。一个报道说：

“盼望已久的复兴蔓延开来，越来越多的学生找到了救主。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那次的经历成了传奇，因为天堂似乎自己打开了他们的心。后来，有一百多名学生到泰山上的一个高山景点聚集（孔子墓的传统地点就位于泰山脚下的泰安市），他们在那里学习圣经和祷告，结束之前，他们中有很多人在冰冷的山泉中受洗，公开承认耶稣是主。”

宋尚节



宋尚节

上世纪 30 年代，在影响山东教会的三大传道人中，第三位也许就是最有效的中国传道人宋尚节。他于 1931 年访问泰安，在那里举行了一系列的聚会。虽然泰安曾是属灵生命的灯塔，但福音之光已经暗淡，撒但在当地信徒中大搞破坏，宣教士赖恩融观察到：

“一股反基督教的仇恨浪潮席卷了整个社区。教会遭到破坏，教会学校被迫关闭，有的牧师不得不携家人逃离……基督徒在这个地方遭遇可怕的经历后，都感到非常沮丧，而正是在这里，宋尚节大大地被神使用。有 103 个新归信的人。其中一个青年人只有 19 岁，他违反了十诫中的每一条。他听了关于浪子比喻的讲道后，真正悔改回到神那里。还有很多像他那样的人。”

宋尚节和他的团队访问蓬莱期间，一群捣乱分子参加了聚会，企图激起异议，但神的灵继续在热心群众的心里运行。一天晚上，

“有三百多人寻求与神及与人和好，他们深深地为自己的罪悲伤，泪流满面地悔改。复兴的消息传出去后，有更多的人从乡下来参加聚会。城里最大的大楼都挤不下。随着人们的认罪和离弃罪，喜乐的浪潮迅速传遍了整个大会。赞美声和祷告声交织起伏。高中的女生从跪着的姿势起来，一群一群地站在一起，胳膊挽着胳膊，唱歌赞美主。

有时候，讲道被打断，因为有人急着要与在场的人和好或认罪。一名年老的牧师承认 37 年前的罪，那罪削弱了他作为传道人的能力。医院的挂号员多年来一直盗用医院资金，他算出盗用的总额，当场把钱还给了医院。”

宋尚节于 1935 年返回山东，分别在济南和蓬莱举行了一系列的聚会。一名宣教士这样描述那些聚会：

“聚会持续了八天，每天有三场聚会，每一场聚会，神学院和高中的学生及来自四面八方的基督徒都挤满了聚会场所。宋尚节是真正恩典福音的传道人……有 500 个人认信和重新归信。人们对个人布道非常有负担，聚会结束时，130 个游行福音团被组建起来……我们的学生在属灵上得到了极大的鼓励，对教导未得救之人的工作充满热情。”

复兴蔓延到农村



1938 年烟台的游行福音团

虽然在早些年间，复兴集中于山东的各个中心城市，但很快，复兴就蔓延到了全省无数的村庄。福音主是由充满信心的中国传道人传播的，他们受神的灵驱使，深入到省内成千上万的未得村庄中传福音。一名勇敢的宣教士写道：

“我和当地工人往内地走了大概 486 公里的路程，我们或是骑车，或是步行。为了去到那些尚未听过福音的村子，我们需要穿过很多的河流，有些河流宽约两公里，过河时，水漫过了我们的腰。

当我们看到很多不信主的人聚集在我们周围，我们心中充满了喜乐。那些人心里渴慕非常福音信息，想听那为世人受死，好让各地的人都能得救的耶稣之故事，我们很高兴有恩典举行这样的室外聚会。”

复兴期间，神兴起了很多中国传道人。结果往往是惊人的。1936 年大洪水之后，一个名叫卢大卫的传道人报道说：“过去三个月里，有 950 个灵魂接受主耶稣为他们的个人救主，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因洪水而被迫离开自己村庄的难民。”

虽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人们不再使用三角旗，传福音的方法也因时代不同而异，但游行福音团被证明是先锋，最近几十年的家庭教会运动正是以这种方式差派热心的福音传道团队到全国各地传扬福音的。在上世纪的 30 至 40 年代中，中国基督徒狂喜地看到成千上万的人进入神的国度，后期的家庭教会被赐予大能，带领数以百万计的人出黑暗的国度，进入光明的国度中。

20 世纪 40 年代



传道人在曲阜的孔子之家外面传道

上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期间，发生在整个山东省的复兴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也吸引了许多新宣教团队来到山东。40 年代，几乎每个西方宗派都有团队驻扎在山东，一直到 50 年代新共产主义政权把宣教士驱除出中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由于日本的占领，山东农村地区的基督徒经历了一个极其艰难的时期。1937 年 12 月，日军从这个省的北部和东部入侵，很多城镇遭到猛烈轰炸。地面部队烧杀抢掠，强奸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女孩。在山东的农村地区，

“情况极其令人困惑。中国游击队袭击敌人的前哨，而日本军则以袭击村庄和小城镇来报复。常规的教会和福音事工无法进行。但中国的牧师和当地基督徒领袖尽他们的最大努力继续开展这些事工……从 1938 年至 1941 年 12 月，宣教士发现几乎无法到乡村去。”

拿撒勒会教堂

在 1920 至 1921 年的严重饥荒中，拿撒勒人会（the Church of the Nazarene Mission）建造了一所大学校和其他一些设施，给绝望的人提供救济。他们的基地是山东西部的朝城镇，这是一个战略位置，位于黄河北边，靠近山东、河北和河南三省的

交界处。拿撒勒人会在一座中国监狱的旧址上建立一个新教教堂，有人这样描述这个地方，

“在那里，男人和女人可以从罪的捆绑中得释放，他们可以吃来自天上的粮，可以从救恩的泉源中畅饮；在那里，可以看到真正的灵魂自由，在那里，神通过饶恕人的罪和使人的心成圣，彰显了他无与伦比的爱。在 1927 年的复兴中，圣灵的工作在这座建筑物里是如此的明显……由于那些复兴，很多人将会在天堂里被看到。

在这里，我们看到很多人，不论老少，与神与人都和好了。我们看到邪灵被赶出，不快乐的灵魂变得真正快乐。人们含着忏悔的泪水认罪，许多人寻求内心的圣洁。家人在圣坛前重新和睦。我们昼夜都住在荣耀降临的地方。”

当日本人在山东发动战争时，成千上万的日本军人乘船越过日本海来到山东，整个山东省很快就落入了残忍的日军手中。一天，日本轰炸机低空飞过拿撒勒会教堂，把它夷为平地。

这些建筑可以被摧毁，但是人类的邪恶却无法扑灭改变了朝城镇许多人生命的圣灵之火。复兴从鲜为人知的小镇蔓延到许多偏远地区。很多人拜访拿撒勒教会教堂时，都被深深地触动，他们把复兴之火带回了家乡。因此，

“福音游行团被派往该地区的其他地方，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有个村子被称为‘基督徒村’，几乎每家都有认信的基督徒，村里原来有很多乞丐，现在村民们毁掉偶像，为他们的孩子建立了基督教学校，整个村子只剩下两个乞丐……

在聚会中间，有非常多的人请求做个人祷告，以至于传道人几乎没有什么时间休息和吃饭……几年内，这个村里的人穿上了更好的衣服，吃上了更好的食物，住上了更好的房子，置买了比以前更多的土地。”

李爱锐



李爱锐

在中国，也许最著名的西方基督教殉道士就是苏格兰裔的奥运冠军和世界纪录保持者李爱锐（Eric Liddell）。他 1902 年生于天津，父母都是宣教士，十几岁的时候回到家乡苏格兰。李爱锐年轻时就有了深刻的信仰，并将自己奉献给基督，他认为，跟与神同行的喜乐相比，一切属世的成就根本算不了什么。

李爱锐在 16 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名出色的运动员。他是学校板球队的队长，具有非凡的速度。1920 年进入爱丁堡大学后，他的运动事业蒸蒸日上。他擅长跑步项目，尤其是 100 米短跑，他的速度使他能够代表苏格兰参加国际橄榄球赛。他在许多运动项目上都取得了奖项，包括赢得了大英帝国队与美国队的比赛。

随着 1924 年巴黎奥运会的临近，英国把希望寄托在“苏格兰飞人”身上，希望他能为国夺得多枚金牌。然而，运动并不是李爱锐优先考虑的。1923 年，他全身心地服事神。他不断地问自己：“我所走的这条路是遵从主的旨意吗？”

李爱锐对基督的奉献是完全的，他认为自己的运动能力是神赐给他的礼物，目的是为了荣耀耶稣。奥运会期间，这种机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出现。

临近比赛，李爱锐才发现 100 米短跑的预赛被安排在了星期天。他一想到要在主日赛跑就感到厌恶，所以他退出了比赛，放弃了几乎确定会获得金牌的前景，因为这是他的最强项目。

奥运会 100 米的比赛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进行，崇拜体育明星的世界对于他绝对顺服耶稣基督感到不可思议。几个星期来，他不参加比赛的决定受到英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媒体的强烈批评。人们给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但什么也改变不了他的信念。他后来解释了他的决定：

“问问你自己，如果我知道某件事是真实的，即使它与我想要的东西或与我个人认为是真实的事情相反，我是否愿意遵行？如果那意味着被人嘲笑，意味着个人的经济损失或某种艰难，我是否会遵行？”

李爱锐参加了 400 米的比赛，这个比赛不在星期天举行。他赢得了金牌，并为这项运动创造了一项新的世界纪录，他还赢得了 200 米的铜牌。苏格兰对李爱锐的深深敬意可从他大学毕业的典礼上看到。一个报道说：“苏格兰爱这个年轻人。他在赛场上所表现出的那种决心、毅力和诚实美德——虽然可能并不华丽——正是苏格兰人喜爱在其国人身上看到的……他在爱丁堡的大街上游行，深受当地居民的爱戴。”

在接下来的几年间，人们蜂拥而至，要一睹这名奥运冠军的风采。这为李爱锐打开了很多与他人分享自己信仰的门。虽然他返回家乡接受教育，但他的计划一直都是一旦毕业，就回中国去。尽管他很成功，也广受欢迎，但令苏格兰吃惊的是，他于 1925 年回到了中国，一心从事宣教工作。

李爱锐与麦肯齐（Florence Mackenzie）相爱，并于 1934 年在天津市喜结连理，他们的结合生了三个漂亮的女儿。多年来，他忠心地在天津的天津新学书院任教，曾有无数来自各个领域的宣教士云集于这里，分享他们的胜利和挣扎。

李爱锐内心非常渴望体验先锋性工作，1936 年，他感觉到圣灵带领他进入新的事工。山东小厂（Xiaochang）有一个职位空缺，但那个时候日军正入侵山东。考虑到整个家庭住在战区比较危险，所以，如果他接受这个任命，意味着他必须长时间离开亲爱的妻女。经过一年的深思熟虑，他相信神呼召他接受这个职位。

由于战争，山东省一片混乱。李爱锐的大部分精力都用于救护受伤的士兵，他也知道，如果被日本人发现，将会被处死。随着二战于 1939 年爆发，宣教士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出于安全考虑，麦肯齐带着三个女儿回加拿大去，但李爱锐决定继续留在中国。1943 年，他和他的所有宣教同事都被逮捕，关在潍坊的一个集中营内。

对于李爱锐而言，与其他两千多个外国人（包括 327 个孩子）关在一起，意味着教导和鼓励沮丧人的机会，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其中。一个关于集中营中生活的记载说：

“在潍坊的宣教士中，伦敦传道会的李爱锐最受人尊敬和爱戴。这名前奥运冠军一到集中营，就被任命为数学和科学老师，还负责组织体育活动。后来他成为了 23 区和 24 区的监管员。随着犯人的体力不断衰减，李爱锐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带领大家下象棋、跳方块舞或做其他消遣娱乐活动，帮助营里坐立不安的年轻人度过艰难的日子。”

经过近两年的监禁和与家人分离后，李爱锐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他与抑郁症作斗争，认为出现那些症状，是因为他的信心在动摇。他没有意识到他患了恶性脑瘤。时间来得很快，1945 年 2 月 21 日，这名宣教士和奥运冠军就与耶稣基督同在了，这距离战争结束仅几个月。

李爱锐的故事在 1981 年被拍成电影《烈火战车》，并获得了奥斯卡奖。1991 年，人们从苏格兰将一块纪念碑运到山东，立在他的无名墓上。经过多方考察，人们发现他的坟墓位于潍坊一所学校的校园内。立碑那天举行了一场仪式，

“共产党干部、亚洲宣教士、苏格兰商人、英国外交官、家人和李爱锐的生前好友聚集在一起举行仪式，学校的乐队演奏了几首曲子，他的朋友也吹奏苏格兰风笛来记念他。仪式结束时，一小群基督徒在纪念碑面前低头祷告，但被当局驱散了。”

虽然李爱锐去世的时候只有 42 岁，但他的舍己和死亡感动了数以百万计的人。

方之一—到中国宣教的韩国宣教士



方之一（后排中间）和他的一些同工

在上世纪的头 20 年里，一场非凡的复兴把数百万的韩国人带进了神的国，随后，圣灵兴起很多仆人，他们热心地把福音传到神差遣他们去的地方。

方之一就是这样的一个仆人，他是最早来中国的韩国福音派宣教士中的一个。方之一 1911 年生于韩国，虽然人们对他的细节了解不多，但普遍认为他是在上世纪 30 年代中期进入中国，并在山东开展事工。

为了维持生计，方之一的妻子做了多年的钢琴老师。她的工作被认为是一件新奇事物，因为当时有钢琴的人寥寥无几，众人常常涌入他们的家，听她用那奇怪和新鲜的乐器弹奏。这为方氏夫妇提供了与人分享福音的绝佳机会。

虽然当他们在上世纪 30 年代来到山东时，复兴已接近尾声，但神大大地使用他们夫妇，因着他们的事工，有数百个中国人相信了主耶稣基督。在动荡的 40 年代里，他们仍然忠心地服事神，并一直在山东服事到 50 年代早期，直到政府把他们驱逐出境。当地公安机关仔细观察了方之一数年后，有一天，他们把他叫到办公室，向他展示了所收集到的大量证据，那些证据对他非常不利，详细显明了他在山东教会中的主要活动。



方之一（后排左二）和他的山东同工，前排右一是他的妻子。

虽然方之一和他的妻子被驱逐出了中国，但在返回韩国之前，他们在香港停留。当时，关于中国新政权对教会发展的影响，基督教世界看法不一，有些人认为会促进教会发展，而有些人认为新政权是披着羊皮的狼，正伺机扑向基督的身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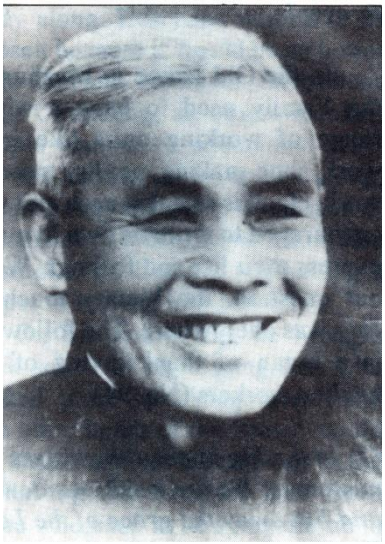
方之一亲身经历了新政权在整个山东省所实行的残酷迫害。他感到有责任将真相告诉全世界的基督徒，对大家提出警告，于是，他在香港写了一篇长文，揭露毛泽东统治下的现实生活。

文章发表后，方之一和妻子回到韩国，继续服事了主几十年。他于 2015 年去世，享年 104 岁。他一生都是神手中的忠心武器，在审判的日子，很多来自山东和朝鲜半岛的人将会站起来，称方之一为有福的。



1948 年，渴慕的学生正在宣教士赖恩融的家里聆听神的话语。坐在墙上的两名男子后来成为了全职传道人。

耶稣家庭



耶稣家庭创始人敬奠瀛

敬奠瀛 1890 年生于山东，并在一个有强烈儒家传统的佛教家庭中长大。直到他于 1911 年到泰安读中学时（当时他 20 岁），才第一次听到福音。

虽然他大约在 1913 年就信了基督，但直到 20 年代早期接触到灵恩会之后，他才认真对待他的基督教信仰。

重生后，敬奠瀛从圣经上读到：“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弗 5:25）。这个命令一下子让他陷入了困境，因为他几年前就和妻子离婚并打发她回娘家了。他后来说：“她裹着小脚，和我不般配，我不爱她。”

几天后，出于对圣经的顺服，敬奠瀛去到妻子的村子把她接了回来。因为她的小脚不便走路，敬奠瀛借了一辆独轮手推车，推了 24 公里把她推回家。一名宣教士医生里斯（Vaughan Rees）后来写道：

“他们一踏进家门，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那是 1920 年。1940 年我收到他一封令人心碎的信，他挚爱的妻子去世了。20 年来，她证明自己是一个与他般配的亲爱伴侣。与他以前的看法截然相反，从 1921 年所开始的这项事工，她一直是一名骨干力量。”

敬奠瀛和妻子一起跪下来，决定毫无保留地遵守圣经。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变卖所有财产，把钱分给穷人，

刚开始，教会运动称为“圣徒团契”，但成员很少。随着运动的发展，他们把运动改称为“耶稣家庭”。信徒把钱凑在一起，在山东泰安附近的马庄买了一块大概 250 亩的土地。这块地方既是教会的总部，又是一个不断兴旺的信徒社区的家园。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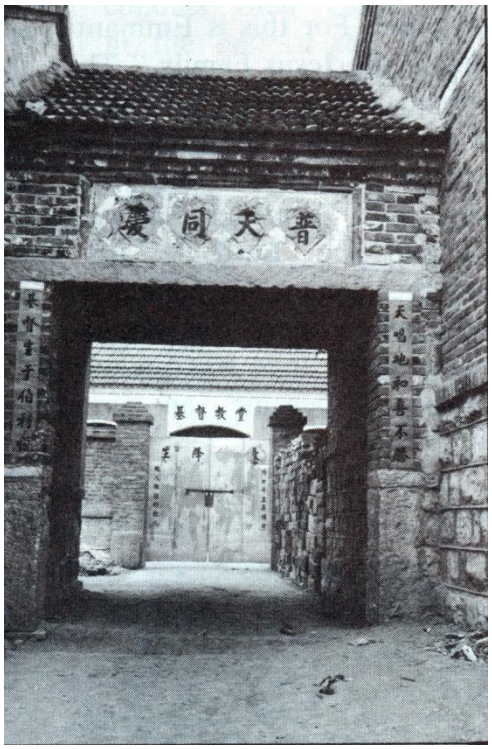
队的五词口号概括了他们对基督的委身和他们的简朴生活方式：“牺牲、放弃、贫穷、受苦、死亡。”

耶稣家庭的激进异象是成员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每个人不论背景如何，都共享所有的财产。在每个家庭中，一对受人尊重的夫妇被指定为小组的“父母”。男人负责传福音和教导圣经，女人负责料理家务和照顾家人的生活。每个人都被分配有工作，使整个团体受益。工作项目包括牲畜饲养、木工、制鞋、电工、烘焙和烹饪。

马庄村的居民每天的生活都是从早上四点的集体祷告开始的，

“早上会有热烈的祷告。同样地，每一天也是以祷告和见证来结束。敬拜的时候，团体喜欢唱整首诗篇或整章经文。500 人分享 250 亩的土地，算下来，一个人还不到零点六亩；而共产党致力于每六亩土地能养活一个人……耶稣家庭赢得了很多共产党人的极大尊敬；因为其成员诚实节俭，他们彼此相爱，无私地服事他人，他们践行了共产党所宣扬的一些理想，但做得更好。”

在外人看来，耶稣家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成员之间的深切相爱。老人受到极大的尊重，孩子在充满爱的环境中成长。每一天都以圣经学习开始和结束。星期天，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聚集在一起敬拜。



耶稣家庭位于马庄村的房屋门口

1930 年，耶稣家庭开始把他们土地出产的十分之一捐献给穷人。神大大地祝福他们的收成，因此，当一场严重的饥荒于 1942 年袭击华北时，他们决定捐出 20%的收成。他们当中的一名领袖后来见证说：“主非常祝福我们。我们觉得应该每年增加

10%。今年，我们捐出了十分之九。”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依靠 250 亩的土地，耶稣家庭能够养活 500 多人，而且还把 90%的收成都捐给了穷人。”

随着运动的发展，耶稣家庭的成员周游了很多城镇和村庄，他们从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四处传扬福音。他们共同生活和深切的基督徒之爱，给众人树立了榜样，吸引了很多寻求生命答案的人，尤其是那些无家可归、穷困潦倒和遭人鄙视的人。很多盲人和乞丐加入他们，在基督里找到了永生。然而，生活绝非易事，很多时候，当信徒去到一个新的城镇时，所有的人都会出来打他们，蔑视和羞辱他们。

鸡和鸡蛋

耶稣家庭成员的道德变化影响深远，一个坚定诚实的事件使神得了荣耀。当内战席卷整个中国时，耶稣家庭决定不在冲突中偏袒任何一方，而是向所有愿意听福音的人显明神的爱，传扬福音。

一名耶稣家庭领袖因为收留一个国民党士兵而被捕入狱。一天，当她的妻子正专心祷告时，一只母鸡从街上走进来，生了一枚鸡蛋。这名妇女的良心不允许她白白拿别人家的鸡所下的蛋，但她不知道鸡的主人是谁。于是她抓住鸡，在鸡脚上绑了一张纸条和鸡蛋的钱，把鸡放回街上。

鸡的主人收到纸条和钱后，非常吃惊，这件事很快传到了当地的共产党官员那里。他调查了这件事，惊讶地发现还有这等诚实的人。官员驳回了对那名领袖的指控，立即释放了他。

耶稣家庭有徒步将福音从中国传回耶路撒冷的异象，在中国，他们是第一个有此异象的基督徒团体。他们的工人挑着装有食物和必需品的框子走遍全国各地。运动发展迅速，到 1941 年，已经在八个省份建立了 141 个耶稣家庭社区，大多数社区是在山东省，大概有六千成员。

批评

一段时间以后，耶稣家庭似乎失去了他们的方向。起初是一种有益的集体生活理想，结果却走得太远，这场运动似乎快要变成一种邪教了。有份报道遗憾地说：

“除了新婚夫妇外，男人和女人分别住在不同的房子里。订婚和结婚由家长敬奠瀛安排。年轻女孩被强迫嫁给老年人，漂亮的和残疾的配对，受过教育的和文盲配对。

夫妻很少有机会住在一起，因为只有很少几个房间分配给已婚夫妇，他们只能轮流使用。保育员照顾年幼的孩子。很多时候，三四岁的孩子都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

关于耶稣家庭，其他基督肢体的主要警告之一是他们对某些教导的极端立场。一名观察者写道：

“在教义上，耶稣家庭运动强调圣灵的充满，却忽略或排斥通过基督的十字架得救赎。在属灵事情上，有把个人经历抬得高于神话语的倾向。神的话语不是讲道的基础，每当使用神的话语时，都是以非常寓言化的方式解释，不考虑常识意义或真正的释经原则。”

逼迫

1949 年 10 月，当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整个中国有两万人加入了一百多个不同的耶稣家庭。运动已经扩展到了东北、内蒙，横跨华南和华中地区。

刚开始的时候，政府似乎对耶稣家庭既钦佩又畏惧。他们知道这个运动与中国所有其他基督教团体都明显不同，而且他们践行很多共产主义所提倡的理念。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其有所担心，因为他们无法控制耶稣家庭。它完全是本土运动，不从海外接受资金，也很少与外国基督徒联系。

敬奠瀛后来跟一个朋友说：“我没有思想过……主会怎样带领我或是为我预备什么。我是多么的愚昧和无知。现在，我看到了他所成就的工。他兴起我们是为了这个目的，让共产党看到基督教是什么样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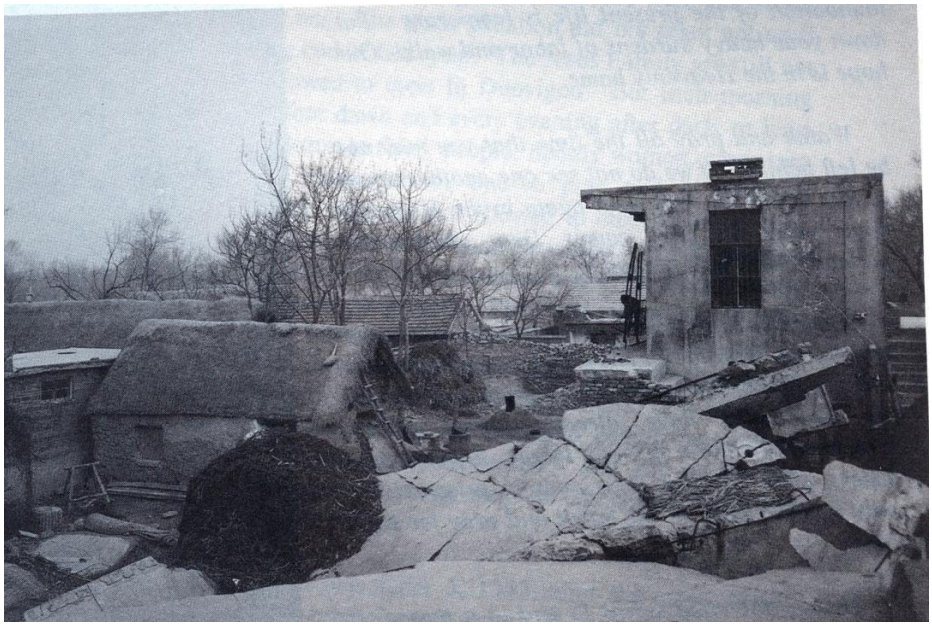
甚至官方三自爱国运动的杂志《天风》也在 1951 年发表了称赞耶稣家庭的文章。一名记者感动地说：

“看到他们热切而踏实的属灵生活，真是令人感动。从孩童起，他们就被教导要为主吃苦。在这个家庭的长老和弟兄姐妹中，我看到了世界上最圣洁和最美丽的脸庞。他们爱主、爱人、爱贫穷、爱生产、爱劳动。”

1952 年，政府决定他们不再容忍耶稣家庭。马庄村的总部被查封，房屋被拆毁，那里的 500 名基督徒被迫回到社会中。中国其他地方的耶稣家庭团契继续秘密聚会，但也遭到了严重的迫害。

仅仅在《天风》发表热情洋溢的报道两年后，同一出版物以完全不同的口吻发表了新的文章。1953 年 2 月，该杂志发起了一系列出于政治动机而针对耶稣家庭的谩骂，那时，耶稣家庭由敬奠瀛的侄子敬振东带领。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谴责包括：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耶稣家庭侮辱了耶稣的圣名，危害了中国人民。从现在起，这个可耻的名字不应在新中国中再被听到。在过去 30 年里，敬奠瀛与日本侵略者及傀儡政权的反动官员勾结，他还与英美帝国主义勾结，搜集情报，进行反苏、反共宣传。”



1952 年，马庄村被拆毁的耶稣家庭之一角。

经历了与共产党当局的最初“蜜月期”之后，耶稣家庭现在发现他们是不合法的，并受到严厉的逼迫。对于这个运动，“共产党可以接受的特征是：它是本土的，不受西方的影响，并且至少刚开始的时候是集体的。他们所不能接受的是：它强调神迹、医治、耶稣第二次降临和安息日，这些独特的信条超过了共产党当局从中可能发现的任何好处。”

敬奠瀛于 1953 年被捕入狱，他的第二任妻子陈碧玺被安排到陕西省的政府医院工作。1955 年，“他们的社区被消灭，成员或被分散，或被杀害。”几年都没有听到敬奠瀛的消息。然后，1957 年的春天，耶稣家庭的创始人因监狱里肮脏、不卫生的环境患上了肝癌。

监狱知道敬奠瀛在世的日子不多了，就让他保外就医。他去到西安找到他的妻子，很快，耶稣家庭的领袖都来看望他。据看望他的人说：“他的信心仍然非常坚定，说话清晰。”然而，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于 1957 年 8 月 31 日与世长辞。他的亲友用白布包裹他的遗体安葬在西安郊区的一个墓地里，既没有棺材也没有墓碑。去世前四天，他写道：“我要回家去见我的父了，你们在这里等主再来。”

耶稣家庭从废墟中复活过来

许多中国观察家以为，经过 1966-1976 年文化大革命的洗劫，耶稣家庭已经完全消失了，但在上世纪 80 年代，他们惊人地再次出现。在几十年的迫害中，它的家庭成员没有离弃自己的信仰。数十名运动领袖被关进监狱多年，其中不少人还获得了殉道士的冠冕。

虽然他们不被允许像 1952 年之前那样组成基督徒公社，但今天，在山东、河北、陕西、河南和福建等省，仍然有几百个耶稣家庭。有些耶稣家庭团契加入了登记注册的三自爱国运动，其他则作为独立的家庭教会自己聚会。



1989 年耶稣家庭的成员一起吃饭

在上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期间，偶尔会有报告讲述到耶稣家庭所忍受的苦难。1983 年，有六名耶稣家庭的信徒被“悬挂在树上殴打。”

1992 年，警察摧毁了山东潍坊郊区多义沟村中的一个耶稣家庭。那里的信徒过着平静的生活，靠饲养长毛兔和做鞋子为生。

多义沟的教会之所以引起政府注意，是因为它的规模迅速扩大，达 3000 人之多，有一次，一千多名信徒结队到村子里受洗。由于人很多，花了十天的时间才完成洗礼！

警方出动直升机在这个通常十分宁静的村庄上空盘旋了几个小时，这显明中国当局仍然非常害怕这些基督徒的爱和舍己。社区 60 岁的领袖郑允苏遭到逮捕，并被判处 12 年徒刑，他的四个儿子都被送进煤矿劳改所，劳改两到四年。

审判之前，郑允苏和他的几个儿子被游街示众，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挂着写有“耶稣家庭成员”的牌子。虽然当局的意图是让这次游行成为一种羞辱和耻辱，郑家人却非常高兴，因为他们被算为是为耶稣的名受苦。



1992 年耶稣家庭的聚会。

1993 年后期出现了更多的麻烦。山东一个 60 人的耶稣家庭团体在月初领圣餐时被捕。30 名领袖被指控“举行非法宗教集会、拒捕、扰乱社会秩序等罪名。当局用推土机摧毁了教堂，拿走了他们能找到的一切值钱东西。”

尽管中国当局严厉和残酷地迫害了几十年，但仍然无法根除耶稣家庭。政府感到又困惑又羞愧，与多个世纪之前法老的经历一样，发现自己无法征服神的百姓。关于以色列人，圣经说：“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出 1:12）。在上世纪的中国，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耶稣家庭的身上。

耶稣家庭最近一次公开通讯之一是在 2001 年，三个坐牢的成员偷偷从狱中发出一封写给全世界基督徒的信，这封信非常激动人心。引用他们的信来结束这个关于耶稣家庭的部分十分恰当：

“普世教会的长老和弟兄姊妹们，平安！

在你读这封信的时候，请记住我们非常想念你们。我们不配受你们的爱和眼泪，这些我们都无法偿还。愿神记念你们的眼泪。

今天，为了我们慈爱的神，我们身陷囹圄。我们知道，这是神对我们的旨意。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不遵从自己的意愿或选择，因为这是十字架的道路，神帮助我们在其中行走，而且，我们也不配自己行走。我们在这条窄路上经历了很多艰难困苦，但也经历了很多甘甜和安慰。走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不断充满了天国的生命。我们的外体虽然日渐毁坏，内心却一天胜似一天。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希望你们也在这条道路上努力。时间不多了，主很快就要再来！我们知道你们也经历了苦难，但一定不要灰心失望。放下重担往前走！我们的希望是天上的家。

要警醒和恒切祷告，使你们不至于落后。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无法再彼此相见，在主再来的日子，我们必会在天家相逢。亲爱的弟兄姊妹，要耐心等候！

现在，还有其他 18 个弟兄姊妹在等候宣判。我们不知道他们会被教育改造多少年。弟兄姊妹们，请不要忘记为监狱里那些亲爱的弟兄姊妹祷告。

虽然这条路非常窄，但它会把人引到主的面前。虽然我们的家被摧毁了，但我们的心不会改变。我们将忠心地往前走，当我们见到父的时候，衣服上会沾满血。

由于环境的原因，我们不能再多写了。

以马内利！

你们的弟兄：秀灵、敬修、福勤。”

耶稣家庭的不朽遗产



耶稣家庭的成员一起热切地祷告

经过几十年的严重苦难，耶稣家庭至今继续活在山东及中国其他省份的信徒的圣洁生命中。虽然大多数家庭成员不再认为自己是这场运动的一部分，但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中成千上万基督徒的属灵遗产，都可追溯到耶稣家庭的影响。

2006 年发生在贵州的一个事件，可让我们对这个独特教会运动的艰难和祝福有一些了解。一群信徒聚集一起，听一个家庭教会传道人分享“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的宣教异象，这个异象是神在上世纪 20 和 30 年代赐给教会的。聚会了三个小时后，坐在后面的一名老太太站起来说：

“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是耶稣家庭创始人敬奠瀛的孙女。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看到爸爸和爷爷因为传福音被捕，看到家人被送去劳改所，看到妈妈被社区

抛弃，无法找到工作，也无法让我们这些孩子吃饱饭。人们不让我上学，对待我就像对待麻风病人一样。因为家人所做的事情，我受到了社会的惩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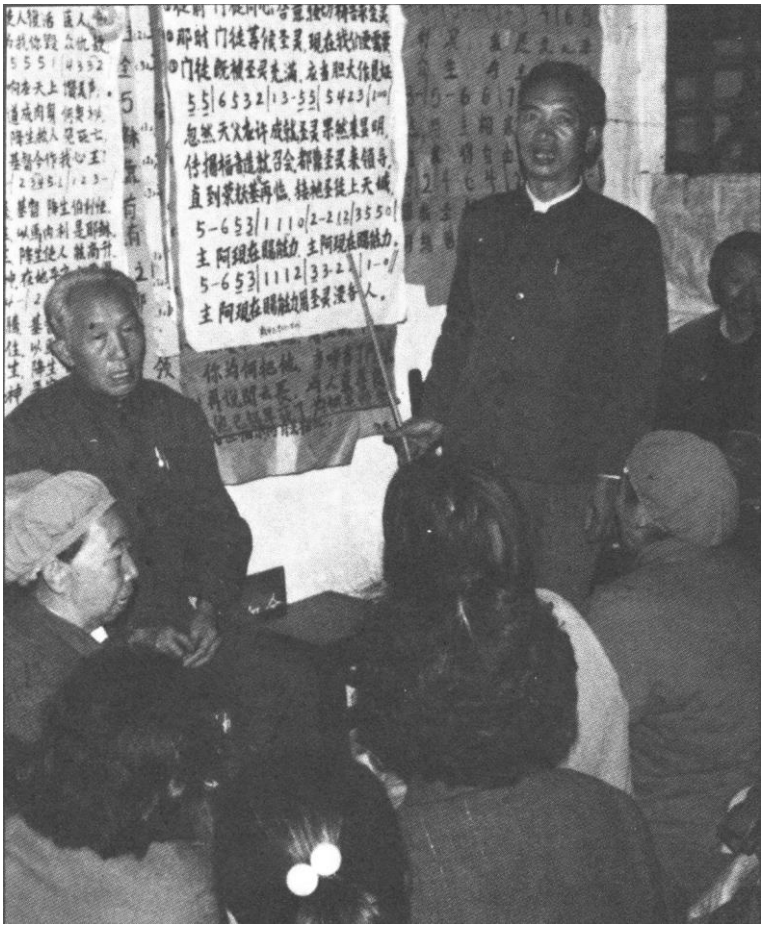
多年以来，敬奠瀛的孙女充满苦毒。她对政府苦毒，对爷爷和爸爸苦毒。最糟糕的是，她对神苦毒，曾发誓永远不跟随耶稣基督。

多年前她搬离山东，嫁给了一名政府官员。他们有了孩子，但她决心也不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基督徒。几十年过去了，在她还是个小女孩时就埋在她心里的福音种子，在她心里静静地躺着。她向在场的所有人大声说：

“我听到爸爸和爷爷在很多年前说过同样的话，政府能杀死他们，折磨他们的家人，但无法消灭异象……中国教会的异象仍在我心中燃烧，尽管我大半生都否认它，但它仍在我的血液中流淌着……

虽然我已经老了，浪费了多年的时间，但我承诺，从今天起，我不再沉默。我每天都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每一个能告诉的人！”

20 世纪 50 年代



一间家庭教会的圣经学习

取下毛泽东像的牧师

世界各地很多基督徒都欢迎 1949 年新政权的到来，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充满了腐败，人们认为中国的新统治者应该不会比这更糟。然而在整个中国，基督徒看到了黑暗和毁灭性风暴即将来临的迹象。当毛泽东发出这个可怕的威胁后，他的计划之真实面目显露无遗：

“凡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人，都必须准备好被人民撕成碎片。如果你还没有下定决心被撕成碎片，明智的做法就是不要反对共产主义。”

对山东教会的迫害是渐进的。1950 年的大多数时候都没有什么麻烦，因为新政府还在收集用来反对基督身体的“证据”。然后，限制的套索开始在基督徒的脖子上收紧。他们只能在特定的时间举行聚会，家庭团契被禁止。牧师不允许探访教会成员，所有的孩子都要参加星期天上午的共产党会议。

1950 年 12 月，在海滨城市青岛，政府官员去到王德云牧师（David Wang）的家见他，要求在圣诞节的前几天使用教堂召开共产党会议。牧师说满足两个条件就同意使用：禁止展示政治肖像或旗帜，不准抽烟。

会议一开始，两个条件就没有得到遵守。毛泽东的像被挂在圣所的前面，两边都插着旗子，很多听众还在抽烟。一贯以温和与非对抗而著称的王牧师，意识到必须表明态度。他把家人召集到书房，请他们专心为他祈祷。他摇摇晃晃地走到一楼教堂的门口，走过挤满了人的教堂过道，把毛泽东的像和旗子取下来，然后走了出去。”

王牧师坚定的反抗举动立即使他变成了一个著名人物。在当局能够判决他之前，他逃到了南方，因此共产党把怒气都撒在了他的妻儿身上。后来他们也设法逃脱逮捕，经历几个月的紧张逃亡之后，全家在香港团聚，在那里，王牧师在宣道会中服事，一直到 1968 年。他和妻子后来移民到欧洲，继续在华人教会里服事主，直到回天家。

风随着意思吹

虽然上世纪 50 年代的山东充满了对基督徒的残酷迫害，但在那些爱神之人的心里，圣灵的生命和大能不会被扑灭。政府对教会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恐怖迫害，他们命令所有的基督徒登记并接受公开审判。一名老兄弟住在一个偏远的村庄里，过着简朴、圣洁的生活。他的牧师想训练他接受审讯时该说些什么，但老人回答，到时圣灵吩咐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

审问的时候，共产党官员问他：“基督教为你做了什么？”

“它使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老农民回答说。

这个官员问周围的村民这是不是真的。他们肯定地回答说：“真的，他的农场过去是村里最脏最差的，但现在是最好的。”当他被要求解释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时，这个农民带着极大的能力和权柄回答说：

“我过去是一个酒鬼和大烟鬼。什么也不能使我摆脱这两种恶习，我的农场就这样毁了。但我接受耶稣为救主后，他改变了我。他让我戒掉酒，戒掉鸦片。我的乡亲们可以证明这些事情，我的农场现在是最好的。你可以问他们。”

上世纪 50 年代，当共产党试图转化国家时，他们很难处理像老山东农民这种纯朴真诚的信徒所作的真实见证。还有一次，一名家庭教会领袖做了一个梦，梦中他看到自己正拜访距离他家 24 公里以外的苗族寨子。他看到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正在做早饭，但他们能放到锅里的只有草和树叶。那个领袖说：“苗寨已经归向主，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团契相交。我们必须给他们送一些粮食。”

这个人立即驾一辆装满粮食的马车出发，并于几个小时后赶到了苗寨。到达后，“他发现情况就如梦中所显示的一样。圣灵降临在那人和他妻子身上，他们把所有的

粮食都分给了穷人……他们举行了一个欢乐宴会，邻居们都参加了。很多人看到神赐给他们的恩典，就立刻归了主。”

当圣灵大能地横扫山东各地的村庄时，有一个地区，除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庄外，复兴临到了所有社区。那个村子的年轻人对神单单绕过他们感到很困惑，他们向教会领袖寻求建议。年轻人说：“我们祷告了很多，拆毁和焚烧了所有的偶像，很多村民也归信了主，但事情还是和以前一样。没有复兴，没有圣灵做工的迹象。”

领袖们热切地祷告，把人的智慧放在一边，寻求基督对于这件事情的心意。神的灵显明村里有隐藏的罪，从而阻拦了他的祝福。他们得知村里的老人把一些土地爷的偶像埋在了地里。

他们用铁锹把装有偶像的罐子挖出来，“最后一个偶像被挖出和烧毁后，复兴开始了。村子里充满了敬畏神的喜乐。”

张堂武

在上世纪 50 年代及随后的几十年里，山东有很多属神的老年男女为福音而死。其中一个是来自潍坊的张堂武弟兄。张弟兄一生未娶，50 年代被关进看守所，在看守所里，他的上背得了一种奇怪的皮肤病。

即使被带到法庭接受法官的审问，张弟兄还是面带微笑，向那些人讲述耶稣的爱。在看守所里，他的见证实在是太有力量了，囚犯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活耶稣’。他总是把自己少得可怜的食物分给其他囚犯。

张弟兄被判处死刑，在等待执行死刑期间，他的病情恶化，脓水不断地从背上往下流。看守所医生确信他很快就会死去。这个神人多年来一直祷告，求神不要让他死在看守所里，而是要让他死在给罪人传福音的工场上。

其他囚犯非常害怕张弟兄的病，认为他很快就会死去，于是他们把他丢出牢房，让他睡在恶心的厕所里，那里到处都是粪便。第二天，看守所工作人员开始为埋葬他做准备。他浑身都是伤口，他们知道厕所里的不卫生环境会很快导致感染。一整天，尽管死神在敲门，但张弟兄还是继续向每一个上厕所的犯人和狱警传讲福音。

张堂武热泪盈眶，内心极度痛苦，他的喊声响彻整个看守所：“我哭不是因为我身体有病，也不是因为我快要死了！我哭，是因福音在你们中间死了！你们的灵魂在神眼里是宝贵的。他爱你们，渴望称你们成为他的孩子。”然后，他发自内心地唱道：“我的思想不干净……我的爱不纯洁。”

张弟兄跪在粪堆里，为自己浪费了生命中的许多机会而痛哭流涕。他决定，只要有机会，就一定向看守所里的每一个人分享福音。他痛苦地将半死的身子从厕所里拖出来。靠着神的帮助，他慢慢地挪向看守所的院子，院子中央有一堆石头。他爬到石头堆上，紧紧抓住最上面的那块石头，大声说：“大家听我说，你们必须接受耶稣基督为主!”所有的囚犯都能清楚听到他的声音，因为牢房的门是朝着院子的。

就在那个时候，地开始晃动起来。不知从哪里来了一场地震，囚犯们都吓坏了。他们害怕是因为地震，同时也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张弟兄能够把自己从死亡的门前拖回来，用如此响亮而权威的声音向他们传道。

张堂武将自己从厕所里拖到院子时，因用力过度，他感染的背部裂成了两半。两个肩胛骨之间的皮肤不再连接在一起，掉下来遮住了他的腰和腿。

狱警终于来了，把他拖回到厕所。他们决定不开枪打死他，因为他们认为无论如何，他都会在几个小时内死去。

第二天，当他们来检查张弟兄的时候，惊奇地发现，不知怎么的，他的背已经好转，得到了医治!不到三个月，他就完全康复了!彰显神荣耀的超自然事件把当局吓坏了，他们不敢处理张弟兄，于是就把他释放了。

张谷泉

张谷泉是中国本土差会西北灵工团的领袖。在很多方面上，灵工团都是耶稣家庭的一个分支。耶稣家庭是第一个接受到传回耶路撒冷运动异象的团队，即把福音传遍穆斯林世界，一直传回大使命的发源地耶路撒冷。

西北灵工团的第一代领袖大多数都来自山东，包括张谷泉。从圣经学校毕业后，他请求主向他显明生命的方向。一方面，

“耶稣家庭的共同生活方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耶稣家庭的成员变卖所有的个人财产，大家共享一切财物。另一方面，他很钦佩基督徒聚会处对圣经的研读以及他们深入学习神话语的方式。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他似乎听到一个声音直接对他说话：‘孩子，这些道路都不是你应该走的。我对你有特别的计划。’”

新的方向促成了西北灵工团的诞生。这个新差会的领袖说：“让我们站起来，把十字架带到不认识神的列国去。让我们奉耶稣的名走出去，放弃我们的一切，必要的时候，甚至放弃我们的生命，好叫耶稣的名在所有外邦人中得着荣耀。”

西北灵工团的策略就是传扬福音，相信耶稣很快就要再来。神祝福他们的事工，他们建立了很多新信徒团体，果子一直延续到今天。1947 年，第一组工人被派往新疆，他们在少数民族中赢得人归信基督，其中有维吾尔族、回族和哈萨克族。这一运动所谱写的一首赞美诗代表了他们的献身精神：

“愿兄姊努力作主工，作主工，作主工。
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蹿山复越岭，
徒步又航行，旷野和沙漠路开通。
撇弃变卖行神旨，流泪洒汗追主踪。
说什么肉身成道，无非是靠主大能。
也不论男女老幼，也不论愚拙聪明，
都抱定牺牲主义，愿流血报答主恩情。”

张谷泉去到新疆哈密，那里成为了该运动向西北其他地区延伸的行动基地。差会在那里建立了一间小教堂和一所幼儿园，并开设了一所小型圣经学校。工作进展良好，直到 1951 年遭受迫害。在那年的早期，喀什的信徒遭逮捕。第二年，张谷泉和同事在哈密被关进监狱。多年都没有张谷泉的消息，但后来有报道说：

“张谷泉于 1956 年死在狱中，当时只有三十出头。其他的领袖也为主而死。经过从山东到新疆的长途跋涉，只有部分人幸存下来，在这些人中，有很多经不起考验，信仰动摇，公开反对张谷泉和西北灵工团。后来，他们被送回了山东。持守信仰并留下来的人，要面对非常艰苦的生活……他们成了‘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林前 4:13）。他们被人任意冤枉、欺压、迫害、凌辱、殴打……又为主的缘故，在众人面前遭虐待、受苦难。”

最后一个离开山东的宣教士

中国共产党于 1949 年 10 月在中国掌权后，驻扎在山东的数百名宣教士知道他们留在中国土地上的时间不多了。很多宣教士在风暴来临之前自愿离开了，而另一些人则坚持到底，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死亡还是被驱逐出境。

大家相信美国长老会的艾琳（Irene Hanson）是最后一个离开该山东的宣教士。无私地服事 25 年后，她于 1951 年离开中国。艾琳后来写到：

“反对教会的战争已经开始了，这是一场在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爆发的分裂游击战，它非常的狡猾，这是一场白天隐藏、晚上暗中发动的战争。

一个共产党员被任命为中国基督教会的领导，并开始代表所有基督教团体讲话，不给予任何异议的权利。他颁布法令，强迫教会领袖和教会成员恐惧服从。任何胆敢反对他指示的人，都被加上‘间谍’或‘帝国主义走狗’的污名。宗教自由变成了‘迫害自由’。”

艾琳养有一只长尾小鹦鹉，她训练它，使它能重复几句话。意识到自己将需要所能得到的一切鼓励，她教鹦鹉用中文说：“你相信主。”宣教士以这种奇怪的方式获得了力量，她说：“每当我因共产党的拷问而动摇和沮丧时，一回到家，它就会对我说话，让我能够重新微笑。”

清算的日子终于到了，艾琳被拖到一个杀气腾腾的共产党法庭前。“杀了她！”他们大声喊叫，“杀了她！她是美国间谍，不配活下去！”

许多失实的消息四处传播，目的是要败坏宣教士的名声，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许多勇敢的中国基督徒接到要他们作伪证的命令时，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实事求是地讲话，拒绝作伪证。一个叫葛立的人被共产党召来作证控告艾琳。控告人对葛立说：“她用宣教经费资助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间谍活动，这是不是事实？”

“‘没有，’葛立明确地回到说。‘除了用于教会的花费以外，她没有使用任何宣教经费。她花的每一分钱都是入账的……她不是间谍。她没有反对中国。她是我们人民和国家的朋友。她今天不应该受审。’”

法官被激怒了，因为葛立是控方控告宣教士的主要见证人。因为葛立坚持事实，所以针对艾琳的案件就不成立了。她被判处“永久驱逐出境”，再也没有机会踏上中国的土地。

在艾琳离开之前，山东一名长老从农村走了很远的路秘密来探望她。他从宣教士家的后门悄悄进去，说他有从神而来的重要信息告诉她。“我有四件从神而来的事情要告诉你，”他掰着手指头，一件一件地强调说……

“第一，告诉美国人民不要对中国教会太失望。第二，告诉他们，神接纳了他们的礼物和奉献。第三，中国教会将经历大迫害和将糠秕从麦子中扬走的时期。第四，教会将会在大复兴中复活。”

在中国，很少有比这更准确的预言了。艾琳被毫不客气地赶走了，但当她上船时，朋友们把她的宠物长尾小鹦鹉从笼子里放了出来。那鹦鹉径直飞向一个拥挤的住宅楼，一遍又一遍地对人们说：“你相信神！你相信神！”

巨大的后退

上世纪 50 年代是山东教会遭受严重迫害的可怕十年，而当毛泽东于 1958 年发起灾难性的大跃进时，形势进一步恶化。很少有倡议被如此错误地命名，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饿死，人民遭受了难以言喻的痛苦。

毛泽东发动这个运动的背后理念，是要迅速将中国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化国家。随着政府要建设大量的水利灌溉工程和其他工程，数以百万计的人被迫迁移到其他地区从事体力劳动。毛泽东说中国的经济要在 15 年内超英赶美。私有制农业被取缔，从事私有制农业的人受到惩罚，并被贴上“反革命”的标签。

大跃进并没有达成既定的目标，反而给国家带来了经济灾难。毛泽东认为钢铁生产是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关键，于是他下令在全国各地建造后院炼钢炉。人们被迫交出农具、锅碗瓢盆、门把手及一切金属制品，目的是使这个国家从数百万吨钢铁中获益，建立他们的新乌托邦社会。实际上，所生产的钢铁质量很差，无法使用，村庄里留下了大量不合用的扭曲金属块和废弃熔炉。

历史学家回顾大跃进时，感到这个运动十分愚蠢。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失败的试验之一。共产党试图废除货币和一切私有财产……中国陷入了一场大饥荒。估计有 3000 万中国人饿死（有些人估计有 6000 万）。”

由于恐惧和恫吓的铁腕降临在人民头上，社会结构被撕裂。人们被要求举报自己家人的一切可疑活动，随着国家对人民个人生活的过度干涉，数以百万计的夫妻被迫离婚。

在这段黑暗时期，整个山东省的基督徒进入了求生模式。大多数教会领袖遭逮捕，被判处 20 年或更长时间的监禁。数百名牧师在严酷的劳改所中被杀害，或是死在里面。

虽然牧人被政府赶走了，但许多基督徒仍然三四人一组，小心翼翼地聚会。信徒常常进到树林或山里聚会，降低被发现和报告给当局的概率。然而，整个山东的教会都存活了下来，因为在上世纪 50 至 60 年代的巨大迫害临到之前，圣灵已经在成千上万的门徒心中做了深耕的工作。

20 世纪 60 年代



家庭教会的成员跪着祷告

到 1966 年，中国正滑向悬崖。毛泽东发动了导致上千万人死亡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对中国社会的重塑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其他事件。红卫兵席卷这片土地，几千年来所形成的习俗和传统都被抛弃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山东可见的教会都被关闭，牧师被囚禁，教堂建筑被用作共产党宣传中心或住房。然而，在这种严酷的迫害中，神奇妙地倍增了他的教会。”

多年后，一份报告分享了山东教会在 1965 年是如何再次爆发复兴的。那个时候，所有宗派的教会都解散了，全省各地的家庭教会只有简单的聚会，但是圣灵临到了聚会的信徒。在 80 年代，一个基督徒回忆了他于 60 年代访问山东时，在团契中发现的属灵生活深度：

“我真心感谢主的恩典——让一个小信的人亲自见证他的大能。我们人做不到的事，神能做到。教会是这个事实的美好见证。

这里的复兴开始于 1965 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年轻人被圣灵感动，就起来宣讲福音。有些人被抓，有些人遭到反对，还有些人遭到迫害。但他们没有放弃信仰；相反，他们的信仰变得更加坚定。这些人现在是教会的支柱。

今天，这里没有正式开放的教会，但是家庭教会随处可见。每次家庭教会聚会，可能有 20 到 30 人，或是 50 到 60 人，或是一百多人，有时甚至有两百多人。政府知道这些聚会，但不干扰他们。

我看到那些传道的弟兄姐妹们来自各行各业、各个地方，有工人、教师、鞋匠和其他职业的人。其中有许多年轻人非常有讲道的恩赐。

一个家庭教会安排不超过六个人作见证。六个人作完见证后，还有很多其他人想站起来作见证……

这个县的人口大约是 50 万。有五六万人信主，当中大多数是姊妹。”

田牧师

在 2001 年的中国之旅中，作者有幸见到了一名来自山东家庭教会的领袖，他的父亲田牧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光荣地为基督殉道。当他讲述父亲的经历时，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下面是田牧师的儿子关于他父亲的见证：

“1967 年，在山东北部的淄博矿区，我父亲因为传福音被捕。红卫兵把他打得濒临死亡。他浑身是血，很多骨头都断了。他们对他的折磨难以形容。即使在今天，每当我想起那天的情景，全身都会毛骨悚然。红卫兵强迫我和我的儿子（他的孙子）目睹酷刑。

遭受毒打之后，奄奄一息的父亲被放在一个手推车上。他们要求我和儿子推着他沿街行走，这样，人们就能看到传道人会遭遇何等可怕的命运。暴民们辱骂我们，向我们扔东西，我们奋力保护亲爱父亲的身体免受那些奚落和愤怒之人的伤害。我父亲服事神很多年，被贴上了“反革命”和“国家公敌”的标签，但我知道没有人比我的父亲更爱中国。他曾多次为国人的得救哭泣祷告。

红卫兵强迫我们进入一个墓地，在那里，他们搭了一个台子进行模拟审判。有几百人聚集围观。他们把我父亲架起来，告诉他说，他有最后一次被原谅罪行的机会。只要他放弃基督教和对基督的信仰，他就会获得自由。卫兵威胁他，不然的话，他会为自己的决定后悔的。‘我们给你难得的活命机会，放聪明点。’他们咆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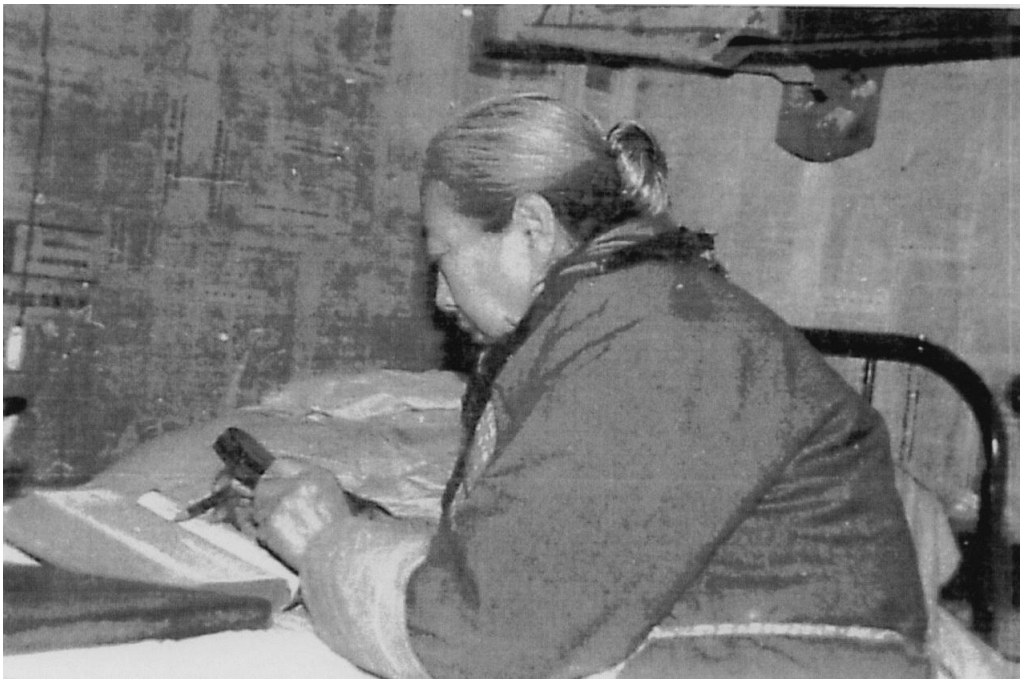
等人群安静下来后，父亲开始用清晰响亮的声音说话。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因为在遭了一顿毒打之后，他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面对震惊的围观群众和红卫兵，他勇敢地宣告：‘你们可以砍下我的头，流我的血，但我永远不会抛弃耶稣基督!多年来，他一直是信实的，一直祝福我，无论你们做什么，都不能使我放弃我亲爱的朋友和救主。’

这些话刚从我父亲的嘴里说出来，一群暴怒的红卫兵跳上台子，用拳头和带铁的靴子打他踹他。他们把他扔下台子，继续殴打他，他躺在泥地上。人群中许多人大声哀哭，但他们无法阻止残杀。

父亲在我眼前被打死。他的信心和勇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决定余生都全然委身于主耶稣基督。人群中的很多其他基督徒也因我父亲的榜样而变得刚强。

因为父亲愿意忍耐到底，所以结出了美好的果子。我仍然跟随基督，我的儿子和孙子也跟随。我们已经三代跟随主了，我们希望将来更多的后代也能这样！”

破碎的器皿张家坤



张家坤跪在“小黑屋”里的床边，她被关在面里长达 22 年。

张家坤生于 1913 年，在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家庭里长大。青少年的时候，她一直在学校里学习圣经，后来感到神带领她在烟台从事学生事工。

1948 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她搬到了上海，在中华基督教福音团契（the Chinese Christian Evangelism Fellowship）的出版部门工作。她是一名基督教书籍和文章的多产作家和编辑，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她所写的灵修书《活水》（Living Water），这本书在今天的基督徒中仍然很流行。在那些黑暗的岁月里，所有的宗教书籍都被禁止，那些被抓到有书的人，将面临坐牢或死刑的危险，许多基督徒手抄张家坤的灵修领受，并在其他信徒中间传阅，鼓励大家。

1956 年，政府关闭了张家坤的工作单位，并逮捕了所有的工作人员。她后来被指控为反革命，1960 年被判入狱。大部分时间里，她被关在一个六平方米的潮湿小房间里。她用报纸糊住发霉的水泥墙，将所有的家当都放在一个竹架子上。

在那些黑暗的岁月里，张家坤紧紧抓住耶稣基督，与她的救主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最终，在 1972 年，经过 12 年的监禁后，她写下了一些自己的感受。她的话揭示了这样一个卑微破碎的器皿：尽管所有的人生梦想都被夺走了，但她在耶稣基督身上找到了巨大的奖赏，张家坤写道：

“过去我是一个非常多愁善感的人，但现在我不再伤感。我已经抛弃世界，世界也抛弃了我。因为神是我最大的财富，所以我常常呼求他，他赐给我力量，无论我是

生是死，他都在我身上显为大……我已向他保证，我将毫无保留地献出所有的一切……

他给了我一个小小的试验，我没有及格。我虽然常常失败，但还是升了一个年级。当我到达终点时，我会和其他人一样……走得慢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不要半途而废……

我不配得奖赏。在天堂里，即使我被排在最后一个位置，我也会心满意足。如果我也有奖赏，那应该给我的兄弟姐妹们。他们为我提供生活必需品，又为我祷告；如果要给奖赏，应该给他们。我是被他宝血所买赎的婢女，我爱他是理所当然的，并没有什么可夸口。当我的工作完成了，我会说：‘我是个不配的仆人，我只是尽了我的本分。’

在旅途中，我有很多缺点，又常常跌倒。如果不是他用宝血把我买赎，我自己如何能够付上赎价呢？生命的赎价是昂贵的，任何的酬金都远远不够。他把我从死亡中拯救出来。我有永生，他叫我从死里复活，叫我与他同坐在天上。当他显现的时候，我将与他一同在荣耀中显现。我将脱离这身体的束缚，面对面看见我所爱的基督，伟大而荣耀的王。我将在他脚前俯伏敬拜……

所以，不要祝福我。在这个世界上，我不要人的祝福。我宁愿和他一同受苦，因为我知道，受苦能帮助我成功……我的父母不在了，我没有子女。我的一切都被剥夺了。我独自一人，年已老迈……

我经历了一点苦难，所以我想其他人会同情我的孤独。可是，不但没有人同情我，他们还欺负我。我的心有点苦。接着我想：‘我是多么愚蠢啊！我对任何人都没有用，所以我为什么要别人的同情呢？……我只为他而活。’”



张家坤的护照像，摄于她第一次离开中国前。

最后，经过了 22 年的牢狱之灾后，张家坤于 1982 年被释放出狱。五年后，在朋友的帮助下，她移民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直到 1993 年去世，她在那里一直过着平静而忙碌的生活。神喜悦再次使用他的婢女，允许她在晚年为他的名带来荣耀。在美国生活的七年间，张家坤在中国又出版了七本书，坚固了成千上万的信徒。

来自幕后的一封信

在中国闭关锁国后，全球的基督肢体耐心地等待着任何机会出现，使他们能一瞥中国教会的状况。许多被驱逐出境的外国宣教士公开感叹基督教在中国已被消灭，说即使门再次打开，也可能得从头开始传福音。

虽然后来有消息估计称，1965 年全山东省有七万基督徒，他们分别在 350 个不同的教会中聚会，但无法深入了解山东教会当时是如何应对的。

罕见的信息碎片会不时地从山东传出来。在等待的基督教世界里，每一个字都被看作是来自失散已久的家人的意外消息。1968 年，一名香港牧师收到了一封来自一个中国基督徒的信，那封信带来了一线希望，并非所有生活在毛泽东竹幕下的基督徒都流失了。信上这么说：

“因为我是工程专家，所以我的职位很高，薪水也不错。我以前很享受我的生活，但现在由于文化大革命，我失去了工作、薪水及其他一切。现在，我是一名普通工人，然而，我因在基督里得着完全的喜乐，就非常的欢喜。我知道还有其他朋友也有同样的经历。”

20 世纪 70 年代

常家的敬虔遗产



上世纪 30 年代的常子华

山东东部青岛市的常家有丰富的基督教遗产，这可以追溯到约一世纪前，遗产一直延续到今天。

他们的故事始于上世纪 20 年代，常爱主不能生育，在当时，这被视为极大的耻辱。医生无法帮助她，一天，绝望中的她拜访青岛的一间教会，向一名姓唐的牧师讲述了自己的情况。她恳求说：“请帮帮我！我想要个孩子！我们试了多年，但我无法怀孕。”唐牧师答说：“我帮不了你，其他任何人也帮不了你。只有一位能干预你的处境，满足你的愿望——他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个没有孩子的妇女马上回答说：“请介绍我认识这位耶稣。”

差不多是约在同一时期，最早来到中国的韩国宣教士方之一到青岛传福音。常爱主相信福音并得救。他的丈夫常子华，是一个心里刚硬的人，不想与“西方宗教”有任何瓜葛。

常爱主在祷告中向主呼求。后来，神开她的子宫，她就怀孕了。她去见那个说她永远不能怀孕的医生，跟他分享令人激动的消息。那个医生说：“你疯了！你隆起肚子里的不是孩子，只是个肿瘤！”她失望地回了家。

三个月后，常爱主感到孩子在她里面动。她确信自己是怀孕了，于是又回去见那个医生。医生重新检查，惊讶地发现她真的怀孕了！

怀孕七个月后，出现了并发症，医院告诉常子华，需要做手术，母亲和孩子只能保一个，不能同时都保。常子华选择保妻子，手术继续进行。当常爱主的命保住后，她丈夫却惊讶地听到手术室里有孩子的啼哭声！母亲和孩子都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常子华知道是神的手介入其中。他跪在地上，为自己的罪悔改，把生命交给了主耶稣基督。

常家给这个特别的儿子起名叫恩惠，他生于 1927 年，在成长的岁月里，中国正处于历史上的艰难时期，战争、饥荒和其他疾病折磨着山东省的千百万人。然而，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神没有忘记常家。

1927 年奇迹般地生了儿子后，医生告诉常爱主，由于分娩对她的身体造成了伤害，她可能活不久了。这个敬虔的妇人再次向主耶稣呼求，恳求主让她再活十年，好养育大自己的儿子。她常常按照诗篇 90 篇祷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常子华是一个富商，他为一家英国公司经营染料生意发了财。一天，一个英国老板拜访常家。这个时候，常爱主已成长为一名坚定委身的基督门徒，当丈夫在客厅见外国客人时，她在自己的房间里热切地祷告。英国老板听到常爱主祷告，惊讶地问常子华：“我不知道你妻子会说英语！她是从哪里学的？我在中国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正宗的英语。”神显然行了另一个神迹，因为常爱主从来没有学过一个英语单词。

当神受到挑战时

与此同时，常子华成为了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向雇员及朋友分享福音，但常常遭到抵挡和嘲笑。一次，有一个人嘲弄他的信仰，告诉他相信一位看不见的神是愚蠢的。连续好几个星期，天空一直阴沉沉地下着雨，那人挑战常子华，要他证明他的神是真的。“向你的神祷告，让太阳出来，”那人要求。“如果真能这样，我也会相信他。”

面对这个意外挑战，常子华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不想试探神，也不想在不信的人面前辱没神的名，他向神祷告，求神显明他在这件事情上的旨意。经过一段时间的恳切祷告，他确信圣灵已经向他显明了神的旨意，他告诉那人：“明天中午，主耶稣基督会让太阳照耀，你将知道他是真神。”

这场独特对决的消息很快传遍了社区，当天及整个晚上，大雨继续倾盆而下。

第二天清晨，暴雨依然下过不停。地平线上乌云密布。街坊邻里很多非信徒聚集到一起，他们都想看看，当常子华的信仰被证明是假的时，基督徒会怎么办。11 点钟，常家人往窗外看时，外面仍到处是倾盆大雨。11 点 30 分，甚至差 5 分钟 12 点的时候，还是没有任何改变。雨已经连续下了多天。

常家的墙边立着一个大落地钟。11 点 59 分，仍然没有太阳的影子。那个发出挑战的人，摆好姿势，准备嘲笑。正午时分，钟开始报时了，“咚……咚……咚……”

最后一声钟响的时候，整整 12 点钟，天空突然裂开，明亮的阳光穿透云层，照亮了湿漉漉的社区。当地人惊讶不已，认识到基督徒的神是唯一的真神。人们更加尊敬常家，也更加钦佩他们的信仰。

常爱主继续为神的国作充满力量的见证。她常常探访青岛的贫民区，那里住满了躲避战争、洪水和饥荒的难民。

一天，常爱主因为到一个不干净的寮屋区服事，感染上了肺结核，她没有从病中恢复过来。1927 年生了常恩惠后，她曾求神延长她的寿命十年，她于 1937 年去世，那时，她的儿子正好是十岁。

成千上万的贫民窟居民参加了她的葬礼，他们深受常爱主的大爱和慈悲感动。多年来，她在生命中彰显了神的荣耀，没有辜负基督徒的名。

向人民解放军作见证的常恩惠

妻子去世后，常子华再婚，但他的第二次婚姻不像第一次那样蒙神的祝福。他无法应付养育常恩惠的责任，所以把孩子送到了马庄的耶稣家庭，常恩惠 11 岁的时候就把生命交给了耶稣。他在那里住了两年，在社区创始人敬奠瀛及其他领袖下接受敬虔的教导。

常恩惠长大后，在人民解放军中成为了一名德高望重的外科医生。他从没有忘记自己的基督徒遗产，在人民解放军中继续服事他的救主，直到 1988 年退休。常恩惠常常偷偷地为病人祷告，甚至在 1966-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冒着生命危险向人分享基督。



1988 年的常恩惠和妻子

在这个艰难时期，常恩惠成为了山东教会的主要领袖，他不知疲倦地鼓励信徒要跟随神，不要气馁。他深受所有基督徒的爱戴。他不但为神的供应和恩典作了极大的见证，而且非常谦卑，常常公开承认自己的软弱和罪恶，分享神如何帮助他克服那些软弱和罪恶。

有一次，他想要向一个即将死于癌症的军官分享福音。那个军官反对说："闭嘴！我听腻了你的蠢话。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能相信宗教！"

但那个军官的妻子心里对真理更开放，她对常恩惠说："如果你的神治好了我丈夫，我们就都成为基督徒。"

常恩惠去了另一个城镇几天，回到医院时，他沮丧地发现那个军官已经死了。这个敬虔的人很伤心，因为错过了为基督赢得那人的机会。

几周后，他被叫去前军官的家。到的时候，他发现，军官的遗孀、孩子和亲戚都在等着见他。寡妇解释说：

"我丈夫快要死时，他呼吸困难，我们聚集在他的床边，等候他的灵魂离开这个世界。突然，他坐了起来，眼睛睁得大大的，喊着说：'我看到天堂了！它是真的！'接着，他闭上眼睛去世了。我们都想相信耶稣。请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常恩惠在 1927 年出生的时候，主奇迹地保守了他的性命，他一生都在山东服事神，直到 2001 年去世，享年 74 岁。

20 世纪 80 年代

渴慕神的话语



一本宝贵的手抄圣经

上世纪 80 年代给中国各地的很多基督徒带来了全新的希望。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几年，政府不仅对有信仰的人，而且对整个国家都作出了给予更大自由的承诺。

虽然经历了几十年的迫害，并与世界各地的基督肢体隔离，但山东的教会不仅度过了黑暗时期，而且还在严酷考验中茁壮成长。上世纪 80 年代早期，资深宣教士赖恩融报道说：“山东的教会正经历巨大的增长，家庭教会成倍地增加。据报道，在省会济南就有两万名信徒。在风景如画的港口城市青岛，有一千多名基督徒参加主日聚会，在烟台有六百多。”

1985 年，一个访问山东省东部教会的人报道：

“教会大概有六十个成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领圣餐，五六个人一组跪下来。牧师亲自为每个人祝福，并在分发饼和酒之前给予鼓励或劝勉。很多人哭泣，公开在主面前承认自己的罪。

教会的牧师已经七十多岁了，是一名广受尊敬的家庭教会领袖。他于 50 年代被捕，在狱中度过了大约二十年。这里的基督徒缺少基督教文献。然而他们甚至害怕收到邮寄来的材料。领袖和一些成员有圣经，但大多数年轻信徒都没有圣经。不过，他们很乐意接受亲手送的资料。”

在整个 70 年代，尽管有严重的困难和迫害，但山东的教会仍然增长。虽然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信徒人数迅速增加，但基督的身体却面临着一个关键的障碍——缺乏圣经。

圣经在中国被禁止了近三十年，很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拥有圣经的信徒都不敢拿出来，因为被发现拥有圣经，可能会招致他们被捕，并有可能被判多年监禁。因此，圣经被放置在密封的罐子里埋在地下，而其他的人则巧妙地把圣经藏在房屋和谷仓的墙板或椽子里。

在 80 年代初期，创立“亚洲开拓”的资深美国宣教士保罗考门参加了山东一家注册教会的聚会，当他旁边的一名妇女从包里拿出一本很大、边缘参差不齐的繁体中文圣经时，保罗考门惊讶地看着她，问她是从哪里得到这本圣经的。她回答说：“噢，这是我母亲的圣经。”宣教士问红卫兵有没有搜她的家。妇女肯定地说：“搜了，但母亲把圣经藏在了屋檐下。你看，老鼠把皮革装订的边都吃掉了，母亲已经跟主同在了，但我仍然有她的圣经。”

整个山东省的信徒都渴望和祈求有一天他们能安心地学习神的话语，不必再担心受到惩罚，但是圣经的严重短缺导致了手抄本经文在教会中流传。许多基督徒与另一个拥有一两页珍贵经文的人交换之前，都先记住自己所拥有的经文。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渴望跟随耶稣基督，除去他们心中的属灵空虚，圣经的缺乏减慢了神国的扩展，甚至有完全停滞的危险。

转折点

中国教会呼求神施怜悯，请求他喂养他饥饿的孩子。神回应了他们的祷告，在 70 年代后期，一名坚定的美国宣教士，大家都叫他大卫弟兄，回应神的呼召，帮助把圣经从邻国运进中国。起初，他的包里只带了几本圣经，后来这个计划发展壮大，直到有十几名或更多的旅行者组成团队，每天都带数百本圣经从香港过境进入中国。

尽管大卫兄弟和其他人设法偷运进中国的圣经对接受者是一个巨大祝福，但需求巨大，这些圣经犹如杯水车薪。大卫和他的同工受圣灵启发，想出了一个冒险计划，计划在一天之内把 100 万本圣经送进中国。这一大胆行动后来被称为“珍珠计划”，但他们的计划遭到许多其他宣教团队的强烈反对，他们担心这个计划过于大胆。其他人则表现出不安和嫉妒，因为这个巨大项目在他们不知情或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就悄悄实施了。

然而，在中国国内，基督的肢体并不关心外部基督教世界的政治活动。他们并不特别关心圣经是如何到达他们手中的。他们迫切需要圣经，意识到基督教在中国的未来取决于在基督里的新生婴儿是否能够接触到神的话语。



1981 年 7 月，通过驳船运送到中国的 100 万本圣经之一角

经过多年的计划和一次失败的尝试后，大卫弟兄和一群献身的宣教士于 1981 年 6 月登上一辆拖船从香港出发，拖船拖着一艘载着 100 万本中文圣经的驳船。他们知道，如果被抓住，他们可能面临处决或至少多年的监禁。大卫兄弟成功地带领他的团队进行了 20 世纪最勇敢的基督教行动之一。

成千上万的中国基督徒在广东汕头的海滩上等着，宣教士们迅速卸下他们珍贵的货物，然后逃到了菲律宾。

中国当局意识到发生在他们眼皮底下的事情后，设法没收了大约一万本圣经，但这 100 万本圣经中的绝大多部分都成功地发送给了中国各地的教会领袖。

“珍珠工程”之后，中国各地纷纷传出“天赐复兴”的报道。许多中国信徒讲述了圣经在点燃复兴之火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一大胆的圣经发送是中国家庭教会运动的转折点。一名牧师后来说：

“圣经发送点燃了很多家庭教会的火花，因为信徒从神的话语中获得了力量和信心。回顾过去的岁月，我相信‘珍珠工程’的时间是神所命定的。1981 年，中国的庄稼熟了，信徒渴慕神的话语。在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我们晚几年发送圣经，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了。”

发送了圣经之后，大卫弟兄和他的团队收到了几百封感谢信，有些信来自山东，有几万本圣经被成功送到了山东的教会。在一封签名为阎庄教会（山东南部的一个城镇）的信中，写信人说明了圣经发送对他们教会的影响：

“现在我们有了圣经，每个人都可以学习神的话语。饥渴的羊群现在可以吃到健康的灵粮，喝到纯净的灵泉。我们的生命现在像春天里茁壮成长的树木。有很多人相

信神的话语，并且忍受试炼。现在，我们学会了坚定不移，分辨真假，对抗那恶者和他一切的攻击。

神的话语的确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的磐石，我们将永远站立其上。羊群在属灵上取得巨大进步，竭力达到成熟。我们知道祷告会带来力量，我们认识到在清早和主交流是多么的甜美。赞美主！

我们完全理解圣经来之不易。我们知道，为了遭受苦难的教会和羊群的属灵需要，你们竭尽了全力。弟兄姊妹们，你们的劳苦没有白费。你们的爱祝福了无数的教会，也唤醒了很多沉溺于世界的人，拯救了很多的灵魂。

我们从你们身上学到了无私的爱，我们和你们一样，渴望把福音传遍天下，这样，教会将会复兴，给主的名带来更大的荣耀。

请常常为我们祷告。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问你们好！

以马内利

阎庄教会”

宣教士的惊喜

邓小平于 1978 年在中国掌权后，他的开放新政策带来了快速的经济改革，也为教会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了 30 年之后，外国基督徒现在可以到中国旅行，许多地区出现了令人惊奇的复兴报道，此前人们认为这些教会已经被摧毁掉。

“亚洲开拓”创始人保罗考门 1920 年出生于青岛，父母都是宣教士。在西藏边界上服事了几年以后，他的父亲伊凡搬到了山东，开始他第三期的宣教服事。当伊凡·考门（Ivan Kauffman）到达青岛时，一个人也不认识，有一天，他一个人走在街上，一个陌生人和他搭讪。他的儿子后来分享了这个故事：

“‘打扰了’，那人用中国话说，‘你不就是来教导我们圣灵的人吗？’我父亲很吃惊，问道，‘你为什么这样问我？’

那人信主几年了，听说人可以被圣灵充满，然后就可以有超自然的能力为基督作见证。他开始热烈地为属灵的恩赐寻求神。一天，神给了他一个异象，在异象中，他看到一张西方人的脸。主告诉他，这个人要来教导他圣灵的事情。他对我父亲说：‘你就是我在异象中看到的人。’对于父亲来到青岛，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确认。圣灵宣告了我们的到来！”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保罗考门回到了阔别近六十年的出生地。他父亲在青岛是一名广受尊敬的宣教士，考门纪念教堂建于 1935 年，目的是要纪念他的献身服事。50 年代的时候，教堂被共产党改成一座工厂，但在 80 年代的宽松环境中，政府归还了教堂，恢复为敬拜场所。

保罗考门打出租车去旧教堂时，他还不知道是否能找到什么信徒。他说：

“我们一下车，马上就被上教会的信徒围住了。教堂有 300 个座位，但令我们高兴的是，我们发现里面挤了 800 名礼拜者。每个角落都挤满了人。室内几乎无法容纳下礼拜者，连窗户和门口都挤满了人。这只是第一次场礼拜，那天上午还有两场礼拜，也同样拥挤。

我坐在拥挤的座位上，热泪顺着我的脸颊滚落下来。这就像山东教会大复兴时所参加的礼拜，当时我还是一个小孩子。没有什么能扑灭圣灵的火……

在那场礼拜中，鲜有人认识我 55 年前去世的父亲。如果父亲看到他早年努力所结的果子，他会多么激动啊!”

复兴临到山东南部



上世纪 80 年代的一间农村家庭教会

1989 年春天，来自浙江两间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向北旅行至山东后，灵恩会的教导涌入了山东南部。他们遇到很多有长老会根源的形式教会（formal churches），那些教会中大多数信徒从未经历过圣灵的工作。虽然很多人保持对神的话语忠心，但山东很多地方的信仰已经变得枯干和没有活力，没有多少属灵生命和爱。

听说有两个访问传道人想到教会里讲道后，山东南部的很多牧师聚集到一起，讨论是否应该准许他们讲道。当被问及他们想要分享什么信息时，这两个谦逊的人解释说，来自神的复兴已经在中国各地爆发，这都是出于圣灵的能力和同在。他们渴望分享神正在做的事情以及鼓励信徒接受圣灵。突然，一个年轻人站起来高声说：

“‘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我对这已经盼望好久了，只是没有勇气说出来’……话音刚落，另一个人就跳了起来，大声说：‘我心里好无聊。教会烦死我了。我们必须开复兴聚会！’”

很多上教会的人都有同样的渴望，想更多地得着耶稣基督。他们举办了一场聚会，一百多名饥渴的传道人参加。聚会从早上六点钟开始，来自浙江的两位传道人教导圣灵的洗，同时见证永生神正在全国各地所行的事。山东的教会领袖们听得非常认真，但多年来，许多人都被警告要小心灵恩会的教导，所以有相当大的抵挡。

第二天聚会结束时，传道人恳切地祈求突破。第三天早上，在代祷的时候，弟兄们按手在一个 13 岁的小女孩身上。她突然站起来，呼喊说：“主啊，请求你怜悯我们！”这话一出她的口，

“聚会的地方大大地震动，所有人都开始放声哭泣，有人捶胸认罪。很多人为山东南部的教会的不冷不热和属灵倒退痛哭……他们中 90%的人被圣灵充满，开始热烈地鼓掌，大声地赞美。他们的喊声如雷，整个会场都震动了……

聚会的最后一天，参会者请两名传道人给他们按手。按手的时候，有几个人看到鸽子在他们头上盘旋。有一个兄弟患关节炎很多年，他的手无法活动。传道人按手在他身上，他立刻就好了。他高举双手，开始跳舞赞美神。”

很多当地牧师被复兴大会极大地更新了，但有人向他们发怨言，其中一名重要长老生气地说：“这是邪灵的工作，”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会场。

大多数由接受灵恩会教导的牧师所带领的教会，在随后几个月里都经历了强劲的增长。福音工作迅速扩展，“在几个村子里，甚至政府官员都信了。在一个村子里，信徒在几个月里增长到占人口的 80%。在近六百人中，有四百多个基督徒。”

另一方面，由厌恶地离开聚会的长老所带领的教会，人数从 90 人减少到只有 10 人。饥饿的基督徒离开他带领的教会，去了圣灵运行的地方，就像蜜蜂自动被蜜罐吸引一样。在随后的几年中，浙江的教会派遣了更多传道人和教师到山东南部。在一次聚会中，一个 22 岁的瘫痪病人被抬到前面。这个瘫痪病人独自居住，身体和头发都肮脏不堪。每当他看到人，就会盯着人笑。

那时，山东的基督徒靠着圣灵的能力大胆地服事。他们按手在那个年轻人身上，奉耶稣的名求神救他脱离魔鬼的辖制。第二天晚上，一个干干净净的年轻人走进了会场。没有人认出他就是前一天被抬进来的那个人。看到数百人的生命被改变，圣灵的果子和恩赐被显明出来，曾经反对聚会的长老流泪悔改，他也被圣灵充满。复兴最终也临到了他的教会。

20 世纪 90 年代



上世纪 90 年代，年轻妇女专心地学习圣经。

来访传道人的冷遇

因为在长期的宣教年代中，山东的教会都与西方宗派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山东教会获得了保守和抵制改变的名声。在某些方面，这是一种祝福，因为健康的怀疑帮助他们避免了近几十年来自海外和国内其他地方的假教导。一个在 1993 年拜访山东教会的人发现，“他们很多人对海外信徒的帮助持负面态度，害怕他们会带来有害和分裂的教导。今年春天，该省家庭教会运动的一些领导人召开了一次会议，重申了不与海外教会接触的政策。”

上世纪 90 年代，河南一个有名的家庭教会传道人拜访山东时，他和同工受到了当地一群信徒的不友好接待，这也是外省传道人通常的经历。对外界影响的抵制在不同程度上一直持续到今天。来自河南和其他欠发达省份的传道人常常被更有经验和更富有的山东信徒看不起。

“山东的主要领袖准备了一场七天的聚会。在第六天的下午，当约翰弟兄正在分享的时候，一些山东信徒开始找我们信息的错误。他们就启示录中有争议的章节问我们一些难题……一位老人，也是教会的长老，和其他两个人站起来，高声说：‘你们来自河南的老师应该闭嘴！你们既年轻又缺乏经验，既贫穷又什么也不知道。你们连

自己都不知道这些经文的意思，怎么能够教导我们呢？’这三个人拿起自己的东西离开会场，还命令他们教会的成员和他们一起离开。我马上跟着他们到了院子里，大声祷告：‘主啊，我为这些尊贵的弟兄感谢你。请帮助他们不要因为我们对圣经的无知而这样发怒。’

两个不满的领袖嘲笑我，大声说：‘带你的兵回家去吧，收拾你们的旗子回河南去吧。’

我知道这个事件是魔鬼的搅扰。我热泪盈眶地恳求他们回到会场，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祷告，寻求主的旨意。他们的心被感动了，他们静静地回到座位上。我让到会的人都跪下寻求主。神的爱浇灌在我们所有人身上，许多人伤心哀哭……

那三个长老走到前面跪下。他们低下头，说：‘弟兄，请饶恕我们说出这么粗鲁无礼的话。’看到这三个长老懊悔的心，整个会场的人都跪下来流泪祷告。他们请我们留下来在山东各地多教导几天。”

家庭教会的增长和迫害

虽然到山东访问的传道人会受到山东教会褒贬不一的接待，但圣灵继续赐能力给福音使者，上世纪 90 年代，基督徒的人数呈指数增长。

1988 年，一个黄姓男子和他的妻子通过广播听到福音后，就相信了基督。他们逐渐成为成熟的信徒，并发现身边很多人也渴望认识真理。90 年代中期，到黄弟兄家聚会的人挤满了每个角落，大家渴慕地聆听神的话语。1995 年圣诞节那天的聚会上，一共有 56 个人悔改自己的罪，相信了基督。

在中国，家庭教会的复兴之后，往往会伴随着迫害。1996 年早期，当局禁止了黄弟兄家中的教会，但是当警察开着警车、鸣着警笛进入小区时，“会众一点也不害怕，被捕的领袖昂着头走进警车。警车离开时，会众大声唱圣诗。警车一离开视线，信徒们就回到屋里继续他们的聚会。”

家庭教会三年前就被当局袭击过。黄弟兄回忆说：“上一次，羊被吓得四散。但现在他们成熟了。现在我们把迫害看作是无上的荣耀，是一种祝福。教会更加团结，我们的祈祷更加热切。我们相信迫害过后会有更大的复兴。”

耶稣医院



1992 年耶稣家庭的成员在领圣餐

耶稣家庭在 50 年代明显已经被共产党消灭掉，它的领袖也已经去世，大多数观察家认为，人们将很快遗忘关于这一独特运动的所有记忆。然而，圣灵的运行已经把福音深深地植入了耶稣家庭成员的心里，这场运动在山东各地幸存了下来。

在临朐县，爱德医院就建立在耶稣家庭以前会堂的马路对面。到 1995 年，该院已拥有 36 名医生和护士，其中许多人因为医术高明，受到全国各地之人的钦佩。大多数医护人员都有耶稣家庭的背景。一篇文章讲到，在爱德医院，

“所有职员，从主任到清洁女工，都拿同样的 80 元工资，这只不过是别人零花钱的金额。为了维持生计，他们仍然要种田，主要是在诊所早上 8 点开门前和下午 5 点关门之后。

由于医院工作人员谦虚和蔼，且收费很低。病人从四面八方到他们那里看病。重病患者被人用木制手推车送进医院，在中国偏远地区，这是一种常见的交通方式。由于贫穷农民没有医疗保险，许多病人付不起医疗费。在这种情况下，医院会延迟收费，或是减免他们的费用。

医院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基督徒。他们每天早上五点半以灵修开始，晚上七点半以祷告结束。当地人称这家医院为“耶稣医院”。医生和护士常常讲述个人见证，并在属灵上辅导病人。通过这种方法，无数的病人离开医院时，不仅身体得了医治，而且开始了在基督里的新生命。”

吴秀玲

上世纪 90 年代，来自中国的报道提到了耶稣家庭的剩余成员，其中包括一个名叫吴秀玲的妇女的悲惨故事，她在 1995 年 3 月殉道，当时只有 36 岁。

吴秀玲的麻烦开始于 1989 年，一队警察突然来到她在枣庄郊区的赵村，逮捕了她。在公安局，有人告诉她说，她遇到了麻烦，因为她相信耶稣和根据启示录讲道——政府特别害怕圣经的这部分内容。吴秀玲受到多次威胁后，获准回家。

吴秀玲的第二次被捕是在 1993 年 6 月。一群家庭教会的信徒在微山县的一间房子里聚会，突然有二十个左右警察来到。他们

“用枪和警棍强迫基督徒进入警车，把他们带到公安局。秀玲被带上手铐，站在警车上，在全县游街示众了几天。然后她被带回到公安局，接受了三个月的审讯。在这段时间里，她受到刑讯逼供，遍体凌伤。遭受折磨和羞辱后，她被判处三年徒刑。

吴秀玲和另外两名被捕的姐妹被送往淄博的劳改所。该劳改所生产服装，大部分出口到海外。秀玲每天都必须完成严格的工作配额，否则就会被殴打和虐待。配额超出了她的能力，过了一段时间，由于压力和不断被殴打，她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衰弱。

有一天，吴秀玲晕倒了，但狱警把她摇醒，不顾她发着高烧，强迫她继续工作。她的医疗援助请求遭到坚决拒绝。最后，在 1994 年 10 月，监狱当局发现吴秀玲已濒临死亡。他们让她回家接受治疗。两个月过后，她几乎没有好转的迹象。由于没有钱，治疗中断了，一个报道说：“她皮包骨头，脸部扭曲变形。瘦削的手变得透明，骨头清晰可见。她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眼睛深深下陷。最后，吴秀玲于 1995 年 3 月与世长辞，时年 36 岁。”

吴秀玲的葬礼定于 3 月 6 日举行，但由于很多基督徒想参加她的葬礼，警方决定封锁通往墓地的所有道路，这名年轻的殉道者在无人见证的情况下被埋葬了。吴秀玲一生保持纯洁，不断地见证耶稣基督的良善。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孤独和痛苦中度过的，甚至在死亡时也是孤独一人。然而，她不会介意，因为她已经安全地躺在她慈爱之神的怀抱里。

快速增长引发属灵担忧

随着 20 世纪即将结束，山东教会走过了很长的路。整个 90 年代，人们看到基督徒人数有骄人的增长，在很多地方，不论是注册的三自教会，还有独立的家庭教会，都挤满了人。

省内有些地方比其他地方更多地经历基督教的影响。据报道，仅在山东南部的临沂市，三自教会的人数就有 10 万到 25 万。临沂家庭教会的数据难以获得，一名消息人士称，仅在区内的“四个贫困县”就有超过 17 万名基督徒。

在青岛市和山东东部的周边地区，教会也大大地增长。90 年代末，青岛有五万名登记的信徒在 60 间教会中聚会，1998 年，爱德基金会报道，自从 1980 年以来，该市已经有三万名信徒受洗，并且“在那日期之前，就有大量没有登记的信徒受洗。”青岛的家庭教会也经历了类似的快速增长。

位于山东东北端、俯瞰黄海的威海市，其三自教会 1994 年开始时只有 40 人。但圣灵运行，礼拜堂很快就挤满了人。21 世纪开始的时候，威海市有三千多人参加圣诞节礼拜。

上世纪 90 年代，各个县和地区都有类似的增长报道。90 年代开始的时候，据报道，全省三自教会有 30 万 7 千人在注册的 2464 间教会中聚会。

到 1997 年，官方资料显示三自教会有 90 万名基督徒，这意味着注册教会的规模在七年内几乎增长了两倍。

然而，这些统计数据被认为是保守的，因为三自教会一般只计算受洗的成年教会成员，孩子和青少年不允许参加聚会。

由于未注册的非法家庭教会被迫在暗处运作，所以对于其在 90 年代的规模，很难准确估计，但根据山东全省注册教会中有 90 万名成员的报道，合理估计该省当时至少有 200 万名家庭教会信徒。

虽然在 90 年代后期，基督教在山东看起来得到了蓬勃发展，甚至即将爆发更大的增长，但一些中国教会观察人士对此表示严重关切，他们警告说，教会人数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其成员的属灵成熟速度。

同许多其他省份的教会一样，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牧师及持续短缺圣经，导致许多教会缺乏适当的带领。信徒对圣经的认识往往是肤浅的，这使得宣教士政治家林保德（Tony Lambert）重复了一个多世纪前到非洲宣教的宣教士所发的叹息：“复兴有一里宽，但只有一寸深。”

来自山东的信

在这一章结束之际，我想转载上世纪 90 年代收到的一些来自山东省的信件。这些珍贵的通信揭示了山东基督教的优势与不足，让我们了解到信徒的日常生活及他们跟随主的个人挣扎。他们的信件可以让我们很好地窥瞥那个时代的基督身体所经历的不断变化情况。

1990 年

“我感谢神赐给我圣经和参考书。方圆 300 公里内所有的教会都缺乏圣经。即使我们收到五千本圣经，仍然不够信徒人手一本。由于圣经的缺乏，信徒们面临着理解神话语的问题。

虽然我们大概有四十名蒙神呼召的传道人，但我们的担子还是很重……很多地方，所有基督徒只有三四本圣经，有一些地方，四五个人共用一本圣经。弟兄姐妹呼求神满足他们的属灵需求。”

1991 年

“我想找一个基督徒朋友的努力是徒然的。我也无法借到圣经。如今，我只偷偷地参加过一次主日聚会。我的母亲认为，相信基督会给我带来很多麻烦。因此，我不敢和人分享我的信仰。一天，我告诉朋友，我不再相信神了，我经历了真正的冲突。我无法睡觉和吃饭。我的思想困扰着我。我一直努力地挣扎，想在没有任何支持的情况下做一个基督徒。没有人理解我，甚至我父母也不理解。”

1992 年

“我是一个年轻农民，今年 22 岁。去年夏天，我遇到了一个基督徒朋友，他向我分享福音，并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聚会。每一次，我都必须骑车 32 公里去教会，但我经历到了主的大能。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和平氛围。人们相互帮助、相互支持。

我还没有受洗，但从第一次参加聚会起，我心里就决定要成为一名基督徒。根据传统，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必须向偶像鞠躬。我知道神在看着我，但我缺乏勇气不向偶像鞠躬，因为我不想违背父母和家人。”

“虽然我还不是很理解圣经的教导，但我完全相信，所有的人都犯了罪，并且拒绝悔改，尤其是在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我们的周围充满了剥削和欺骗。光已经暗淡，到处都是黑暗，我什么都看不到，但请相信我，我想悔改！请为我祷告，愿我能成功。我怎样才能成为基督徒？基督徒应该如何生活、学习和工作？他的责任是什么？”

1993 年

“信主一年后，我得了一种病，那病折磨着我的感情，因为对一个女孩而言，外表很重要。我想过自杀，但我担心别人会怎么说。而且，自杀会有辱神的圣名。是不是因为我不虔诚才一直生病？还是因为我怀疑神医治的能力？我是否应该放弃用药，完全依靠神？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出于家庭压力，我很少参加教会礼拜。我对主的认识很少。”

“感谢神！几年来，我们教会几乎每年都有近两百人受洗。因为聚会地点比较小，所以周日早上有两场聚会，晚上也有一场。我们还在周一、周三和周五的晚上有查经班。我们邀请人来听福音，好叫更多的人认识我们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

“我们住在一个村子里，有很多家务要做。去教会常常变成一种形式，我们从阅读圣经中得不到任何启示。我们的祷告缺乏力量。神似乎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常常感得软弱无望。我们灵里贫穷，有很多原因导致我们不被圣灵充满。首先，我们不渴

望增长。第二，没有复兴聚会，我们在灵里是枯干的。我们县里只有一名牧师，他很少来村里的教会。因此，我们一年只领两次圣餐。”

“我们县里没有官方的教会组织，但我们已经建立了一间家庭聚会。我们提出了三个成立聚会点的条件，即必须有 30 个信徒以上，找到合适的聚会场所，以及有一名志愿工人带领。到目前为止，我们必须步行 16 公里多才能一起敬拜，这对于年老和有孩子的信徒来说非常困难。”

1995 年

“当我五年前成为一名基督徒时，教会里只有老人。现在神增添了许多年轻人，但我们的牧者却没有提高。这导致羊走迷了路。几天前，有几个从北京来的人，他们手里拿着圣经，教导说：‘圣经里没有提到三位一体，’等等。听了他们的讲道后，一些人不再来教会，甚至还有人去他们那里重新受洗。”

“听了你们的广播后，我归信了基督。我把你们当作我亲密的朋友，想听听你们对巫术的看法。我以前相信巫术，还有一面镜子，据说可以保护我远离邪恶。我母亲也有一面。归信后，我把我的那一面打碎了，但母亲不让我把她的扔掉。一个巫婆以前建议我翻新浴室，我照着做了，现在我应该改回原样吗？我希望母亲相信基督，但她害怕会发生意外事故和受到鬼魔的攻击。她听说一个新信徒的女儿意外死亡了，那个姐妹离开了耶稣，因为她认为神没有保护她的家人。我想对他们传福音，但没有必要的武器，即没有圣经。”

1996 年

“妈妈不得不做所有的家务。她身体不好，曾让我帮助她，但我很自私，只考虑自己，拒不帮忙。不幸的是，她很快就去世了。那是我毕生所犯的最大错误，我想过自杀，但我没有那样做，因为我不得不照顾年迈的父亲和家人。就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耶稣基督。我悔改，接受他为我的救主。从那以后，我有了新的生命和新的希望。感谢主的怜悯和慈爱，愿荣耀归与主！”

“今年是执法年。政府严厉打击犯罪分子，控制家庭教会聚会。我们的聚会被公安局停止了，他们声称家庭教会聚会是被禁止的，所有聚会必须在公开教会里进行，否则我们将被罚款、监禁，并被当作罪犯对待。邻县的教会也受到迫害。许多家庭教会被迫关闭，所以我们只能呆在家里听福音广播。”

1997 年

“我们班上大多数人声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但少部分人有宗教信仰，有的是穆斯林，有的是佛教徒，但最多的是基督徒。还有人相信有一位神，但只是不知道他是谁。我向他们介绍耶稣，感谢神，有人归信了，现在我们成立了一个祷告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彼此分享，试图解决属灵和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难题。”

“我们教会从七个人增长到了现在的三百多人。当地宗教局试图阻止我们聚会。即使我们想要登记注册，他们仍然干扰我们。我们的房东租了一个谷仓给我们聚会，但他们使用各种手段，对我们的房东施加压力，要把我们赶走。

然后，在 11 月 11 日，他们调动一百多个警察，把所有的信徒都赶出来，把门锁上并贴了封条。他们贴了一张告示，说他们要拆除这栋建筑，但兄弟姊妹们并不害怕。他们流泪祷告，作见证并唱赞美诗，以至于很多路人和邻居都支持我们，有些人还相信了主。祷告过后，我们教会的同工决定走我们以前走过的路——在家庭教会里秘密地聚会。”

1998 年

“我今年 26 岁，家人总是为我的单身状态担心。他们希望我尽快结婚，甚至帮我物色男朋友。我一直想找一个信徒作我的灵魂伴侣，也为此向神祷告了很长时间。作为一名基督徒，我很认真地对待婚姻，因为离婚是不允许的。圣经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如果我和一个非信徒结婚，他迫害我，我就要为自己的苦难担负责任。如果婚姻是神预备的，他就会在凡事上照顾我。因此，我不愿意去做损害我信仰和身体的事。”

“四年前我们村里成立了一间家庭教会，我信了耶稣基督，相信他曾为人死在十字架上。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去教会的人开始减少。我们的传道人只有一本圣经，而且对圣经没有任何注释。他的讲道非常简单：只是读几段经文和唱一首诗歌。后来，他生病了，因为他祈求医治的祷告没有得到回应，他就放弃了信仰，教会也就解散了。”

“我大约两个月前归信耶稣基督。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告诉我丈夫，因为他是个无神论者。我试着和他分享神的良善，但他的反应非常负面，还亵渎神。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有必要将我生命中的改变告诉他。他非常愤怒，把我的圣经撕成碎片。他的家人也反对我的信仰。我祈求神赦免他们。

因为我的圣经被毁坏了，我感到既失落又悲伤。我很难过，觉得自己太软弱，没有保护好圣经……现在，我无法参加教会聚会，只是晚上偷偷地听你们的广播。请告诉我如何面对我的丈夫。”

“我信主快一年了。信主后，他帮助我改变了我的态度和思想。信主前，我的脾气很不好，常常对人大喊大叫，甚至与人打架。在家里，我常常和父母吵架，但自从信主后，他的恩典使我完全改变了。现在，我的内心非常快乐。

后来我的背受了重伤，无法工作，即使走路也困难。我花了很多钱治病，去了很多医院求医，但没有任何好转。一天晚上，我听说主能医治。我不相信这样的事情，就问一些基督徒这是否是真的。他们告诉我：‘只要你真心相信主，他就会医治你。’带着试一试的想法，我去了教会。每次他们为我祷告，我的背就会好一些。虽然至今还没有完全恢复，但我不再需要用药，而且也可以做一些工作了。这都是主耶稣基督赐给我的恩典。”

1999 年

“莘县这里有三万多名基督徒，大大小小有 250 个聚会点。这都是神的恩典，但我们的工人寥寥无几。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常以政府的名义迫害信徒。在我们县，如果你想学习神学，必须得到三自官员的批准。到如今，只有四个人获准去学习。”

“高中毕业后，我上不了大学。因无法实现自己的教育目标，我深感痛苦。我为自己感到难过，常常哭泣。觉得未来没有什么希望，我很沮丧，很生气，自信心完全崩溃了。

感恩的是，神没有离弃我。我的母亲是基督徒。在我感到绝望的时候，她和我分享救赎的福音及天国的奥秘。刚开始，由于我的无神论教育，我认为福音很荒谬。当我打开圣经并读到神用尘土造人时，我无法接受。母亲后来带我去教会。一开始，作为一个成年男子，我觉得跟一群老年人坐在一起很可笑，但我没有放弃。后来，我参加唱诗班和查经班。渐渐地，我感到了平安和喜乐。最后，我为自己的罪懊悔，并且悔改。现在，我在基督里是个新造的人。”

“我于 1997 年归信耶稣基督。第一次走进教会聚会，我就被讲道深深地打动了。圣灵光照我，让我看到自己的罪，我哭个不停。我立即悔改，请求神的怜悯。

过去我是一个害羞内向的人。我的身体也不强壮，很容易疲劳。感谢神，他改变了我的生命！现在我变成了一个精力充沛、开朗、健康、强壮和充满活力的女孩。所有这些改变，都帮助了我明白主的大爱。”

2000 年代



两个热切学习圣经的妇女

复兴之火继续燃烧

尽管遭到迫害，被剥夺了拥有圣经和聚会的合法权利，也无法培训领袖，但山东的家庭教会在复兴中迈进了新的千年，圣灵的火继续在全省各地熊熊燃烧了十年。

对于山东各地的教会如何在上世纪90年代取得快速增长并一直延续到2000年代，一名家庭教会领袖作了如下总结：

“1992-93 年，我们每天讲道并看到数以百计的人归信主。我们不断地讲道和给新信徒施洗。人们对福音非常饥渴！上午一场聚会下来，我们可能有 500 个新信徒。接着，下午聚会后可能又有 300 人呼求拯救，晚上聚会后又有 100 人。所以，单单在一天里，我们就会有 900 新信徒要受洗。这是令人惊叹的时期。教会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爆发。

到 20 世纪末，在整个山东省，我们有四千多间教会。仅仅在聊城市，我们就有500 间教会。这一切都是从我们河南方城派遣三个同工到山东开始的！新基督徒如此单纯和渴慕神。我们所教训他们的话，他们都以为是主自己说的。事奉的特点是每天都有神迹发生。瞎子能看见，瘸腿能走路。总体来说，在山东省，越是靠近河南河北的地方，家庭教会就越兴旺强壮。”

山东各地源源不断地传出报道，告诉人们福音运动如何传播得太迅速了，以至于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甚或计数。三名女传道人从河南来到山东，仅仅在十个星期内就建立了 52 间新的家庭教会。最小的教会有 500 人，有几间教会超过 1000 人。教会里，几乎所有人都是新信徒，很难找到已经信耶稣基督几年的人。

有个人在 2002 年夏天的时候拜访山东，他受邀到一间家庭教会教导。他报道说：

“这些年轻学生表现出对主不可抑制的渴望。他们对神的道心里火热，一章一章地背诵圣经……他们被圣灵充满，开始哭泣。他们的灵是多么柔软和美丽啊！难怪圣灵在那里如此大能地运行……

培训是在一个挤满了 150 人的房间里进行的。盛夏的炎热弥漫着整个房间，使人呼吸都有点困难。然而，这种情况对参会者几乎无任何影响。敬拜的时候，他们表达出了对神的爱。空气中充满了神的存在，好像一股清新的风吹进房间，犹如春风秋雨一般。”

随着该省对外国投资和机会的全面开放，许多海外基督徒来到山东。在上世纪 80 和 90 年代，外国信徒常常受到怀疑，中国社会的快速变化使得许多障碍在 21 世纪的头十年中消失了，这对基督的身体既有积极影响，也有负面影响。

最不可取的影响之一是西方“成功福音”的冲击，这种教导大量涌入山东。虽然许多年长的基督徒看到了这种福音的危险，因为它抹除了自我否定和舍己，但这种信息却在成千上万年轻信徒的心中找到了沃土，这些年轻人是在物质主义浪潮席卷中国的时代中长大的。

神的忿怒挑旺了复兴的火焰

当时，神所彰显的愤怒帮助了山东部分地区的福音传播。以迫害基督徒为乐的政府官员突然被击倒。结果有许多人信了耶稣，因为他们知道永生神为他的儿女伸冤，惩罚那些行恶的官员。

2002 年 8 月，一小群女传道人前往一个村庄，向偶像崇拜者分享福音。当她们开始讲道时，一个 30 岁左右的男子走近那些妇女，命令她们停止讲道。那人陷入恶魔般的愤怒，他亵渎耶稣的名，辱骂神的仆人，咒诅她们。

一群围观者聚集观看这一场面，他们惊奇地发现，这些基督教妇女非常平静地为这个男人祝福和祷告。大约 20 分钟后，他离开了聚会的地方。但过了一会，村里传来消息，说他被一辆汽车撞倒身亡。村民们知道神把他的忿怒倾在了那恶人身上，就有许多人悔改，相信了耶稣。

东方闪电

和中国的其他省份一样，在 20 世纪的头十年，山东的教会受到邪教一波又一波的毁坏，撒但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试图阻止将众多罪人归入神国的强大复兴。这些邪教

通常不费心去吸引非基督徒加入他们的教派，而是直接去教会，迷惑新归信和信心软弱的人，叫他们改变信仰。一个访问山东的人指出了该省家庭教会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在过去十年里，山东的教会增长非常迅速。很多人通过祷告病得医治后，就成为了信徒，许多年轻人参与神的工作。由于缺少聚会的地方，山东的信徒经常在乡村或偏僻的山林中举行敬拜聚会。政府在控制乡村教会方面不是很有效，他们无所畏惧，一周内聚会多次……

对山东家庭教会领袖进行系统性培训的需要非常广泛和急迫。很多牧师是未受过教育的妇女。她们对主和福音事工都非常热诚，虽然她们也要做家务和到田里劳动。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主要依靠福音广播获取圣经知识，但有一些人也从邻省河南过来的传道人那里接受培训。这些领袖虽然不识字，也没有受过讲道的训练，但当他们服事羊群时，确实是依靠圣灵的引导和帮助。对他们来说，透过灵歌来教导会众是很平常的事，那些灵歌是受圣灵感动写出来的。”

过去 30 年间，在山东省出现的很多活跃邪教中，最普遍且最危险的无疑是东方闪电。中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受到这个邪恶组织的毒打、折磨或毒害。山东一名家庭教会的牧师回忆了他的教会受到邪教攻击的情况：

“受害者被欺骗和带到其他地方后，东方闪电就对他们施加暴力。几乎所有东方闪电的成员都随身携带棍棒，用来击打受害者的重要身体部位，如四肢或头部，直到他们失去知觉。信徒们被带到一个预先安排好的地方，在那里，东方闪电的人会向他们灌输邪教的教导。如果谁拒绝接受教导，他们就会采取更加暴力的方法。

朋友给我讲述了东风闪电所采用的很多残忍方法，例如割掉受害者的耳朵，打断他们的腿，甚至有一个老姊妹的脖子都被打断了，因为她不接受邪教的教义和他们的“女耶稣”。在这个暴力阶段，我父亲的一个同事被骗和他们一起去了，有人向他泼硫酸。我姑姑的邻居被他们毒死。这些都是我个人知道的情况。受害者通常是有影响的教会成员。”

就连中国的世俗报纸都报道了东方闪电所犯下的罪行。一份出版物概述了刘顺亭和赵法亭这两个邪教成员的恶行：

“他们把反对他们或与他们有分歧的人列入‘黑名单’，一个接一个地袭击报复。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二人手持匕首、钢筋、石灰粉和其他东西，以祈求疾病减轻为借口，引诱受害者离开他们的村庄，对受害者实施了八次残暴的犯罪袭击，毁掉受害者的容貌，打断他们的腿，割掉他们的耳朵，等等。他们严重伤害了九个人，其中有五名受害者的两条腿都被打断，一名受害者的一条腿被打断，两名受害者的右耳被割掉。”

大多数山东人对邪教都不太注意，直到 2014 年 5 月 28 日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在招远市的麦当劳餐厅，六个东方闪电成员在众目睽睽之下不停地踩踏一名妇女的头

部，并杀害了她。这一无耻的行为引起了公愤。虽然袭击者已被逮捕，其中两人已被处决，但惩罚并没有减缓东方闪电在山东和中国其他地方的攻击趋势。

直到今天，东方闪电的毁灭性影响继续在山东各地的教会中肆虐。中国当局似乎不知道如何对付邪教，只有在其成员犯罪被抓到时，才会依法处置他们。这要求基督的身体对邪教发动激烈的属灵战争，平息他们的恶魔影响。

随着这个无处不在的邪教在山东各地蔓延，不同宣教机构都收到了来自该省苦苦挣扎的信徒的来信，其中包括下面三封来自山东教会领袖的信件，详细描述了他们关于东方闪电的经历，第一封信说：

“我们教会不断地受到东方闪电的干扰。他们假装成教会成员，却不停地传扬一个不同的福音。不过，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信仰上很坚定，知道这个邪恶组织的行为。他们常常进入我们的家，假装是新信徒，渴慕真理，但是当我们建议他们去找忠心的牧师谈话时，他们总是会找借口离开。事实上，他们害怕真理。”

另一名牧师的来信讲述了他教会中的一个新信徒被邪教拉去，并开始向教会中的其他人传播假教导的情况：

“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她是去年相信基督的。后来她和东方闪电接触。她整个人都改变了。她把年迈的父亲留在家里，不再照顾他。她所想做的，就是把人拉入邪教。她和教会同工分享错误教导，还把邪教成员带到教会聚会，好让他们能隐藏于信徒中。”

最后，山东一名资深教会领袖分享了他与阴险的东方闪电打交道的个人经历：

“大约三年前，有人跟我联系，说他们来自邻省的教会。他们说，听说我在山东省是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领袖，他们想要更深入地理解圣经。我感到圣灵在制止我，但我觉得如果这些人像他们所声称的那样真诚，我就应该帮助他们。我邀请他们到附近的一个村庄来见我，起初他们用很多甜言蜜语试图说服我加入他们的‘特殊团体’。

最后，他们打开一个袋子，里面装满了面值 100 元的钞票，大概有几万元。我大吃一惊，意识到他们是想收买我的影响力。我抓起那袋钱扔向他们中为首的，大声说：‘我不要你们的臭钱!’他们一脸迷茫，放我走了。但几天后他们回来绑架了我。幸运的是，我儿子和教会的一些弟兄知道我被关押的地方，成功地把我救了出来。我相信，为了打击像东方闪电这样的邪教，我们可以做的最重要事情是给人们圣经，帮助他们认识真正的基督教是什么！”

火与血

本世纪头十年间，在山东教会中，复兴和迫害的双重特征继续并存。当局无力制止基督教的发展，圣灵之风随己意而吹。

2007 年 12 月，在临沂的一次大规模逮捕行动中，有 270 名基督徒被逮捕，当时信徒聚在一起进行领袖培训。一个目击者说，当局从 12 个不同乡镇调集了 40 到 50 名警察进行大规模突袭。这些基督徒被铐在一起，带到当地公安局接受审问。大多数人被罚款释放，但当局认明当中的 21 人是领袖，指控这 17 名男子和 4 名女子举行“非法宗教集会”。这些教会领袖分别被判处 15 个月到三年的监禁。

2008 年 12 月在枣庄市西集镇的一场类似突袭中，五十多名家庭教会成员被捕。这次大规模逮捕的动机似乎是经济方面的，因为每个人都被要求交 2500 元才能得释放。

一个名叫张红梅的妇女是平度市郊区一个家庭教会的成员。2003 年 10 月 29 日，张红梅被警察逮捕并带到当地公安局接受审问。她被指控“非法进行宗教活动”，意思是她参加没有注册的家庭团契，因为那个团契拒绝接受政府认可的三自爱国运动的领导。

当天下午，张红梅的家人接到电话，被告知只要交 3000 元，她就可得释放。由于家里贫穷，无法凑到那么多钱，所以晚上七点钟，张红梅的丈夫徐锋海和她的哥哥到公安局求情，希望能释放她。他们看到她被用铁链锁着，因为遭到毒打，已经说不出话来，他们感到很震惊。尽管他们疯狂地抗议，但两个人还是无果而返。

第二天下午，也就是 10 月 30 日，家人被叫到公安局。他们被告知，张红梅那天早上死了。尸检显示“她的脸、手和腿上有几处伤口，还有严重的内出血。”张红梅遇害的消息震惊并激怒了整个社区。第二天，大约有一千人到市政府示威游行，要求进行调查，但最后不了了之。

33 岁的张红梅的死亡是完全可避免的，这使得事件更加令人悲伤。看来警察并不是真的想迫害她，而只是想向基督教社区索要钱财。

来自山东的信件

2000 年

“我父母在 1998 年的春天接受了耶稣基督。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了，他们把得救的福音传给我和妹妹。在学校里，我们被灌输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所以我不敢透露自己的基督徒身份。我常常犯各样的小罪，并且只有在需要神帮助的时候才祷告。即使有时间我也不读圣经。我如何能够向同学传福音呢？我给两个同学写信，但他们回答说，相信神只是出于一种心理需要。”

“我已经成家，有一个四岁的儿子。我去探望母亲时遇见了耶稣基督，并接受他为我的主和救主。回家后，我告诉丈夫我参加了福音聚会。他嘲笑我愚昧无知，还要我放弃信仰。我拒绝他的威胁，下定决心无论发生什么，都要相信基督。”

“1993 年，听了你们的福音节目以后，我接受了神的救赎恩典。我渴望成为神的使者，向别人宣讲他奇妙的大爱。由于我性格懦弱，又不能摆脱世俗事物的缠累，我放弃了神的大使命。我对神的爱和对同胞的爱变得冷淡了。感谢主，你们的信息唤醒了我沉睡的心。他打开了我的眼睛，让我认识到这个国家有 13 亿失丧的灵魂不知道如何找到神。我再次报名成为神的战士，发誓要断绝一切世俗的忧虑。我愿意为主而活，爱他，并靠着他丰富的恩典传福音，事奉他。”

“我是一个残疾人，以前对世界的看法非常极端。我甚至想自杀，但三年前遇见耶稣后，一切都改变了。一个从邻村来的弟兄把我领到基督面前。我们经常见面，探讨圣经，彼此鼓励。我们是天父的孩子，神的子民，所以我不在乎世界怎么说我。就像一只迷途的羔羊找到家一样，我感到温暖和幸福。”

2001 年

“我参加一个教会聚会时，听到弟兄姊妹们的见证，我有一种奇怪和无法表达的感觉。带领人给了我一本圣经和一本赞美诗。我从创世记开始读，我被圣经的教导迷住了，我开始定期参加教会聚会。我们教会年轻人不多，因此我发现可以帮助老年人学唱赞美诗。如果我错过了一场周日聚会，他们总是问我为什么没有来。

我受了洗，成为了基督羊群中的一员。我从心底里感谢神，他拣选了我，把我从罪中拯救出来。他差派他的灵在我心里作工。当我遇到困难和迫害时，我的主总是让我得胜。信主后，我的行为完全改变了。工作的时候，我会背诵经文和赞美诗，工作一点也不觉得累。过去我花四个小时完成的工作，现在一个半小时就完成了！”

“越来越多的人信主——工人、农民和学生。就在几天前，一群来自市里的警察冲进我们小镇上的中学，因为有很多学生参加教会聚会。农村教会周日挤满了人。”

2002 年

“我在济南的家庭教会聚会。因为我参加了一个查经班，公安局和宗教局就调查我。我现在不再参加基督徒的活动，在家里安静地祷告和读经。基督徒弟兄姊妹也暂时中断了与我的联系。”

2003 年

“1993 年，我丈夫开始做生意。后来我发现他爱上了别的女人，这让我的心都碎了。神在我生命最低谷的时候拯救了我。虽然我丈夫还没有悔改，我的心却充满了平安喜乐。我以前拜偶像、烧香、骂脏话，但耶稣怜悯我，通过死在十字架上拯救了

我。我摆脱了罪的捆绑，成为了神的孩子。我非常感谢他的大爱。现在，我不再是罪的奴隶。我相信，到了时候，他也会拯救我丈夫，因为神不想任何人灭亡。”

“我被诊断出有高血压、脑动脉硬化和血液循环不畅，但我决心继续服事主，因为在全县 17000 名信徒中，我是唯一的神学院毕业生。我的肉体已经 74 岁了，但在属灵上我还是一个婴孩。虽然我的头发已经发白，但我不会丧失信心。我已经决定走完这个属灵旅程。”

2004 年

“主带领我做儿童主日学的工作。我已经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无论他带领我到哪里，我都会跟随。做儿童工作比做成年人工作更危险。如果被捕，我会马上被判入狱。我相信神会在中国的年轻人当中复兴基督教工作。虽然我不能完全明白神对我的最终旨意，但我已把自己交托给他，绝不回头。”

2006 年

“我 76 岁了，是基督里的一个老姊妹。1990 年春天，我到济南去，在那里，我女儿的一个邻居问我是否听说过救主耶稣。我被一股罪恶感唤醒，感到神在呼召我……一个离弃神多年的罪人。我向神认罪悔改，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神，尊主为大。他的宝血救赎了我。现在我和女儿都信耶稣。神会寻找我，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

21 世纪 10 年代



一间城市教会中当代基督徒的敬拜聚会

巩固时期

经过三十多年几乎毫无拦阻的增长，山东的家庭教会在 21 世纪前十年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虽然福音工作仍在继续，很多人相信了耶稣基督——尤其在本省的农村地区——但神的羊群领袖意识到，他们也需要把重点放在培训上，建造数以百万计新信徒的信心。

和教会历史上无数其他的复兴一样，山东教会进入了一个巩固时期，他们更侧重于保留 20 世纪 80-90 年代和 21 世纪前十年的收获。他们认识到，如果没有适当的架构让众人在信仰中扎根，那么赢得人信主也就没有什么意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中国其他地方的家庭教会有时会嘲笑山东信徒的谨慎和保守，但那些被外人视为弱点的特征，经证明正是很大的优势。因为他们渴望把异端的教导和做法挡在山东教会之外，整个省的很多牧师在信仰生活中都有坚实的基础，使他们能够提供帮助，教导别人如何正确地运用经文。

虽然有无数的人继续进入神的国，但山东的复兴显示出减缓的迹象，尤其是在城市。随着中国社会走向极端的消费主义，整体上讲，人的心不像几十年前那样乐于接受福音。然而，火并没有熄灭。只是以前每年都有几十万人在家庭教会中信主，而现在“只有”几万人信主。

在神的话语上持续饥荒

20 世纪 80 和 90 年代，中国家庭教会对圣经的需要很急迫，那时，世界各地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来到香港，他们充满爱心地携带圣经越过边界进入中国大陆。然而，在新世纪，很多海外信徒没有意识到，由于多种因素，中国对圣经的需要仍然很大。

虽然在中国境内，政府批准的爱德基金会每年都会合法地印刷一定数量的圣经，但那些圣经只供给三自教会的成员。大约占山东福音派基督徒三分之二的家庭教会，只能捡从注册教会桌子上掉下来的面包屑。

全国的家庭教会领袖相信，政府串通三自教会，通过严格控制圣经的供给，故意扼杀未注册的家庭教会运动的属灵生命。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迫害，因为这会让山东省数以百万计的信徒不能长大成熟，随时暴露于危险的异端邪教之下。

很多参加三自教会的基督徒对家庭教会信徒的挣扎表现出沾沾自喜的蔑视。一些注册教会的信徒普遍认为家庭教会应该放下他们的骄傲，到政府登记。然而，许多家庭教会坚信，他们永远不会屈服于一个由无神论者控制的实体，他们继续坚守自己的立场，即使这意味着他们无法接触到神的话语。

多年来，有一小部分组织在中国帮助家庭教会非法印制圣经，但该项目风险巨大，任何被抓到非法印刷或分发圣经的人，都将面临至少三年的监禁，且不经审判。然而，需求如此巨大，以至于许多人愿意冒这个风险。

21 世纪出现了一个“亚洲的丰收”事工组织，这个组织愿意逆流而上，为中国家庭教会印刷神的话语。在本书要印刷之时，“亚洲的丰收”已经给山东的家庭教会印刷和分发了 875942 本中文圣经。为此，事工组收到了很多来自山东教会领袖的感人信件，表达了他们的感恩之情，这些信件可帮助我们对问题的严重程度有一定的了解。2011 年，一封来自一名地区教会领袖的信这样写到：

“你们可能听说了我们地区最近发生的干旱，也可能听说因为干旱太严重，我们的冬小麦将会颗粒无收。但新闻没有报道我们正在收割的伟大属灵庄稼，在我们省内，每天都有许多人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甚至看到神在干旱中工作，许多农民现在愿意听福音，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失去了信心。如今他们知道神降雨在地上是何等宝贵，并为自己的罪悔改。

由于省内各地新信主的人非常多，我们现在需要 589812 本圣经，好使教会中每人都有一本。感谢你们为我们提供这些宝贵的圣经，我们求主向你们浇灌下特别的祝福。”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亚洲的丰收”收到了更多来自山东家庭教会领袖的信件，这些信件揭示了省内信徒正面对的严重挑战。一名资深教会领袖于 2012 年写到：

“整个山东省的家庭教会在近年来都经历了巨大的增长。这种增长的副作用之一是，我们很难获得足够的圣经满足新信徒的需要。我们非常感激你们为我们提供圣经。我们的团契在信心和知识上日益增长，人数也在增加，这都与你们所提供的这些宝贵礼物直接相关。目前，我们还需要 146238 本圣经，这样，每个新信徒就会有一本属于自己的圣经了。我们从心底里感谢你们，愿神祝福你们！”

一名来自山东省农村地区的传道人于 2013 年写道：

我们去年 12 月刚听到福音时，一本圣经都没有。我们渴望更多地了解我们一直在追寻的真理。传福音给我们的传道人也没有多余的圣经，那个冬天，他试着为我们寻找圣经，但没有成功。当我们热切地呼求主，希望能认识他时，我们心里得着了平安，知道天父会预备的，只是我们不明白如何预备。2013 年 5 月，主应允了我们的祷告，我们中间每一名团契领袖和传道人都收到了一本圣经。我们俯伏在主面前，欢欢喜喜地哭泣，感谢他赐给我们生命的粮。

送我们圣经的人解释，这些圣经是世界各地关心我们的基督徒提供给我们的，他们牺牲自己辛苦赚来的钱，好让我们能拥有神的话语。我们只是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了解不多。海外的一切对我们而言都是那么的陌生，但我们现在感到世界各地神的子民紧密相连，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

现在，神使我们有一颗乐意奉献的心，愿意将卖蔬菜、大米、小麦、鸡和蛋等一切所得来的钱，拿出十分之一奉献给神。我们将使用奉献购买圣经，帮助中国其他没有圣经的基督徒。我们收到了生命中最美好的礼物，也要这样把礼物传递出去。虽然我们不知道你们的名字，但我们真诚感谢你们提供圣经给我们，把神的话语送给我们，我们相信，在天堂里，主将会让我们见到你们。我们盼望将来和你们一起在主面前敬拜他！愿神的恩惠和平安常与你们同在。”

就在本书准备出版的时候，我们又收到两封来自山东省的信件。第一封强调了省内形势的紧迫性：

“感谢你们最近送给我们的圣经。圣经已经分发出去，很多人为此向主献上感恩。这是主回应了我们的祷告。虽然有时候在大城市的信徒可以从三自教会中买到圣经，但我们农村地区的信徒无法买到，大多数人也很贫穷，即使有卖的，他们也买不起。请多发些过来。”

第二封信是一名教会长老于 2016 年末写的：

“很多年前，我从一名巡游传道人那里听到福音。他很抱歉不能留给我们一本圣经，因为他自己只有一本。过了很多年，我才再次看到圣经和听到福音；当时传道人向我分享的信息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多年来我经常思考这个信息。经过反复思量，我悔改了自己的罪恶，如今我事奉独一的真神。

2007 年，通过你们的事工我收到了一本圣经。我如饥似渴，每天都花很多时间阅读，因为我想知道神对我生命的计划。九年过去了，现在我正致力于帮助农村地区的新信徒获得圣经。这样服事神的儿女，真是一种荣耀和快乐。我见证了他们第一次手握神话语时的喜悦和感激泪水。”

耶稣在会议室

随着中国的财富不断增多和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近年来，山东出现了一类特别的基督徒，对于前几代信徒来说，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许多富有的企业主——有些经营着资产上百亿的公司——在“新中国”崭露头角。然而，这些男人和女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耶稣基督的忠实跟随者，他们视自己的公司是神提供的渠道，目的是为了传福音。

王若雄就是这样一名基督徒商人，他是中国大型房地产公司天泰集团的创始人兼董事长。2015 年，BBC 调查了公司董事会与基督教之间的这种特殊合作关系。王若雄明确说明他公司的动力来自哪里。BBC 报道说：

“和同事一起祷告会觉得有点不自在；对很多人来说，在工作场所这样做未免过于亲密了。然而在中国房地产巨头天泰集团……这正是他们做重要决定之前在董事会上所做的事情。

在公司八名高管中，六人是基督徒，创始人及董事长王若雄七年前自己也成为了基督徒，他说当公司需要做重大决定时，他们总是从圣经中寻求指导。事实上，他甚至说是神而不是他在经营公司。

他说：‘他掌管一切。我只是耶稣的管家，协助他照管公司。’”

暴风雨前的平静

21 世纪头十年开始的时候，山东和中国大多数其他地方的教会都相对平静。尽管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像一个巨大的双头神一样抬起头来，令信徒面临着新的困难，但迫害似乎处于 1949 年共产党执政以来的最低点。无论如何，主耶稣基督保全了那尽心爱他的余民，尽管增速不及前几十年，但山东的教会每年都在持续增长。

虽然对基督徒的迫害在 21 世纪头十年的前半段似乎有所减少，但偶尔也会让人想起过去。例如，2011 年 1 月，警察袭击了山东南部兰陵县一个一千多人的基督徒聚会。当地公安局冲进教会，下令停止聚会，并拘留了教会领袖，其中包括讲员吕代豪，他是来自台湾的著名传道人。

2014 年，中国宣布关闭所有的劳改所，这震惊了世界——在过去的 60 年里，成千上万的基督徒曾在这些可怕的地方遭受无情的折磨。

故态重现

2016 年，中国主席习近平要求私下会见中国的几名家庭教会高级领袖。虽然他们讨论的内容严格保密，但结果很快就非常清楚，因为中国各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针对家庭教会的迫害。

在山东省东部的青岛，警察去见一名当地教会领袖，对他说：“你们的各种聚会我们都知道。我们奉命要关闭你们的聚会，但如果你们将教会每周的奉献给我们，我们就让你们继续聚会。”

家庭教会领袖拒绝了他们的蓄意敲诈，把教会分成许多小组，让他们在不受腐败地方当局干扰的情况下谨慎聚会。

2016 年 9 月，政府宣布了新的宗教条例，旨在遏制基督教的发展，中国普遍的宽容态度似乎戛然而止。全国各地的家庭教会领袖很快发现自己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很多牧师和传道人被捕和受到审讯，教会被关闭。糟糕的是，一些领袖失踪了，他们被塞进面包车里，或者被从家中带走，送到中国臭名昭著的秘密“黑监狱”——非法定的地方，在那里，政府眼中的敌人受到无情的虐待折磨。这些监狱通常位于秘密地点内，如废弃的垃圾场或工厂，在那里，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邪恶男女可以随意对神的儿女做出最坏的事情。

在本书快要完成的时候，一名山东的家庭教会领袖和我们联系，说：“这里的情况就像毛泽东时代一样！我们从未想过会回到这样的时代。年轻一代的信徒从未经历过严重迫害，他们的信心有所动摇。请祷告他们能忍耐到底，使他们的信心受到试炼后，将如精金一样。”

来自山东省的另一封信，对该省 2016 年底的情况作了发人深省的总结：

“新的领导层要求所有教会都由共产党控制。教会甚至必须插上国旗来表明忠诚。有些大教会甚至被要求把教会奉献交给警察。如果牧师拒绝这样做，警察就会命令他们解散教会。有些大的家庭教会被迫分散成许多细胞小组。打击行动正在蔓延，未来将是艰难的时期。

政府再次试图扼杀教会的生命。新的法律禁止任何未经政府批准的宗教活动——甚至家中超过十人的圣经学习。我们需要在参会者更少的情况下进行培训。

我们的一个同工甚至说：‘中国关闭了……门关上了’——至少暂时是这样的。她的意思是说，在中国开展的事工，正在限制自己的活动，试图降低姿态。

显然，政府正在使用一种新的方法来处理被逮捕的人。不是殴打他们，而是用一种改变思维的化学物质给他们下药，这种化学物质会削弱人的心智能力。事奉仍然是可能的，但我们需要极其谨慎。”

从本书中你可以看到，山东教会在历史上有过强大复兴的祝福，基督闪耀而纯洁的新妇从灰烬、洪水、饥荒和战争中出现。永生神耶稣基督，从他山东的门徒中得到了极大的荣耀。

目前的中国统治者似乎决心重蹈前任的覆辙，再次试图伤害和消灭神的子民，我们祈求迫害将再次给山东省——中国蒙祝福的复兴之省——的教会带来复兴和快速增长。

山东教会的未来

在本书中，我们看到了过去一百多年来神在山东所行的美好之事，在我们的旅程快要结束时，有一件事情非常清楚：尽管好几代人遭到打击和迫害，但耶稣基督的教会已经建立起来，神已经从将近一亿的人口中兴起了充满活力的基督身体。

山东省的神国历史是一部丰富而艰难的历史。在 19 世纪，福音派宣教士克服重重困难，把福音的种子撒播到该省，随着教会逐渐从外国人手中过渡到中国人手里，教会也逐渐成熟壮大，成为强壮的身体，能够经受几十年的苦难。

在 1900 年的拳乱中，数百名中国基督徒牺牲了性命，他们学会了当信仰受到攻击时，如何像慕拉第以及其他至死不渝地爱山东人民的人那样忍受。

20 世纪上半叶，有很多激烈的斗争，但也看到神的祝福，他差遣了像挪威的孟玛丽这样的仆人来做工，她简单的问题“你重生了吗？”促使很多信徒省察自己的心，并帮助点燃了山东省上世纪 20 和 30 年代的复兴。

那是何等伟大的复兴！圣灵浇灌在山东成千上万的人身上，原先人数不多的教会突然间人满为患。耶稣家庭和其他本土教会运动的见证，为山东的基督身体锦上添花，那些真信徒的纯洁像灯塔一样闪耀，使世人能看见。

在上世纪 30 年代的强大复兴期间，很少基督徒意识到，神正在悄悄地坚固教会，好让她在将来能够面对最难以忍受的试炼，因为共产党将带来前所未有的迫害。山东的教会为了在打击中生存下来，在地下生活了几十年。

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傲慢地认为他们已经消灭了神的子民，毛泽东的妻子甚至宣称，基督教在中国已经死亡和被埋葬，并被限制在博物馆的历史展区中。

然而，她和神的很多其他敌人没有意识到的是，耶稣基督曾宣告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约 12:24-25）。

在上世纪 60 和 70 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山东的基督徒被隐藏了起来，但神并没有忘记他们。事实上，他按照自己的美意把他们放在了适当的地方，到了适当的时候，种子就萌芽生长，结出了更多的种子。

我们估计，今天在山东省，所有宗派的认信基督徒大约有 530 万。其中 290 万属于未注册的家庭教会，150 万属于三自教会，曾有几个世纪领先于福音派的天主教，现在全省大约有 80 万信徒，既有注册的教会，也有未注册的教会。

当我们思想神在中国这块受祝福的土地上所行的奇事时，虽然有许多值得高兴的事，但有一点我们需要记住，今天，在全省的人口中，大概只有 5%的人宣称自己是基

督徒。也就是说，在 100 个人中，有 95 人是不相信耶稣基督的，而且，许多人至今尚未听到福音，使他们能够做出明智的决定，是接受或拒绝神的救恩。

虽然山东省的教会存在着地域差别，即南部地区的人比北部和东部地区的人更倾向于信奉基督教，但更明显的差别是生活在城市的基督徒和生活在农村的基督徒。农村地区的信徒明显多于城市里的，这与中国其他大多数省份的情况一致。

城市和农村基督徒之间的这种巨大差别，在一些教会运动中造成了紧张。那些生活在城市的人往往受教育程度更高，阅历更丰富，而大多数农村信徒过着艰苦的生活，比较贫困。而在过去 30 年里，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城市化进程。山东很多生活在农村的基督徒离开农村，去到济南、青岛或其他大城市找工作。还有人到其他省份追求更好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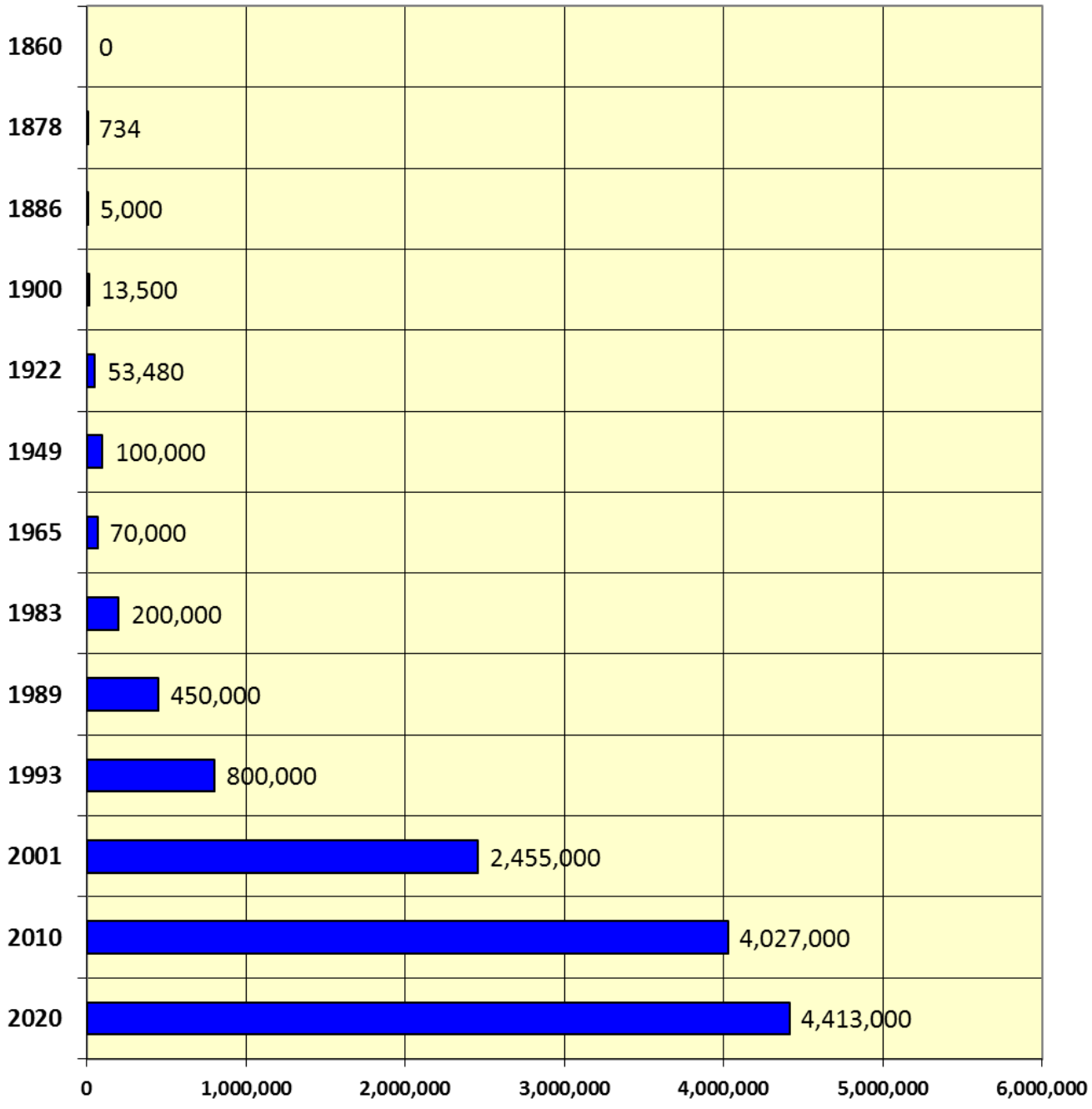
虽然有些迁移的基督徒在新环境中做得很好，并与他们所遇到的人分享福音，但很多人却陷入了挣扎，离开他们属灵支持来源所造成的混乱，以及暴露在城市生活的罪恶和诱惑之下，已经使无数人的生命遭到摧毁，许多没有在神的话语里扎好根基的人离弃了信仰。

在前几代，山东的教会面临洪水、饥荒、瘟疫和战争。今天，他们正与物质主义和邪教作斗争，而圣经的不足和教会领袖的极度缺乏，又加剧了他们的挣扎，他们非常缺乏能够以平衡和有效的方式教导神话语的教会领袖。

尽管山东教会有悠久的复兴历史和惊人的见证，但在今天，她若想自己所收获的果子能继续为神的国发挥作用，就必须不断地修剪和觉醒。

愿山东作为“中国复兴之省”的美誉永世长存!

山东省的基督徒（1860-2020 年）



插页：山东省基督徒地图

封底

中国纪录



山东省是华北地区近一亿人的家乡。中国有句俗语说：“谁掌控了山东，谁就扼住了中国的咽喉。”多年来，耶稣基督宣称拥有这一战略要地，复兴的浪潮让数百万人涌入了神的国。读一读许多激动人心的见证，看圣灵如何改变了山东数百万人的生命，欣赏一只鸡穿过马路如何在一个村子里引发复兴的真实故事！

复兴被定义为“圣灵流入快要成为尸体的身体。”神多次复兴他在山东的教会，以极大的能力和恩典浇灌下他的圣灵。今天，山东省不愧被称为“中国的复兴之省。”